大灣高中
第22期
電子校刊

Dwhs 22TH ELECTRONIC SCHOOL MAGAZINES

DW HS

目錄

《散文》

淺談行動智慧	101 班	朱庸睿	5
我最喜歡的電動遊戲	101 班	黃子晏	6
幸福的滋味	102 班	謝晨勻	7
記外公	102 班	陳瀞潔	8
從那件事，我發現了不一樣的自己	103 班	黃晨智	9
從生疏到熟練	104 班	陳宣辰	10
幸福的滋味	111 班	張羽蕎	11
我從大自然學到的事	204 班	李宜親	12
我在灣中 看見台灣欒樹之美	208 班	黃宸毓	13
這一次，我終於做到了	209 班	林亞銤	14
童年的回憶	209 班	陳冠廷	15
比較	303 班	黃姵瑄	16
沉默是金	303 班	何瑀臻	17
我想成為像他這樣的人	307 班	陳宇嫻	18
比較	307 班	曾姵璇	19
給二十年後的自己	307 班	曾姵璇	20
走出自己的路	501 班	洪睿妤	21
下課十分鐘	502 班	王慈恩	22
段捨離	505 班	王家萱	23
童年的溫度	601 班	黃靖雅	24
當我走入歷史館	601 班	黃靖雅	25
謊言	602 班	郭玉鉉	26
人生是場減法	602 班	郭玉鉉	27

《新詩》

讓青春在大灣綻放	201 班	高于恬	29
夢	403 班	汪雅媛	30
聳立在深藍上的老人	502 班	王慈恩	31
魂依	505 班	林恩妡	32
相簿	602 班	吳秉憲	33
下一夜。潮退	602 班	吳秉憲	34

《小說》

風鈴聲	107 班	陳冠妤	37
荒漠的未來	405 班	黃紹恩	69
THE KIDNAPPING	502 班	葉鑫鈺	87
	502 班	戴妤庭	
	504 班	李鳳偵	
夏威夷的落日	504 班	李鳳偵	94

散文

DWHS
22TH
ELECTRONIC
SCHOOL
MAGAZINES

淺談行動智慧

/101朱庸睿

現在世俗下，為了市場需求，科技人士增加，加快推動踏入科技時代。創造了不勝枚舉的產品，不斷推陳出新，產品也依使用時方便收納、攜帶，漸漸地改良出像被縮小燈一照過的產品，沒錯！是手機！

一開始，被認為是個奢侈品，後來慢慢地連小學生也「人手一機」，出門一拿，可以聯絡親友，一按，即可指引方向；一按，即可繳交作業；一按，即可拍下蓬萊仙境般的美景，這一按成了現代人的「行動萬事通」，一個「奢侈品」成了「必須品」，似乎成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難道這個「行動萬事通」就百利無一害嗎？不全然是！它照亮了生活，而它的一道道光芒也「照射了你水汪汪的雙眸」，日復一日，託了它的福，你的世界也越來越模糊。

現在出去看看，在熙來攘往的商店中、須小心翼翼行走的階梯上，甚至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目不轉睛盯著屏幕邊走邊看的人俯拾皆是，於是乎包羅萬象令人心痛的交通憾事便層出不窮。

回頭想想手機有什麼好玩的，值得我們浪費光陰，竟然能失去和家人享天倫之樂的機會，丟失了自己的人生.....

最初是聯繫彼此的通訊工具；如今是人人離不了手的玩具，眼見它駭人的弊處，希望可以自己列出「想要」及「必要」，做必要的使用，多和家人交流，愛自己珍貴的雙眸。

唐太宗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希望別重踏覆轍，做「愛」自己的選擇喔！

我最喜歡的電動遊戲

/101黃子晏

在大部分的父母眼中，也許打電動是浪費時間，毫無意義的。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電動」，使我們在巨大的功課壓力下依然保持微笑。電動帶給我們的不只是遊戲的快感，更多的是歡樂和喜悅。

我最喜歡的電動遊戲是光遇，它是一款休閒手遊，也常常是我快樂的來源。每當我玩光遇時，我都會戴上耳機，仔細聆聽那活潑輕快的樂曲，去到我最喜歡的地圖「霞谷」，那裡是一片雪地，我總會跟著音樂翩翩起舞，化身成一位「冰之舞者」，在潔白純淨的雪地上留下曼妙舞姿的痕跡。

在我難過時，我則會來到「雨林」地圖。在那裡，充滿著綠意盎然的植物，天空則永遠下著雨，連音樂都透露出一絲感傷。在那裡，雲朵會陪我哭泣，森林小屋裡的燈光則會溫柔地安慰我。在地圖的最後，鳥語消散，太陽也重新照耀大地，溫暖的陽光也使我敞開心房，心情也如同「雨林」一樣雨過天青。

玩光遇這款手遊時不只讓我感到無比的放鬆，還能從中獲取快樂。不管是裡面那動人心弦的音樂，還是各具特色的地圖，都深深吸引著我。希望在未來，光遇也能一直陪伴著我，在我開心時；在我傷心難過時；在我需要鼓勵時，永遠在我身邊，成為我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幸福的滋味

/102謝晨勻

什麼是幸福？幸福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溫暖；什麼是幸福？幸福是和兄弟姊妹同心協力的破遊戲關卡；什麼是幸福？幸福是和媽媽一起整理花圃，不同的幸福有不同的味道。

除夕當天，我們一家四口和叔叔、嬸嬸、奶奶一起去吃年夜飯。到了桂田酒店，天色暗了下來，外面的燈籠、水池上的燈，為我們照亮道路。到了室內，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金碧輝煌的水晶吊燈，服務生親切的招待，讓餐廳的氣氛又更上一層樓。夾完菜後，大家一起開動，每個人大口大口的吃著，說著自己今年的期許。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飯的幸福，我已經感受到了！

每次考完試，叔叔都會帶switch給我們玩，我和妹妹最喜歡玩「星之卡比」，每一關的要點，除了要破關之外，還要把困在籠子裡的瓦豆魯迪救出來，我和妹妹得要同心協力、仔細觀察，看有誰要犧牲、觀察有沒有機關，才能順利破關。平時覺得妹妹很煩的我，也跟她默契很好，當我們一起破關時的歡呼，我又感覺到了幸福、滿足。

每逢假日，我就會和媽媽一起整理花圃，我們會拔草、掃落葉、澆水、灑肥料，媽媽也會告訴我一些植物名稱，例如這棵樹根較粗、葉子扁扁長長的羅漢松，有一陣子，它生病了，我們馬上幫它買了藥，更細心的呵護它。我和媽媽一起整理花圃的時光，一點一滴的過去了，我也愛上了這份工作幸福的滋味也來到我身旁。

幸福無所不在，只要處處觀察、用心體會，一定也能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記外公

/102陳瀞潔

吵鬧的蟬叫，劃破了夏天的寧靜，炎熱的陽光使站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汗流浹背，大家都在聲聲抱怨時，在田裡笑瞇瞇的人正是我外公。

外公雖然已經六十幾歲，但那強健的身體讓他看起來年輕了不少歲，他時常戴著一頂米色的的斗笠，穿著黑色的雨鞋，掛著天真的笑臉，站在田中閃閃發光，那黝黑又佈滿皺紋的臉龐彷彿在訴說外公與田地之間的故事。

外公常常在家裡說一些老掉牙的冷笑話，但大家還是會被他逗得大笑，只要有好事或好東西，外公都會在第一時間留給我，在小時候就算賽跑最後一名，外公照樣會把手上的紅色紙張拿給我，在過年時，外公也會包特別厚的紅包給我。

某年夏天外公一如往常在田裡種著鳳梨，汗也是一顆一顆的在滴，但外公從沒喊過累，就算熱得快中暑，他也會把電風扇給我吹，把一盤發著金光的鳳梨端給我吃，我常常蹲在鳳梨苗旁邊觀察它們的成長，鳳梨也像在跟我說：「我們都是阿公的寶物」般，正當我還在喃喃自語的跟鳳梨苗聊天時，阿公的一聲呼喊把我拉回現實：「要回家了」他用流利的臺語說著。

「阿公！」我賣力的大喊著，假日終於回到外公家的我興奮不已的跳來跳去，外公也迫不及待的拿各種冰涼的水果給我吃，而就在正中午時外公突然心血來潮，牽著我的手就往田裡走，路上有很多阿姨叔叔熱情的跟我打招呼，當我走到田中時，那片壯觀的大綠田震撼人心，我忍不住湊近一看，結果還差點被葉子刺到皮膚，我們在田裡玩到下午，夕陽西下，日落的餘暉，灑在那道街上的房屋，讓整片七彩斑斕的地方都變成了鮮紅，那幅美景令人永生難忘，走著走著，鮮紅一下子就變成了深藍色，我抬頭一看，星月交輝的夜空讓我想起中午跟大家玩耍的畫面，我眨眼了眨眼不自覺的打了個哈欠，雖然很捨不得這樣的景色，但我還是安詳的睡在被月光圍繞著的夜晚。

直到現在，我每天還是會想念農村的熱情、外公的水果、翠綠的田地，外公的溫柔，融化了大地；外公的關係融化了大家，希望我能多花時間陪伴外公，也希望外公的身體永遠健壯，也希望外公的熱情永遠存在。

從那件事中，我發現了不一樣的自己

/103黃晨智

從我站在羽球場上揮出球拍的那刻起，我的生活改變了，從一個無所事事的人，轉變成了一個為了發光發熱的少年。原來自己也能像別人一樣活在豐富的人生當中。

小學時，同學之間流行起打羽球，我也跟著嘗試拿起球拍揮打，就這樣日復一日，我開始愛上這種運動，每天放學最期待的事，就是跟著朋友、同學們一起到學校的球場找教練練球，之後我對上課的態度也有些許的轉變，會認真上課，因為希望趕快放學，到那個充滿希望且生氣蓬勃的球場，感受如同來到世外桃源般的輕鬆自在，盡情享受著揮汗的快樂，以及朝理想邁進的喜悅。

你曾感受過嗎？當無盡的汗水及淚水化為希望的向日葵時，嚐到的興奮。當我試著與學長姐較量後，才發現自己的弱小與不足，剎那間我的目標緩緩浮現：學長的步伐、學姐那神氣高昂的球技，正是我夢寐以求的技術，從此我一再地與學長姐比試，也請教練挑出我多餘的動作，加以改正。有天，大家都收拾完場地準備回家，我也不例外，正當我拖著疲憊的身體走向球場大門時，教練從後面叫住我說：「你最近進步很多，要不要跟大家一起出去比賽?」，我想都沒有想就一口答應了。隨著比賽時間將近，我更加集中心力在場上奔馳，我相信唯有堅持，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終於到了展現成果的時刻，我心情七上八下的上了承載希望的快車，奔向展出各個優秀選手的展覽廳。當裁判叫到我，我立刻從座位上站起來，帶著平時訓練的成果，走到場中央，頓時感受到至今從未感受過的巨大壓力，雖然有很多人在觀看，對手也很強，但有股強大的力量告訴我，不要認輸，要讓所有人知道我的信念，更要讓這個信念化為前進的動力，就在我一拍拍揮出的過程，無比的疲憊湧向心裡，正在告訴我快放棄，難道我真的要放棄嗎？要放棄先前的鍛煉、努力嗎？這種想法無限的迴盪在腦海，我拼命的回擊它，因為我知道一定要堅持下去，因為這就是我能走到這步的信念，就在我奮力擊出空中飛翔的最後一球時，我知道我成功了！

四周的歡呼聲響起，我才發現原來堅持能創造奇蹟。我們正值青春年華，是追尋理想，讓自己發光發熱的最佳時機，或許我們不像運動選手那樣鍛練出有對挫折免疫的心智，但當我站上球場，彷彿能看見自己經歷過無數失敗和痛苦的磨練後，像隻耀眼的蝴蝶般，堅持迎向屬於自己的一片天。那之後，我也要將堅持的信念運用在各個地方，使我的字典裡沒有放棄這兩個字，「所有偉大的事，都是因為堅持才得以實現。」也將成為我人生的座右銘。

從生疏到熟練

/104陳宣辰

當我們接觸到一項新的事物或學習一項新的技能，經過他人傳授、獨自摸索和反覆嘗試時，可能會遭過一些挫折，也可能體會到成就帶來的喜悅。在逐漸掌握熟練的過程中，說不定還會總結出自己的獨門心法，或者得到某些個人體悟。

還記得四年級的那個暑假，媽媽幫我報名了「仿生機器人」這個社團，我一開始進入社團時，我根本就不會做，幸好有熱心的學長和指導老師，我才逐漸會做。就這樣三週的時間過去了，這時的我已經可以自己單獨完成一隻機器人，我在之後的時間裡，開始每天都會做一隻機器人，就是為了可以參加市賽，在市賽這天我的手腕受傷了，但是我還是完成了機器人，不過在比賽接力時，我的機器人不知為何突然壞了，所以在田體賽中我們沒有得名，不過在經過我和隊友的修理下，它終於被我們修好了，在接下的個人比賽中我不僅得了第一名，還打破了之前上一屆的紀錄，得到了總成績第二名。

在之後的比賽中有成功也有失敗，但每當我失敗時，我都會想之前在網路上看到的一則文章，內容為知名漫畫『海賊王』的作者尾田榮一郎，出生的那個年代，漫畫家並不如現在讓人尊敬，因此，怕被人嘲笑的他自己關起門來偷偷習畫，在成為真正漫畫家之前，他沒有任何師傅，也沒有任何人教他如何創作，所有創作的技巧與畫工都是他琢磨與專研兒來的。他的編輯曾說：「我從沒見過像你這樣努力，卻得不到回報的人」。

我覺得從生疏到熟練，只要你肯努力不一定會有成就，不過不努力一定不會有成就，這句話我一直熟記在心，希望將來如果接觸到新的事物時，我可以向尾田榮一郎一樣堅持不懈。

幸福的滋味

/111張羽蕎

幸福是冬日裡的一縷陽光，給人溫暖的感覺；幸福是一杯熱騰騰的奶茶，能溫暖冰冷的心。而我的幸福是一碗暖呼呼的玉米濃湯——尤其是外婆煮的玉米濃湯——可以使我感到溫暖。

外婆煮的玉米濃湯，是這世界上最令人感到幸福的一道菜，因為裡面摻雜著滿滿的愛。一上桌，那熟悉的香氣撲鼻而來，乳白色的濃湯裡，有著玉米、火腿、黑胡椒粒來做點綴，讓濃湯不會感到孤單，一入口，那稠稠的濃湯暖暖的流入我的口中，讓我更能細細的品嘗它，而我的身體也緩緩地暖和起來，那滋味真的是最幸福的滋味.....

但因為一場大病，外婆逼不得已跟我們道別，大家都很難過，為何要發生在外婆身上。時間久了，我已經忘記了與外婆的互動，連她的面貌也得靠相簿來記得，唯一記得的，就是那碗玉米濃湯，它真的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回憶，我不可能忘記那幸福的滋味。

雖然外婆離我們而去，但那滋味依然陪伴著我們，那真的是個幸福的滋味，它深深的被我記住.....

我從大自然學到的事

/204李宜親

大自然之中，有許多只要留心，便可悟出的道理。古往今來的人們，以「大自然是人生的導師」來敬畏並尊敬著自然界那既美麗又危險的力量。

就像佇立在那兒的百年老神木，內部中空，早被蟲蛀的腐朽破損，卻依然存活著，就因如此，它才逃過了被製成家具的命運，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道理。它樹幹的水分與養分滋潤了大地與小生物們，而它，在陽光無私的照耀與雨水的灌溉下，一點一滴的成長，便逐漸成為了被人們敬仰的神木。

還有那處處可見的花生，平時埋在地下，平凡無奇，需要挖出來才知道它的存在，不像結在樹上，鮮紅飽滿的水蜜桃，它樸實無華，卻能發揮出許多意想不到的功用，它就像韜光養晦，不把才能外露的人們，做好自己該做的事，為社會貢獻一份心力。花生能存放許久，功能很多，卻從不會和其他果實爭寵，老實的做著自己。能從大自然中領悟的道理非常多，那梅花自苦寒來，綻放美麗的花朵，蓮花不同流合汙，做著最真實的自己，就算無法像神木那樣最後脫穎而出，那就像個花生吧！努力充實自我修養，默默的為大家付出，當個仰不愧天的普通人。

我在灣中 看見台灣欒樹之美

/208黃宸毓

四季更迭，萬物遞嬗，唯有「樹」千百載來自始至終維持那笑傲春花秋月的姿態。以遒勁挺拔的身段，凌霜傲雪，於乾坤甦醒前先一窺風光旖旎的杏雨梨雲，又在五黃六月大顯青翠欲滴，不由得使人目酣神醉。

參差在校園裡的綠意總讓人心曠神怡，圖書館前有棵臺灣欒樹，那植於靜謐的丰姿，有別於屢見不鮮的蔥鬱。她那瘦勁枝椏上擁戴幾處零星玲瓏蒼翠的模樣更易予人文思泉湧的詩興；娉婷嬝娜的花兒，更添了一分仙風道氣。

當秋的跫音隨西風而來，肅殺之氣瀰漫，遍野草木黃落，然而欒樹卻成最豔麗的金風玉露！燦黃與緋紅輪番招展，縱橫寫遍了秋意，每至此時節，總令師生不禁駐足翹首凝望那風情萬種，邂逅一段白商素節。

由於擔任圖書館志工，無論烈日杲杲或寒冬臘月，總能較人欣賞到更多欒樹之美。每回經過，必不忘偷嘗點那隅綺麗，並在探訪中臨摹那股子書卷氣—文字晝夜薰陶下，凝鍊欒樹一身儒雅。

時日一長，自成莫逆。滿腹風僝雨慼與之傾吐，熏風解悶，煩躁竟煙消雲散。如此，「無語知己」，一生又能得幾？可嘆過隙白駒催鳳凰花綻放，光陰不留情。只盼日後常回校，再次徘徊於銘心鏤骨的舊夢，尋覓臺灣欒樹的倩影。

這一次，我終於做到了

/209林亞錒

生命中總有許多過不去的坎，每個人也都會經歷失敗，有的人選擇放棄，而有的人卻努力的克服難關。記得小時候發生了一件令我難忘的事，每當我就快放棄時，只要回想起這件事，我又會充滿動力。

國小四年級時，我的運動能力不太好，跑步也不是特別快，當時我被老師排在第三棒，由於別班的第三棒速度都遠在我之上，因此我的壓力特別大，怕自己實力不夠強，扯了班上同學的後腿。體育課在練大隊接力時，前兩棒都與別班不分軒輊，到了我這一棒，卻被遠遠的甩在後頭，成了最後一名；明明已經盡力的練習了，但還是追不上別人，我就像洩了氣的皮球，一度想要放棄，腦中不斷冒出：「反正我就是這麼爛」的想法。

到了比賽當天，我心情忐忑的上了場，槍聲一響，每班的選手都奮力的往前跑，我的心跳越來越快，心情越來越緊張，眼看就要到我了，這時，我聽到同學此起彼落的加油聲，看著同學賣力的為我加油，我突然充滿了動力，我抬起腳，以前所未有過的速度，奮力衝向前，漸漸的，我追上了前面的同學，這一次，我終於做到了。儘管過程很艱辛必須付出很多汗水，歷經很多挫折，但我相信，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就一定可以做到。

童年的回憶

/209陳冠廷

以前小時候，大概幼稚園的時候吧，那時的我應該只有五、六歲，是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時期，對甚麼事情都充滿著好奇的一顆心，勇往直前，不計後果，在當時就被認為是個不禮貌的孩子。

有一天的週末，我偶然翻開了我幼稚園的紀念冊，那些我早已遺失到不知何處的回憶，在此時此刻被尋找回來了，回想當初，那時的人際交流簡單樸實，只要有一、二個相似興趣，便能成為好友，在當時的我也是交了不少知心好友，那時的時光是輕鬆、簡單且愉快的。

但人的經歷就像月亮似的，有著陰晴圓缺，在一個如同以往歡樂的幼稚園上課時光過了後，一個消息傳入我耳中—爸爸骨折了，而在之後媽媽的口中，我才得知，爸爸在工作時意外受傷，小腿被起重機壓傷骨折了，或許唯一值得令人鬆一口氣的事就只是只有骨折，骨頭並沒有將皮膚撕裂，後來媽媽將我安置於家中後，便出發醫院了，我不知道之後所發生的事情，只知道媽媽不能照顧我，我必須借住姑媽家，到了我下次看到父母親時，已經是幾個禮拜後的事了，媽媽帶我去探望爸爸，當我的父親看到我的時候，依然露出微笑看著我，我的眼神從看著父親的臉慢慢滑下，看著骨折的腿，包裹著其腳的石膏還流著暗紅的液體，我那時打從心底希望那只是某種塗抹在父親腿上的藥膏，在更之後，父親終於能夠回家了，我也能回到那個三人一起的家中了。

經過了這件事後，我或許在心態方面有了點改變，不再於不對時機點問問題，這是在看到父親腳上的血卻不多問什麼的時候學到的。會在父母親工作勞累時，幫忙家中事務，這是在了解父親的工作有多麼辛苦危險中了解到的，因為這件事件後，我對父母多了一顆看不見的孝心，對他們的要求能夠給予尊重並執行，這大概是幼稚園時候最大的收穫吧!

比較

/303黃姵瑄

比較是一種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總是想讓自己變得更好，不管是兒少時期學習的成績，或是長大出社會後工作的地位、薪水和表現方面，仔細想想，「比較」是到處都可以看見的。

在國小時期，常常因為比較成績，而產生「優越感」，總是覺得一直玩月考也可以考高分，當我無憂無慮的上了國中後，課程越來越困難，跟之前國小的根本就沒辦法比較，不再像以前，一下課就立馬衝出教室跟朋友們一起玩鬼抓人，月考不用讀書就可以輕鬆且沒有壓力的考高分，國中還會因為開始有了校排而產生壓力，會知道自己比別人落後多少，有的時候就算用功讀書，看到成績單卻只有那一丁點分數的時候，簡直是不堪一擊，甚至覺得感到挫敗已經是習以為常的事了。漸漸到了國三，「比較」對我來說變得不再那麼重要了，畢竟有些事是無法改變的，有些甚至是上天已安排好的。

比較，是跟自己比，而不是跟其它人事物比，跟自己比才會有所進步，而變成更好的自己，不然可能會因為一味求勝，而造成惡性競爭，或是讓自己的身體堆積了許多壓力，導致身體和心理層面發生問題。

比較和不比較各有優缺點，只要選擇對自己有所利益的就好，才能讓自己慢慢的進步，成為更好的自己，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不去在意任何人跟自己的差異，相信自己，永遠只跟自己比。

沉默是金

/303何瑀臻

我認為並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沉默是金，有時候沉默是金並不能解決事情，但在對的時間保持沉默，搞不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在我還在國小時，和我同班的一個女生受到排擠、欺負，排擠她的是「一群」女生，她因為那一群女生不斷的言語霸凌她，每天到學校都覺得非常痛苦，但因為那群女生的勢力太大了，導致班上的同學根本沒有人敢告訴老師，怕自己也和她一樣被霸凌，同樣的，我其實也不敢和老師說，回到家媽媽問我學校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我才說出來，媽媽知道後，傳訊息告訴老師，老師隔天就來班上告訴大家，下次遇到這種事情不要自己默默承受，要學會求救。

同樣是發生在國小，班上和我很要好的兩個朋友吵架了，因為我是他們共同的朋友，所以她們都會在私底下講對方壞話，有的時候還會叫我選邊站，但那時候我就想起媽媽說的話，不管是他們叫你選邊站或說對方壞話，你就保持沉默就好，不然到時候連自己也會被捲進去。

有的時候沉默是金不一定是好事，但你在遇到問題時，連開口發問或求救都不願意的話，也沒有人有辦法救你，如果你在錯的時間一直講，不但不能達到你想要的結果，反而可能造成反效果，所以要選在對的時間發言。

我想成為像他這樣的人

/307陳宇嫻

想必大家心中一定有嚮往的人物，不管是偉大發明家或是名人，一定都有某些特質是可以吸引我們的，而我最欣賞，也最想成為的是一名網紅谷阿莫。

谷阿莫是因解說電影而成名的，但在二零一七年時，有間電影公司的電影因為有谷阿莫的免費解說而造成票房大跌，因此谷阿莫也被這間電影公司提告，也引起了需多民眾討論，但就算有這些大眾的輿論，谷阿莫的內心仍是屹立不搖的，堅持自己解說電影的初衷，也就是「二次創作」，而事後他也創立了一個新頻道，專門實測電影裡的動作情節，現在也受到許多觀眾的喜愛。這份堅持的初心，努力不懈的精神，是令我最敬佩的!

為何我想成為像谷阿莫這樣的人呢?由於我在國中的幾次段考中有些挫敗，而導致我一蹶不振，對於無法得到回報的努力感到灰心，所以我想成為像谷阿莫這樣的人，不管經歷了什麼大風大浪，內心永遠是堅不可摧的，對人生也永遠是充滿希望的，這樣如此陽光的人生，誰能不嚮往?

如何成為谷阿莫這樣的人呢?首先就是我們不要想著一步登天，每位成功者的背後，都有著一段艱辛刻苦的奮鬥過程，他們的成功不是「奇蹟」，而是長久以來的堅持信念，積極實踐，永不放棄，所以改變自己從一個小小的實踐開始：「人生不怕跌倒，是比誰爬起來最快。」這樣勉勵自己，唯有強大的內心，積極面對挫折和困境，才能讓自己真正成熟和成長，慢慢的應該就會像谷阿莫一樣有如此堅強的內心。

比較

/307曾姵璇

反覆聽每場表演的演奏，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過去的自己站在彼岸互相對視，想要比鏡子中的自己更好，過去如同境界般毫無關係的被自己親手上鎖。

比較也許是大家口中說的「踩著別人，成就自我」，那如果跟自己比呢？

我從沒想過跟其他選手比較，雖然評審在臺下評分，可我不在意，只要比練習多對了一小節，只要比練習時更富有感情，臉上就自然而然的浮出笑容，隨著音樂的高潮洶湧，記憶隨著聲波被帶了出來，每彈錯一顆音就想把譜撕得四分五裂，可這樣的舉動是在否定以前的自己，口口聲聲說著「一定要比之前好」，一昧的比較只是把以前的自己上了鎖，沒有之前的腳印，怎麼還能向前呢？

比較是肯定而不是否定，正因為比過去更好而肯定了過去的努力，每個人所處的境界並不相同，自然不用在意別人的好與壞，只有自己才能真正了解自己，隨著音樂的結束，看到自己的境界溶在一起，比較成為了肯定。

比較如同微風掠過皮膚般無所不在，漸漸的有稜有角的石頭變得圓滑，將砂子沉積成一片大地，不是消失，只是帶領著我前往下一個自己，因為尊重，才有現在，因為肯定而不是當成廢紙丟棄，問我比較的作用，看看過去吧！

給二十年後的自己

/307曾姵璇

在音樂之都維也納，幽靜的音樂廳，注視著指揮的手勢，帶領身後管弦樂團以及在古典樂不會出現的背景音樂和現代樂器，我將成為打開新藝術，引導古典樂前往新世界。

許多音樂家將古典樂一音不漏的完美詮釋，這也是基本的尊重，可大衛、葛瑞特卻不然，他將韋瓦第的四季玩出新境界，自從欣賞他的音樂，新世界向我招手，難以言喻的心動，充滿著自我風格，不失技巧，將音樂玩弄骨掌之間，將大眾難以接觸的古典樂與流行樂融在一起，我未來必將成為開創新樂派的小提琴家。

一般人很少接觸古典樂，認為古典樂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但現在有許多流行加上古典的音樂，我想將這種音樂持續推廣，給予許多聽者耳朵的震撼，心靈的觸動以及虛幻的想像，為音樂帶來了舞動的新音符。

隨著手的指令，背景樂、流行樂、管弦樂，再到舞臺的中心，音樂丟下了震撼彈，讓觀眾耳目一新，隨著手的動作，激動的心臟反而隨著高潮靜了下來，越沉醉在音樂的靈魂，我也在海中沉得越深，穿越過的光是打開新世界的芒。

成為新樂派的開創者，熟悉的每條弦，每顆音都成為未來的腳印，我將來臨，古典樂的新門窗，由我打開使激動的光芒發揚光大。

走出自己的路

/501洪睿妤

汗珠從額頭上滴了下來，雙腳不停地踩著踏板，我渴望成為第一位抵達終點線的選手。

國中時，我和同學一同報名單車比賽。起初只是因為陪同朋友，但經過了解與嘗試單車這項運動後，我對此產生興趣。每天上放學都騎著單車，一面訓練體能一面欣賞風景。我發現了平常路途中不曾注意的小細節，每株花與草都能使我感受到大自然美好的饋贈。察覺在踩著踏板的同時，多出許多和自己對話的時間，恣意地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

有天，學校老師找我約談。他說我花太多時間和心力在這場比賽，他認為這種行為十分多餘，何不把時間運用在提升學業。我明白他的關心，並堅定地告訴他，在能維持成績的情況下，我是不會放棄熱愛的事物。經過持續練習和不斷進步，我對於贏到獎牌已勝券在握。

到了比賽當天，我耗盡全身體力，奮力朝著終點前進。可惜最後沒得到名次，但我認為一切都很值得，完成比賽也帶給我成就感。

在這次的經驗中，我不僅學習到騎單車的技巧、提升體能，還培養一種新的興趣。我十分享受騎單車的過程，微風徐徐地吹拂，傾聽心靈的聲音，更加懂得如何認識自我。

下課十分鐘

/502王慈恩

正值青春熱血學生時代的我們，每天到校最期待的就是放學和下課時間，叮噹的鐘聲是喚醒我們的開關，同學們像拴緊發條的玩偶，生龍活虎展現全身的力氣灌注在這黃金十分鐘。

開關開啟前，彷彿胡桃鉗中沉睡的士兵們，教室內一片寂靜無聲，只剩下時鐘總管為我們倒數著狂歡派對到來的滴答聲，以及風輕手輕腳的溜進來，一雙無形的手撫摸著我們的書本，書本像是蝴蝶般翩翩起舞，發出了沙沙聲。講台上咚咚的粉筆書寫聲，逐漸沒落隱密。仔細看，注意聽，士兵甦醒了!他們揉了揉惺忪的雙眼，整裝待發，轉頭看了看與派對開始的距離。噹!噹!噹!鐘聲爺爺上崗了，士兵們掀開座位，呼喊彼此，呼喊著雀躍澎湃，時鐘總管一長一短的腳整齊併攏，靜靜駐守在佈告欄上看著這派對的開始。

黃金珍貴的十分鐘如沙漏中的時間快速消逝，遊戲俱樂部的士兵們拖著椅子簇擁在一起，掌握著他們的武器–手機開戰了!「你打這裡!」、「你怎麼不動!」的吶喊聲在教室裡湧動翻滾著，勝利的聲響在角落轟炸開來，成了一朵蕈狀雲。一群小仙子們銀鈴般的笑聲叮叮地在教室後方散開來，在門口都能聞得到她們愉快的味道，讓人不禁想探究看看今天聊的又是哪位帥氣的學長或明星。還有一些零散在各個座位上的博士們，振筆疾書唰唰的寫滿整頁複雜的數學公式，兩人辯論著科學的事理與真相，空氣中瀰漫了許多奧妙驚奇的知識。而我穿過了這個精彩的空間，打開了通往另一個異世界的大門，我站在陽台看向遠方的青山，疾速而過的高鐵似一道流星閃耀在綿延無涯的墨綠山前轉瞬即逝，暖和的斜陽灑在酒紅色的校舍上，點綴了金黃的種子，使校園隱約低調的在田野中閃爍，我深深的吸了一口這活潑青春的芬多精，上課時的疲憊嚴肅被稀釋了許多。

上課鐘響了，鐘聲爺爺輕輕地趕著小羊般的我們回到座位懷抱中，士兵們精疲力盡走回了崗位，小仙子們輕巧地跑回了桌椅前，時鐘總管又開始倒數著下一次派對的到來，答答的粉筆劃開了課堂的序幕。

我們年少的青春回憶許多都創造於這短暫熱鬧的十分鐘膠囊裡，獨特、珍貴、永久，是我們的下課十分鐘。

斷捨離

/505王家萱

漫漫人生裡，總有如星光般不凡的人事物一腳踏進你的世界裡。而人生就像列車，到站了，有些人會下車，有些人必須下車，即使再不捨也得放手，常常在捨去時我的內心掀起一波大浪，每次的斷捨離，使我身心俱疲，卻也學會更容易放手，更了解自己。

「啊!好懷念啊!」，又到了清理書櫃之際，平日裡不會多看一眼的架子，每當要斷捨離時，架上的所有都充滿著故事，發著無可取代的光芒，我翻看著國中時留下的筆記本、日記本，不知不覺回到了過去，回憶在字裡行間發酵，腦海裡細細品嘗那段時光，即使在美好難忘，我知道總有一天時間會悄悄的偷走它，這便使我更捨不得將它放進要送去回收場的紙箱裡，內心又開始拉扯，哪一刻是不特別的呢?即使留下了它，平日裡也不會去翻看，而是向前走，留下新的回憶，我一邊說服自己，一邊讓那本不想忘的「回憶」離去。

所有的放手都有一點酸澀，但放手後會知道什麼才是應該要被留下的，經歷了許多次的斷捨離，從小到大都在學會失去，捨去和接受離去，依然會難分難捨，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捨不得的時間也隨之減少了，而我也從原本對房間裡的雜物斷捨離，到現在對朋友圈，我知道自己不是變冷漠無情，是自己在每次的斷捨離有所感悟，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應該留下什麼，也許斷捨離不只是對身邊的事物進行整理，我想，那也是認識自己的過程。

你曾經在斷捨離時覺得難分難捨嗎?那些珍貴、喜愛的事物認真數起來真的很多，但在成長的過程中必會要捨去什麼，慢慢放開手也能有所收穫，所以我覺得斷捨離是成長中認識自己的好方法。

童年的溫度

/601黃靖雅

夕陽的餘暉染紅了天角，朦朦朧朧的，大道的黃昏，是另一番的陶醉，我獨自走過那最熟悉的市場，慢慢的享受晚風從髮間過境的那種舒服，我，偷嘗了黃昏的溫存。

有的人一生都在治癒童年，而我卻是用童年治癒我，這塊記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童年裡，我還記得微風徐徐吹來，輕輕的撫摸了我的臉龐，金粉撒在大地上，那是個溫暖的早晨。有一頭時髦的捲髮黑白交雜，溝壑中流淌過的是歲月的痕跡，翻黃的皮膚上夕陽的餘暉，但卻藏不住那慈祥的微笑，她是我的奶奶，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帶我去菜市場，或許她只想拉近我們的關係，也或許只是想讓我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或許……不用猜，我心裡有答案。

我爬上了奶奶的那台電動車因為身材的嬌小，所以我坐在奶奶的前面，讓我頓時好奇心湧出，一路上我看到了滿街的行人，我臉上浮現了一抹笑容，奶奶也是，奶奶特別喜歡講話，特別喜歡逗我笑，每次當我笑得特別燦爛的時候，她也不自覺的笑了起來，到了菜市場來牽著我的手開始採買，我瞪大了眼睛當看到我最喜歡吃的水果時，旁邊的奶奶早已看透了一切，用著寵溺的笑容，問我：「想吃嗎？」，我點了點頭。

許多個將夜未夜的晚上，自己散步著，回想起當時的我不自覺的嘴角上揚，升起了淡淡的， 驀然回首的暖意，眼角也濕潤了許多，心裡是感恩的，不只是對知識、對季節，更多的是對人，時光流逝，流出一縷清泉，一陣芳香，看著白髮的奶奶我覺得愛一直都在，有時候存在細節裡，有時候又是日常就能找到，我低頭沉思，突然覺得我的童年好快樂啊！因為課業的繁重，我慢慢地減少次數回去看奶奶，每次想到這裡我終於壓抑不住自己的情緒，眼眶中突然掉下了什麼東西，潮濕地划過了我的臉頰，這一刻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我知道愛不會失去不會離開，而是以另一種方式陪著我。

雖然時間一直都是馬不停蹄的，但至少在我的童年裡，我被賦予了價值，有過與家人一起的時光，當我回去看奶奶時，她總是買了很多我喜歡吃的水果，或許在她心目中我就是永遠長不大的小孩，每次看著她欣慰的笑了，我也就滿足了。

謝謝你！「我的童年」這份記憶一直存在，不會忘記，深深的刻在我的心中，在我的內心世界裡永遠住著一個渺小且純真的我。

當我走入歷史館

/601黃靖雅

縱觀歷史的長河，進一步掀開歷史的卷軸，才驚覺歷史的車輪呼嘯而過，而我們也被夾在一層層皺摺之間，這次的展館是有所不同，分類也不再只是歷史年代的排序。

走進一看，滿是功蹟的版面，但「三千越甲可吞吳」，卻更為耀眼，那便是再熟悉不過的越王勾踐的壯舉，若是沒有承受臥薪嘗膽之苦，是不可能達成這樣的戰績，一轉眼，謀略家韓信也隱忍著胯下之辱，成為功蓋天下的齊王，我看著看著，我忽然想起《論語·衛靈公》裡的「小不忍則亂大謀」，集合成了一個觀念，忍耐是人生必經的課題，端看你如何應對，而經歷忍耐也有成就的也如同蒙恬的筆、蔡倫的紙，這些歷史上貢獻的記載，更踏實地成為我日後忍耐時支撐的動力。

歷史上只既有光鮮亮麗的成就，也有陰影黑暗的一塊，或許就是有著不完美，才更加值得學習，那敗於劉邦之下的項羽，因垓下之戰的敗仗，無顏面對江東父老，最後他自刎在烏江，成為了我們心中永久的遺憾，旁邊緊跟著屈原他那句「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金句，不想隨波逐流，也無法逃離時代的壓力，也同樣成為在今日引以為憾，從兩個歷史事件中，我看到了「壓力」的調適是很重要的，否則就如同困在象牙塔裡無法自拔，透過歷史，我想把壓力變成助力，成為我不斷向前的動力。

歷史看似稀鬆平常，卻蘊含著許許多多的道理，然而我的歷史之旅也在此告一段落，但我的歷史還在持續進行中，有著先人們的智慧，我不再孤單前行，或許課本上同樣的這些史事，但唯有親身一訪歷史館才能從中探索著其奧秘，而這樣的經驗也如同印章深深的烙印在我心中，記取歷史錯誤，勿重蹈覆轍，並且學習忍耐及面對壓力，努力的開創屬於我的盛世，寫下屬於我的歷史。

謊言

/602郭玉鉉

因為在乎一個人或是為了掩蓋缺失，而開始使用「 善意的謊言 」來圓場。我認為謊言有好壞之分，善意的謊言有很大一部份佔比是無害且良善。

說謊，聽起來是個令人厭惡的詞，因為我們會先聯想到「欺騙」等負面想法，但我認為適當的「謊言」或許可以成為我們人際關係中的潤滑劑。我父親很喜歡在家做一些美食，但他做出來的成品相比母親總是有這麼幾分遜色，母親偶爾也會拿我父親的廚藝調侃個幾句，但我父親似乎有些難過。我和我哥發現我爸的小情緒時，我們兩個皆提出一些讚美，像是搭配的還不錯之類的話，偶爾婉轉給些意見，但我和我哥都知道我們正說著「善意的謊言」。

但自從那次善意的謊言之後，我父親反而更加努力的在嘗試不同方法使他做出來的成品可以更好，那謊言似乎在無形之間給了他一點信心和鼓勵。所以我覺得偶爾的「說謊」未必是一件壞事，但還是得拿捏好分寸，否則到時候會不知道這個人的話可信度高不高。

謊言有良善之分，好的謊言有時反而可以帶來正向的效果，善意的謊言大多數出發點是良善的，真正重要的是「尺度拿捏」，假如帶來正面影響，那我覺得適當的說謊不是一件壞事。

人生是場減法

/602郭玉鉉

人生就是一場不停追逐的遊戲，但當追逐到了自己的目標，看著眼前無盡自身所設立的目標，感到一陣無力，於是拋開雜念，眼前剎時間出現光明，步伐似乎也輕了起來。

我是個很喜歡為自己設立目標的人，因為我喜歡達成目標的那一刻所收穫的甜美果實以及成就感。但隨著年齡的成長，我漸漸意識到當我達成一個目標時，似乎還有無數個里程碑我還沒走到。我在小時候時曾學過小提琴，當大家都還在懵懂的聽著老師所教授的基礎技巧時，我已暗自在心中設立一個小目標--我想要變成這個國小琴藝最強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當初的口氣還真不小，有著那個年紀所擁有的活潑及熱情。當第一次發表會時，我成為全場最多掌聲的表演者，那刻，我又會自己設立了新目標--我出去比賽要得第一。一開始都挺順利的，但隨著年紀的增長，所比的賽事規模也越來越大，對手也越來越強，開始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句話的意涵，那時，我彷彿掉入一個無盡的深淵，不斷地想要去跟別人比較，拉琴對我而言，已經是我跟他人比較來讓自己獲得肯定和價值的工具，拿著那把提琴快樂練習的女孩似乎也不復已往。因為後來實在太痛苦，於是我漸漸地開始調整我的心態，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我開始減去攀比心以及找回為了追尋這個目標曾經迷失的自己，就像一層一層滑落的衣服，那些攀比心好似衣服般，逐一被我褪去。

人生會有很多想獲得的東西，不斷的加法去追尋著，但人生對我而言是場減法，在學小提琴的過程中，我從原本不斷加法的模式中逃離，邁向減法的路上，在這過程中，我似乎把之前像拼圖般碎裂的自己有重新拾起，一一拼湊起來，儘管表面還有些許的刮痕及殘缺，但我覺得我已經在這場追尋的旅程中收穫很多，以及在這不斷減法的過程中，也找到了自己新的一面。

人生是場減法，一一減去雜念和執念之後，原本沉重的步伐俄頃間輕盈許多，此刻，我彷彿看見那位拿著小提琴快樂練習著小提琴的小女孩站在我面前。

新詩

DWHS
22TH
ELECTRONIC
SCHOOL
MAGAZINES

讓青春在大灣綻放

/201高于恬

讓青春在大灣綻放
讓步伐留下每一次經歷
讓校服見證每一次成長
青春裡寫滿了懵懂與無知
少年灌風的球衣裡
承載了我對未來的憧憬

操場上的跑者
正用汗水譜寫獨一無二的人生
陽光和微風就像無形的守護者
讓我們能在最青澀的年紀裡
勇敢又毫不保留地綻放自己

生命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戰中
蛻變得更成熟
唯一不變的
是那段回不去的輝煌　和
留不住的歲月

讓青春從大灣飛揚

夢
/403汪雅媛

起床後的兩個選擇
躺下
繼續做夢
起身
為夢而做

選擇躺下
就別怪那只是個夢
選擇起身
就別怕這只會是夢

聳立在深藍上的老人

/502王慈恩

冰河時期，遺落在海上
孤獨的璀璨隕石
挺著三百多公里的脊椎，手捧著
上帝留下的淚珠，蔚藍潔白們的鏡子
西班牙、荷蘭、日本在妳的身上
留下刻在教科書上的瘡痍與忿恨的念。
來自各地的名
被妳擁入包容與自由的心
啊，他們的熱情是妳自豪的徽章
遊客墨鏡下遮掩不住的光芒是對妳的嘉許

一艘艘的未知，一朵朵似珍珠的島
徜徉在妳享受不盡的波光粼粼
綠蠵龜、黑鮪魚、櫻花鉤吻鮭是忠誠地臣民
彩色漂浮
圍起了海上的牆
褻瀆了妳無私奉獻的美
雪浪翻滾間，波瀾壯闊
零星散落的危害
乘著妳深藍地淚，載浮載沉至地球彼端

盈千累萬的糧
是上天賞賜，慷慨地恩惠
斗笠下，泥地裡
成就感堆積的珍貴汗水
星辰風沙歲月
夢想者的踽踽前行
穿梭在妳孕育的文化
那些縱橫交錯，編織成網
迷路的志向，敲打古蹟斑駁紅牆
散步於路樹漂浮的陰涼

接受著妳慈愛滋養
海風薰陶
自由民主感化
我悄然的降臨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魂依

/505林恩妡

似微風中的小草依偎，
如小溪流水中的苔石緊靠，
表層冰山若即若離，
魂卻始終在伸手可及之處。

相簿

/602吳秉憲

蜿蜒崎嶇 沒有終點的迷宮
曩昔 有片足跡 我所遺留
最終 歲月忘卻了我 足跡隨之淡去
芳草逐漸枯黃 氣息聞聲散盡
曾有傷口 血為何流 時間也已全數埋沒
將記憶缺口 褪去 毫無挽留
轉身以後 真實疼痛 記憶浪流 啪打眼眸
在一個 內心幽深的窟窿 不曾離開過

迷宮之外 夜的終點是否與之連結？
所謂終點 也許是片腥紅花園
我的身影 是否將在天明以後 離別？
混亂思緒 夢幻泡影
在這個抽象的世界裡 無止盡
微弱脈搏帶領我 傾聽內心迴響
但卻了無聲息 如同我不曾存在這片往昔

迷宮之外 終點是否是片灰白墓園
所謂忘卻 也許是不願再想起哀苦的謊言
我的一切 是否將在死亡以後 永別？
漸行漸遠 淚水四濺
在這個真實的內心裡 被看見

而你們的宇宙 你們的世界
是否會有這些畫面？
“一個不屬於相冊裡的相片”
最終被時光抹殺 一個塵埃歸屬的終點
在一座純白的牆邊 不起眼

滄海桑田以後
走出迷宮 回頭望
這道迷宮名為 “你們的相簿”

這座島嶼 這座深林
又怎麼會有
我的腳印？

下一夜。潮退

/602吳秉憲

數月前的冰冷
與世界道了別
深鎖的房間也終於得以入內
讓深藏於黑暗的血
慢慢被看見
-
輕輕敲打，桌上灰塵所遮蓋的書頁
讓它的封面，得以被世界悄悄發現
翻動間，將它的淚訴說給了
這個世界
-
上個季節的無奈
成為了墓園殘垣
不知不覺已過了無數年月
如同燒盡的餘暉
早被浪潮送走了很遠
與夕陽共同沉落至地平線的另一邊
等待有人，願意再次看見
-
生命翻開了下一頁
只看見
冬日不曾降雪
也因如此
生命掩蓋不了真正的傷悲
-
季節時光無聲向前
過去未來不停踏踩
將無奈緊緊掩埋
好似看不見的手
緊緊相擁，如同未曾綻放的花蕾
隨著時間消逝，凋謝
不知還要多少漫長等候
純白才會慢慢展現
-

降了雪
所做的一切也不會更改
醜惡的真相
好似永不會被挖掘
就算無人發現
就算無人理會
它還是會隨處蔓延
直到成為歷史
遺忘的那天
都不會改變執念
可悲的只是，無人願意看見
-
無痕的傷疤
只有我發言
看不見的真相
只有我挖掘
模糊的霧霾
到底還要遮掩多少殘骸
吞噬了沙岸
連著海，盡頭是黑暗
只要往前看
或許就是未來
相信總有一天
真相，會被拍打上岸

小說

DWHS
22TH
ELECTRONIC
SCHOOL
MAGAZINES

風鈴聲

/107陳冠妤

早晨的曙光撒在那耀眼的前方。
那是我見過最美的地方。
好久不見了，那個重要的「她」.....
*

「哈姆~」伸了伸懶腰，我掀開了如淺海一樣藍的窗簾，那是我最喜愛的顏色。

「好亮！」忍著頃刻竄進眸子的金光，我看著外頭。

我是冉碧，女生。很多人總是把我的名字看成「再碧」，然後就以為我是男生，而且這個名字很難聽，請別搞錯了。

下意識的下了樓梯，階梯被我踩的呀呀叫，好像再踩幾次就會被挖出一個坑似的。

一陣撲鼻而來的香氣，煎蛋的滋滋聲在耳邊繞啊繞的，就像在辦食物的演奏會一樣。

眼前空無一人，只有我。

「是.....早餐嗎？」看著白色餐盤上的荷包蛋和土司，以及盤子旁冒著煙的熱牛奶，我歪了歪頭：「應該是吧！就只有我一人而已，對吧？」

拿起鐵製小罐子，在荷包蛋上撒了黑色胡椒粒，再夾一片莫名找到的起司，我開動了。

「好、好好吃！」熱度剛剛好，就像是為了現在起床的我準備的一樣！到底是誰？

狼吞虎嚥地將所有食物塞入嘴中，把最後一口牛奶喝完的我，推開金屬窄門。

我可以確定，這應該不是我家。

這麼幸福的事，絕對不會出現在我家。而且，對「他們」來說，未免也太簡樸了。

窄門外是一片寧靜且廣闊的大海，瞪大眼眸的我道著：「好美呀~」

雖然更確定不是我現在的居所，但是這是理想中的家。

我喜歡大海，喜歡藍色，喜歡這裡.....。

沿著海岸線走著，大概走了幾分鐘，就見到了一棟房子。

「這是、誰家？原來這種地方不只我一個在啊？進去看看吧！」連心裡話都說了出來，真以為只有自己呀~

推開有著淡淡木香的大門，這種大我家.....也不算我家啦~反正大那金屬窄門好幾倍的門，竟意外的輕盈。

可能是材質的關係吧？畢竟是木製的。

默默走進的屋中，我四處打量著。

這屋子內外都是木製的，日式房屋的樣貌讓人驚豔。有如自身來到了日本。看著櫃子上一排排的馬克杯，還有桌上的咖啡機，不知情的人還會以為是咖啡館呢！雖然我也算不知情的人啦～

我悄悄的走到木櫃前，和剛剛的大門相同的香味被徐徐吹來的風吹得四處瀰漫。

我看向風吹來的地方。

「是外廊啊～原來拉門是開著的。竟然還有個小花園欸！」我不自覺地讚嘆著，並默默地走向外廊。

拉門上有個風鈴，當風吹來，它就會叮叮鈴鈴地響。那聲音是多美妙，多動聽啊～就宛若慈祥的母親，正溫柔的撫摸自己的額頂。我慢慢地將雙目闔起，享受著風與鈴的交響樂。這樂曲正所謂餘音繞樑、天籟之音啊～

漸漸的，我沉入了思想中，我沉入那鈴聲.....

「哎呀！竟然有客人啊～抱歉沒看見妳呀！請問姑娘您的芳名？」一絲聲響傳入我的腦海，我回首一看。

霎時，視線變得模糊，根本無法看清楚那人的樣貌。

「欸？要走啦～先別走，留下芳名再動作。」那溫和且精緻的聲響，聽起來應該是位女士的聲音，但我就是看不見她的臉。

「冉碧，我叫冉碧。」還是回了不知名女士的話，雖然聽不懂離開什麼的意思。

「冉碧啊～真是個好名字。對了，我叫風緤，一定要再來找我喔！不然我會很孤單的.....」這是不知名的.....不.....叫風緤的女士和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

「叮鈴鈴！叮鈴鈴！」鬧鐘的聲音在我耳邊迴盪，我揉了揉甦醒的雙眸，緩緩的走下床。

我掀開了窗簾，不知為何下意識的遮住眼。然而，眼前並不是耀眼的光芒，而是微微的細小光點。

拿出手機看了看，凌晨三點。

「對喔！這裡是我家，怎麼會忘了呢？」莫名地爬上床，才發現我平常這個時間點應該是要在樓下了。

走下樓，不再有呀呀聲，不再有陣陣香氣傳來。眼前只剩下豪華到誇張的銀色樓梯及金色桌子。

沒有早餐。

我、好像把夢中的事物當作習以為常了。

不過，那真的是夢嗎？因為那裡的一切事物感覺陌陌生生，卻又有些微的熟悉。而且那位叫風緤的女士.....我對她好像也有印象，但就是不知道在哪見過。

不過姓風也挺特別的，我以為我一個姓冉的夠特別的了，沒想到這世界上竟然還會有人姓風？

呵呵。

不過他倒是讓我想起了媽媽……名字很像嘛！

「冉、碧！」一個厚重的聲音從我身後傳來，我邊發著抖邊將身子慢慢地向後轉了過去。

眼前只見一個矮小的身影，我也因此鬆了一口氣。

「我說萱兒妳可不可以不要嚇我，害我以為是爸……父親大人來訪了呢！」看著拿著變聲器的七歲小娃，我搖了搖頭。

她是冉家二小姐，冉萱。是位二年級生。

我可以問一下，現在的小學生都這樣的嗎？拿變聲器嚇我一個做姊姊的怎麼行？以後出社會難啊！

雖然應該會有很多和她一樣的人吧～

「碧兒姊姊，妳現在可以不必叫爸爸他父親大人沒有關係，他和媽媽都還沒想過來的。」萱兒對著我笑了笑，又補了一句：「而且我也不會說出去的喔！萱兒很愛姊姊，不希望姊姊被打。」

「好～姊姊最愛可愛又溫柔的萱兒啦～以後姊姊就靠萱兒保護了喔！」摸了摸矮小的萱兒，我的心情好了不少。

「嗯！我一定會保護姊姊的！」聽著那充滿稚氣的聲音，其實我一直很羨慕萱兒。

*

我，是一位遭受到家暴的孩子。

我爸爸，冉駿，冉業股份公司的老闆。

而我媽媽她，其實是死在冉駿這個賤人手裡的……。

我爸爸，當時……當時他就是因為外遇了，我媽媽才會慘遭他的殺手。

以前，爸爸是愛著我和媽媽的。每天都是小碧來小碧去的，而且每天都會在我面前和媽媽放閃。明明以前是這麼的美好……。

然而自從遇到了這位叫許鵑的女人後，所有事情都變了。

那之後，他就只會使喚我，說我是賤人的孩子，說我不配這個家庭以及地位，說他絕對不會讓我繼承家產。每天回家只會打我罵我，甚至把我囚禁在房裡，三天不讓我吃飯，只讓我喝水。

當他第一次囚禁我，端水進來時，我以為他回到以前要我的那個爸爸了。然而，他說他給我水的原因只是要讓我活著，繼續服侍他。

在這些日子裡，我不停地忍受著、忍受著……就等待爸爸他的改變。但我想，是等不到了。

至於媽媽是怎麼死的我不知道，但我猜的到。

不是冉駿，就是後母許鵑。

在這種痛苦的日子中，冉萱出生了。

我原本以為萱兒會像爸和後母一樣，只會虐待我。然而，萱兒對待我的方式，卻出乎我意料之外。

她，是真的把我當姊姊看待。

不像某兩個賤人，只把我當僕人使用，從沒把我看在眼裡。對他們而言，我根本只是個傀儡，連人的地位都沒有。

萱兒常常等爸和後母睡了之後，幫我擦藥，拿些食物給我。

我想萱兒可能是除了我的親媽媽以外，對我最好的人了吧！

「碧兒姊姊，這個給妳。」偷偷塞了個法國長棍麵包給我，萱兒悄悄地走上樓，並比了個「噓」的手勢。

「好了，要開始工作了！」穿上沾滿汙漬及灰塵的圍裙，我拿起掃把，開始我一天被「好心的」家長們排好的工作。

2

「呼~終於做完了，這可是要累死我啊！」擦了擦冒出的汗水，看這四處亮得發光，我高興的點了點頭。

若持續這樣操我的話，我總有一天會昏過去的啦！

每天凌晨三點就起床，然後又是掃地又是拖地的，還有洗碗、洗衣服、晾衣服，所有家事都我全包了！

我並不是不知道要和其他人揭露我被家暴的事，也不是害怕家人的欺負，然而為了知道媽媽她的死因，我全部都忍了下來。

我知道這樣做很蠢，但我也不是不會分辨。

畢竟，知道這件事的應該只有爸爸和後母而已.....。

原本，我以為萱兒也知道，因為她和爸爸以及後母最親近了。

然而，她卻渾然不知，甚至到那時，她才知道她是許鵑的女兒，我們兩個的母親是不同的人。

可能是想說她還小，所以先不告訴她吧？

我真心為萱兒感到羞恥，做為一位自家父親外遇對象的女兒，誰不感到羞恥，誰不感到自己的衰氣。

其實，我一直很擔心，萱兒是因為自己被後媽生出來，造成了我的失寵而同情我，所以才會對我好。

但，看來是我想多了.....。

「我看看喔~現在.....時鐘呢？去哪兒了？」我東找西找的，就是找不到時鐘。忽然，有個高大的身影擋住了我的去路。

「可以借過一.....爸、父親？」我抬起首，發現整張臉黑的恐怖的爸爸。

「你這個死丫頭，又在這裡摸魚！」邊拉起我的衣領，邊罵著我，爸爸將我摔到地面上。

「我、我只是在找時鐘.....」顫抖的聲音從我口中吐出，我害怕極了。

默默地爬到牆角，我縮得像隻蟲似的。

「你在找時鐘？嘖！工作就工作，掃地就掃地。你哪來的美國時間找時鐘啊！」漸漸地走向我縮著的角落，爸爸那巨大的身影把我整個人給罩住。

「我.....怕會遲到.....」默默地將頭低下，我簡直快哭了。

我說話的聲音是愈來愈小.....。

「你有病吧！遲到就遲到，怕什麼？而且這又關我什麼事啊，蛤？而且我可是有『親權』，你憑什麼不聽我的指令！」爸爸慢慢地將音調提高，高亢的聲響在我的腦袋轉啊轉的。

「呵，親權.....」微小的聲音從我口中而出。

「什麼？」看來是有「重聽」的爸爸皺著眉頭看著我。

「依據法律規定，你和後母雖然有教養我的權利，但同時也必須保護及照顧我。若像你現在這樣對我施暴，我是可以向法院請求減輕或免除撫養你們的義務！」我忍不住了，張口後就是一句句法律事項，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的所作所為。

雖然知道接下來遭受到的應是一頓挨打，但至少心裡好受多了。

心裡的那些感受可是比那些身體上的外傷重要多了，所以寧願被打。

但，我也是會恐懼的。

畢竟，家暴是這麼難受.....。

「好啊！現在膽子都大到敢用法律來威嚇我了嘛！看我怎麼教訓妳這個死丫頭！」接著又是一拳打腳踢。

爸爸他，練過跆拳道，所以打起來都特別痛。

但是，我會忍住。

直到找到媽媽的死因為止.....。

*

「碧兒姊姊，我們走～」終於到了要去學校的時刻，心裡瞬間放鬆了不少。

「萱兒東西都帶了嗎？不然會被老師罵喔！」拿起書包，我叮嚀著萱兒。

「嗯，都收好了！」笑嘻嘻地向我點點頭，我心裡一陣溫馨浮現。

「走吧！」握住萱兒細小的手掌，我轉開了門把。

萱兒是小學二年級的學生，而我是國一生。

雖然不同學校，但是方向是相同的。

等到走遠後，萱兒突然開口：「原本爸爸說不要讓我和妳走，他說不能和賤人走。」頓了一下，萱兒續道：「但萱兒想和碧兒姊姊走，碧兒姊姊才不是什麼賤人，是我最好的姊姊。」

看著萱兒的笑容，我眼眶一熱，但我忍住了淚水。

生物課有教過，流淚分成兩種。第一種是自然分泌，是為了保持眼睛的濕潤；第二種則是反射動作，是有物質侵入，或者痛苦、感動時，才會流淚。

然而我，竟然忍住了。

可能，是因為被打習慣了，知道哭了，會更痛的.....。

所以下意識就不敢哭了。

「姊姊。」叫住我，萱兒將牽著的手握得緊了些。

「怎麼了嗎？」摸了摸萱兒的額頂，後腦杓的兩串小辮子正是我幫她綁的。

「那個.....。」萱兒用手比了比，叫我蹲下聽她說。

我也順從她的意思，蹲了下來。

「爸爸他，又打姊姊了嗎？」將柔軟的手心摸著我臉上的瘀青，萱兒的眼眶漸漸的泛紅了起來。

「沒事的，只是擦傷。」想必萱兒她都看到了吧！畢竟她早就起床了，在爸和後母面前，只是假睡罷了。

從側背包拿出後母為她做的小醫藥盒，那是怕她在學校受傷，所以才準備的。

盒子上有閃閃發亮的亮粉點綴著，還有一些精緻的小貼紙。

這小巧又可愛的醫藥盒大概的只有寬五公分，長十公分。裡面有著優碘藥水、藥膏、OK繃、棉花和紗布。

「來，給。」習慣的拿出藥膏和紗布給我，萱兒先將優碘藥水滴在棉花上，幫我塗抹。

「謝謝萱兒了呀～萱兒最溫柔了！有萱兒這個妹妹，真的是三生有幸啊～」看著已經將幫我清理傷口這件事變成習以為常的萱兒，我真心感謝她。

受傷時，可能永遠只有她會陪伴我了。

瞄了一眼萱兒腕上的錶，真好。

要是爸爸也能愛著我就好了，就不用像早上這樣找時鐘了.....。

不對，等等！

「萱兒，剩下的我等等在自己用了。看，都已經二十五分了，再不趕快走，就要遲到了喔！」指著錶，我連忙拿起萱兒給我的藥膏，隨便的塗在瘀青的臉上，再將OK繃貼上，拉著萱兒的手就往前方衝去。

*

「呼～趕上了。」因為我的學校比萱兒來的遠，所以我每次都跑得比她來的累。

衝上樓梯，我們明明就是國一生，學校卻把我們排在最高樓層——六樓.....難道是要訓練國一生的體能嗎？

我們學校是國中和高中的完全中學，在第一樓的正是即將畢業的高三生，接下來就是小一歲的高二生，以此類推。

學校總共有兩棟，一棟是學生們的教室，另一棟則是專科用的教室，例如：理化、電腦、音樂.....等等。

「班長，妳到了啊～怎麼每次都差點遲到啊！是不是都睡過頭啊！睡豬～」一進教室就有一大堆同學鄙視著我。

沒錯，我就是這一年十五班的班長，該怎麼說呢？身為「班長」這個幹部，迎來的應該會是尊敬的眼神，然而我就是被瞧不起。

至於原因呢？說來話長……

就在半年前，我被曾經最要好的朋友——鄭凌熙……抹黑了。

她喜歡一個叫做楊于弈的男生很久了，好像是從小學三年級吧！

不過有這麼幸運嗎？從三年級以後都同班……

當時，她拜託了我一件事。

一件害我從此被人霸凌的事……

她那時，還是這麼說道：「冉碧～妳就幫幫我嘛！我們不是好朋友嗎？」那個時候的我，還覺得她是我真正的好友。

鄭凌熙請求我幫她寫情書給楊于弈，我就答應了她。

畢竟我文筆不錯，字跡也比其他人工整，所以很好認。

我幫她寫完後的不久，不知為何就開始被人討厭。

我找了很久的原因，最後發現……

所有問題，都出在那封情書上！

她和那個楊于弈早就在一起了！什麼叫我幫她寫情書的，都是她和楊于弈所編出的謊言！

鄭凌熙她，其實恨我很久了！她靠近我只是為了報復！所有對我的好，都是虛情假意……

鄭凌熙這個賤人，和同學們說我誘拐她男朋友，還說我早知道她和楊于弈在交往。

一開始大家都不信，但當她拿出那封原本是為了她而寫的情書後，同學們都被說服了。

鄭凌熙這女人真的是，奸詐又卑鄙的小人！

把我字跡好認這件事當作把柄，害我淪落到不被信任的地步！

我，很重視友誼，重視自己的表現，重視自己在別人眼前的一舉一動。

我，是個希望可以十全十美的人，但卻做不到。

很快的，整校的學生都知道了，所以，晚到校也是好事。

沒有人群，就不會像在家時挨揍。

以前，老師們從小講到大，被霸凌要和大人說。然而，家長不在乎。我曾經去找過老師，老師有處理了，但處理方式只是通知家長，沒用處。

我想告上法院，家長不讓我告。

畢竟，他們作賊心虛，怕會跟著遭殃罷了。

沒用處的，只能忍受，直到清白為止……

「冉碧，我說妳轉學好不好？」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眼前，

我的手一忍不住就打了下去。

是鄭凌熙！都是妳！去死吧！

心裡這麼想，但沒有人相信我。我打個心裡好受的。

「冉碧，妳瘋了啊！」

「對嘛！誘拐別人男朋友還揍好人，凌熙真的太可憐了～」

「沒救就是沒救啊～」

「不知道我們班有這種班長有多羞恥嗎？我看妳還是照凌熙說的，轉學吧！不是討厭被打嗎？轉了就不會挨揍了啦～」

「對啊～快轉學啦！」同學的聲響在耳邊迴盪著……

我，無法抬起頭，因為只會迎來陣陣的嘲笑。

不管是面對家暴還是霸凌，我都無法抬起頭來，因為不管怎麼反抗都沒用處。

「讓開。」一個聲音讓我有了希望，我默默地抬起頭，卻被閃了個耳光，而且是火辣辣的痛。

「我警告妳，別想再欺負凌熙，這樣不只不會吸引我的注意，反而會迎來厭惡罷了。」是楊于弈，賤人的同夥。

眼眶再次熱了起來，這次忍不住了……。

「別以為哭哭啼啼的就可以讓于弈軟心啦～死婊子！勸妳離我家于弈遠點，他可是看到妳一次就要揍妳一次啊～」鄭凌熙那嚶嚶嚶的音調再次響起，我心裡沒有任何同情，只有陣陣的噁心。

「到底誰是婊子，鄭凌熙妳自己心裡清楚。」擦乾眼淚，我狠狠地向鄭凌熙瞪了眼。

「做錯事還汙衊我！大家一起，打她！」只見鄭凌熙一聲令下，所以人拿起手邊有的工具，拳打腳踢了起來，就像家暴現場一樣。

就和爸爸打我時一樣，我只能縮在角落，無法做出什麼……

「借過～」從人群中出現的鄭凌熙拎著一桶髒水，我猜應該是昨天拖地沒倒的水。

將手舉起，鄭凌熙一倒就是全都潑了，沒有絲毫殘留。

「我就潑妳這一桶水已經不錯了啊！不過這樣一看，妳和髒水還挺配的嘛！哈，我要發到網路上。」鄭凌熙邊笑邊拿出口袋中的手機，明明校規中，手機是不能拿出來的，會記小過的。

「凌熙妳等等，是不是……」當這位同學說話時，那一絲的希望在我眼前浮現。

我的頭腦一直告訴自己，他一定是要說「是不是太過份了點？」

然而……

「是不是把她頭髮剪了更棒？」是這種話。

「主意不錯啊！」

「誰有剪刀？」

「這這這～直接剪了對吧！」

「剪了剪了！反正她又不重要～就像凌熙潑她水一樣，這樣也只是剛好而已～」楊于奕一臉看戲的樣子，讓我不停地顫抖。

喀嚓喀嚓的，我的頭髮一撮一撮的落下，我的淚水也一滴一滴地流著。好痛苦.....。

他們把我的頭髮剪得像男生一樣短，一聲一聲的嘲笑在耳邊環繞著，令我痛苦不堪。

「手機手機～」

「準備.....耶！」

「耶！」

「好了好了！」

「傳到網上吧！」

「不行吧！警察會看到的。」

「那凌熙妳傳班群，至少留個紀念呀！」

「那就這麼辦吧！等等喔.....」

「哈哈哈哈哈哈.....」

看著地上的頭髮，我拿出隨身攜帶的鏡子。

「好像男生.....。」小聲的碎念幾句，果然還是沒法抵抗啊.....

「那個.....老師快來了，誰去把地上的頭髮和水收拾收拾。」看著以前很欣賞自己的副班長，我真心希望她能理解我。

但這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冉碧妳去吧！煩死了～」楊于奕說完後，就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我慢慢地走到外頭，拿起拖把走進教室。

快速地將所有東西都收拾好，我同樣回到座位上。

溼答答的，好難受。

不行，要忍住，不能哭，會挨揍。

默念幾次後，老師走了進來。

「冉碧同學，妳沒事吧？」老師一臉擔心的道著。

看著楊于奕和鄭凌熙一臉「要是妳敢說，我就讓妳現在原地暴斃」似的，他們好像不知道我早就和導師說過了，看來各個都是媽寶和爸寶，導師不是通知過霸凌的事了嗎？

「我.....路上被狗追，然後掉進水溝，頭髮整個卡住，所以剪掉了，而且全身溼透.....然後，希望鄭凌熙同學和楊于奕同學兩位不要用這種『要把你殺了』的表情看我，我會很為難的。」看著兩個霸凌者，我這個被霸凌者也要出點氣啊！反正老師在這嘛～

現在的老師啊！都對學生太好了，小心以後別被學生指控，讓那些流氓型學生太自由欸。

看著那些本來在笑我的霸凌同夥，突然一臉矇，我心裡笑得像個瘋子似的。

「那冉碧同學，妳就先去保健室一趟吧！換件衣服也好，別著涼了啊！」老師看起來更擔心了，可能是那些傷痕吧.....。

我向老師點了點頭，就走出教室了。

*

以最快的速度走到保健室，就算跌倒我也沒差。畢竟我不想錯過任何一科的課程。

雖然我是不想上學.....但是學業也是很重要的。

我，想要離開那個家，沒救的家.....利用學業.....

「報告。」

「冉碧？你又來啦～」看著每天都會見到的護士，我點了點頭。

拿出衣服，那是以前學長姐所留下來的。

「我說妳啊！不要這麼容易受傷～這樣我們的繃帶會減少欸。」邊幫我處理傷口，護士抱怨著。

等包紮完後，我就衝回教室上課去了。

3

很快的，放學時刻到了。

我默默地躲在牆角，等到所有學生離開後，才離開學校。

我寧可在學校多待一會兒，也不想一出學校後就被打。

確定所有人都走了後，我悄悄的翻了牆出校，畢竟學生和老師是同時離開這個令我畏懼的校門。

「欸！那位同學！」一個粗厚的嗓音從背後傳來，我嚇得差點從牆上滾下來。

轉頭一看，是學校的警衛。

「怎麼現在才走，而且還翻牆出來？」雖然厚重的聲線讓人害怕，但看著他那可藹可親的樣貌，就沒著麼恐怖了。

不過，這真是矛盾啊.....。

「我只是去幫忙老師提東西去他的車子那，出來們就已經關了.....」隨便想個理由，反正我下次小心不要被警衛看到就好了。

「是個乖孩子啊.....那下次不能再犯了喔！」警衛的聲音真的和這句話超不搭.....

被放走後，我自己一個人，就這樣默默地走回家。

有時覺得有朋友真好，但想起鄭凌熙的事，我就對交友有著恐懼。

曾想著，是不是我不在這個世界上是最好的.....

反正這樣我就不用受苦，別人也不會看到我就厭煩。

我只不過是.....想有個平凡寧靜的生活罷了。

我可能.....只是把世界看得太美好？

望著經過的一戶戶人家，他們對待自己的孩子是多麼的親切，是多麼的幸福啊.....

走著走著，我看見了完全不想進的家。

我開了門，裡面沒人。

桌上有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妳妹妹考了第一名，我們帶她去高級餐廳慶祝。妳給我把所有的家務做完，我回來可不想看到一絲灰塵，知道痛的話，皮就繃緊一點！父親留。

讀完後，我立刻地將紙撕碎。

看不下去了……

明明我也是第一名，為什麼就……

對了，趁機找一下那個……

我開始翻找那個令我在意的物品。

證據。

我戴上手套，走進了爸和後母的房間。

我左顧右盼，盯上了一旁的櫃子，打開就看到了許多張照片。

那是以前我和爸爸媽媽的合照。

明明是笑得這麼燦爛，明明是多麼的溫馨，為什麼要拋棄媽媽？

難道媽媽她不好嗎？還是為了財產？

把充滿照片的櫃子關上，那只會讓我想起傷心的過去。

左邊的櫃子需要鑰匙，一看就覺得可疑。

可是我也沒有鑰匙，可能先找找其他地方吧！

看了看手錶，時間不早了，再不打掃，今天又要挨揍了。

就這樣掃著掃著，不知不覺就到了十點……

還好作業早在學校就完成了，所以經過稍微梳洗後，我就到床上休息去了。

*

「怎麼……又是這裡？」看了看四周，我好像又回到了那個夢境。

這次我沒有再去欣賞風景，而是直接的衝往那間令我好奇的日式建築，還有那位……陌生的女人。

氣喘吁吁的跑著，那位叫風緤的女人竟然已經在大門前等我了。

「冉碧。」叫了聲我的名字，一股莫名的熟悉感像花一樣地在心中綻放。

風緤，他到底是何方神聖？我以前又是在哪裡見過她？

不過這次她戴上了面具，面具上頭那精緻小巧的花紋，並不是一般人可以刻畫出來的。

「風、風緤小姐……對吧？」看著眼前穿著和服的女性，我不知為何，下意識眼眶一熱，淚珠從臉頰滑過。

「怎麼了？」溫柔的嗓音在腦海裡迴盪，那清澈的聲似乎可以穿透心靈，但我卻覺得心頭緊緊的。

「沒什麼，看到您我很開心。」明明沒有講過什麼話，但她就好像我的故友一樣，看著她，好像什麼話都可以說得出口。

「進來吧！我這很歡迎冉碧喔！還有，我的名字後不須加小姐沒關係。」風緤小姐用細白的手推開木製大門，我跟著就邁開步伐。

那清脆的風鈴交響樂再次傳入耳中，讓人不自覺地放下心中的重石。

「想知道鑰匙在哪裡吧！我可以告訴你。」風緤小姐突然的一句話，讓我來不及思考，理解了半天才搞懂。

「您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是.....。」不知道為什麼，風緤小姐有開口說話，後面的幾個字卻發不出聲音來。

「抱歉，那些事情以後再解釋吧.....。」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就算隔著面具，也可以從風緤小姐的眼裡看見痛苦及悲傷。

「我是想知道鑰匙在哪裡沒錯。」看風緤小姐不是壞人，我就將想要鑰匙的事說了出來。

「藏在書櫃第三層的第七本書，夾在第二十一頁。」清楚的說出鑰匙所在處，風緤小姐闔上了眼，傾聽著鳥兒們的大合唱。

雖然無法完全的信任，但現在只能先相信風緤小姐了吧.....。

「對、對了。我可以叫你風緤姊嗎？」想了一個比較好稱呼的稱號，畢竟風緤.....姊說不需加上「小姐」嘛！

「這是當然。」

答應了。

「那.....風緤姊？」

「叫來倒是挺好聽的。」

風緤姊推開了拉門，外頭綠意盎然，再加點花朵點綴，誰看了都心花怒放。

窗外飛入了一隻麻雀，停在了風緤姊攤開的手掌上。

輕輕地撫摸著麻雀，我伸手就想湊熱鬧。

但麻雀立刻地就飛走了。

「為什麼.....」

「冉碧是凡人，麻雀們會被嚇到的。」風緤姊看著我，伸手就摸了摸我的頭。

「風緤姊難道不是凡人嗎？」難不成是神仙？

「我不是喔！所以才要戴上面具，我們是不能讓凡人看見臉的喔！上次就是因為沒戴面具，我的臉才會變得模糊。」

應該.....聽懂了？

「你看那片雲，是不是很像剛剛的麻雀？」指著天上漂浮著的雲朵，風緤姊瞇著眼笑著。

「我怎麼覺得比較像柔軟的棉花糖？」我就沒想像力啦！

「冉碧怎麼一心想著吃呢？」輕笑了幾聲，風緤姊望著那蔚藍的天空，那是多麼的寬廣啊.....

4

「叮鈴鈴！叮鈴鈴！」鬧鐘一如往常地響起，我意外的有精神。

稍微梳洗過了後，我第一件事就是衝向書房。

「第三層的第七本書，夾在二十一頁.....」在心中默念，絕對不能忘記。

「啊！找到了。」翻開二十一頁，卻什麼都沒看見。

難道，風緤姊騙了我嗎？還是被換掉了？

正為此而感到絕望時，我看見了書上的裂縫。

「這、這是？」我將裂縫處撕開，裡面竟然藏著鑰匙！

是真的！

我已經開始期待放學回家，幫忙打掃爸和後母房間的時候了！

這可能是從媽媽去世後以來，第一次對於活著有一絲希望。

總是要在人們面前裝軟弱，讓他們卸下防備心。

老實說我已經厭煩了……

但是得忍著……

習慣的拿起掃把，開始一天早晨的清潔工作。

因為萱兒他們都還在睡覺，所以就不能使用吸塵器了，也不能打掃他們的房間。

難得今天沒有被罵，也沒有被拳打腳踢，到了學校也是。

就這樣到了放學的時刻，感覺從今天開始，我的人生會慢慢地增添色彩似的，令我快樂極了！

回到家之後。

如萱兒所說，爸爸今天要加班，而後母在這個時候會去照顧她……這是今早和萱兒探聽到的情報，也好讓我找出房間沒人的時候，萱兒最棒了！

從口袋拿出鑰匙，我急急忙忙地將左邊的櫃子打開。

然而，在我意料之外的，裡面只有一張小小的紙條，上面寫著「0924」，旁邊還畫了一個類似衣櫃的符號，然後右下角還畫了兩個很窄的長方形。一個塗滿了黑色，一個塗上了亮黃色。

「衣櫃嗎？」我連忙的打開爸爸和後母的衣櫃，卻什麼異常都沒有看見。

「難道是……萱兒的衣櫥？可是現在……」後母在裡面。

只好等到半夜再行動了……不過那兩個長方形到底是什麼？

*

確定沒有人後，我悄悄地走進萱兒的房間。

「冉碧姊姊怎麼了？」不說萱兒的耳朵是真的好，我走路走的都像隻貓了，她還聽的到！

「沒有，我來看看你睡熟了沒。不介意吧？」

「不介意，如果冉碧姊姊的話！」對我露出世界上最甜美可愛的笑容，萱兒真的……很棒。

「那，晚安囉！」

「晚安，冉碧姊姊。」

默默地打開萱兒的衣櫥，裡面的服裝五花八門，不像我，就只能穿些破爛……咳咳。

以前就從沒翻過萱兒的衣櫃，倒是還挺好奇的，看了好一陣子才開始辦正事。

其實剛剛看在看萱兒的衣服時，就有看到一個奇特的貼紙，那並不像萱兒會收藏的。

應該說，這是男生們多數會喜歡的機器人貼紙，而且似乎還有些的老舊，放很久了？爸爸的嗎？

我以緩慢的速度撕開貼紙，我不想吵到熟睡的萱兒。

有一個細細的縫，不過這次不像找鑰匙時是用撕的，而是推的！

那是塊木板，裡面有個保險櫃，需要四個密碼的樣子。

不過是哪四個密碼呢？輸入爸爸、後母和萱兒的生日都不對……

等等，難道是「0924」嗎？

我立刻將這「0924」輸入，保險櫃打開了！裡面又是一張紙，但不是只能寫幾個字的小紙條，而是可以裝下好幾列字的……紙張？

上面竟然寫著爸爸公司實施非法交易的明細！

海、海洛因、嗎啡，還有古柯鹼！

他一直都是靠這個賺錢的嗎？

不過，九月二十四不是……媽媽的生日！

難道，他還惦記著媽媽嗎？

那為什麼要對我施暴……

啊！好複雜啊！

*

等我看完那張非法交易的證據後，已經是凌晨兩點了，我竟然看了兩小時！

話說這證據也太長了吧！算了，畢竟上面記載著爸爸非法交易三年的所有地點、場所、時間……等等。

原本想說去睡個覺，但只有一小時有能睡到什麼？

所以最後決定乾脆提早做打掃好了。

不過本來和風緹姊約好在夢境裡見面的，她不會在那裡等吧……

不然再和她道歉好了，希望她是個脾氣好的人……

可能是因為心情好，今天的清潔做的很好，爸爸當然就沒話說了。

但誰會知道，事情沒想像這麼順利……

「冉碧妳來了啦！昨天都沒教訓到妳，今天倒是得意起來了啊！別以為我會就這樣放過妳！」一來學校就見到鄭凌熙，真的很頭痛。

一旁同學全都站了起來，又要來了嗎？

好想反擊，好想反擊……

但是我必須裝軟弱，不然最後的計畫會泡湯的……

聽著同學的笑聲，我心中的恐懼像荊棘一樣的蔓延纏住身子，痛苦像荊棘上的刺一樣，一針一針的刺入流著血的心。

「我們這次就把她的臉毀了吧！」

「美工刀拿來啦！」

「這裡先一刀試試。」指著我的臉頰，鄭凌熙手上的刀片離我愈來愈近。

一刀劃下，鮮血如泉般湧出，刀、刀是生鏽的！

這樣會破傷風的！

「同學，今天老師提早到學……」所有同學都看像愣在門前的老師，立刻全都擋在我前方。

「同學，你們在做什麼？」

「老、老師……」

「沒、沒有，我們只是聚在這裡聊天而已。」

「讓開。」老師走到同學面前，露出的嚴肅表情是我第一次見到。

「不、不行！」難得看到鄭凌熙緊張的一面，我忍不住地在心裡偷笑了起來。

這時，一個同學讓開了，可能是沒見過老師這副模樣，怕了？

看著這位同學離去，漸漸地愈來愈多人讓了開來，只剩鄭凌熙和楊于弈兩個厚臉皮。

「兩個人是擋不住的鄭凌熙和楊于弈同學。」直接繞過厚臉皮二人組，老師將我扶了起來。

「原本想說冉碧同學是因為被疏遠才會以為是霸凌的，看來比我想像中的不一樣，嚴重很多啊……」盯著我那鮮血直流的傷口，在看著地上生鏽的美工刀，老師把我擋在身後。

「老師，不是你想的那樣，我們只是在割紙時，不小心刮到班長的臉，所以在幫她處理傷口……」說了個很爛的理由，鄭凌熙低下了頭，顯得更心虛了。

「我怎麼記得你們剛剛說在聊天，怎麼又換成在處理傷口了？」老師看著眼前還在辯解的鄭凌熙，忍不住嘆了口氣。

老師八成是在想「現在孩子都以為說謊就是上策嗎？」吧！

「我們真的在處理傷口，老師。」楊于弈還是沒有放棄，硬是要和鄭凌熙在那邊亂扯。

「不管你們怎麼說，總之，今天就請兩位的家長來找我吧！還有，副班長，先帶班長去保健室一趟。」

「是的，老師。」走到我的面前，副班長慢慢地扶著我走出教室。

*

一路上，副班長都不敢看我，似乎在逃避著我盯著她的雙眸。

「那個……不是故意的……」意外地先開口的是副班長，雖然有點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什麼不是故意的？」看著副班長緊張的模樣，我似乎看見了以前那位崇拜我的她。

「沒、沒有。」

「有什麼話要說就說出來，不要一直忍著，那只會讓人更痛苦……」我停頓了，因為，現在的我也是這樣的。

「其、其實，我不是故、故意要和大家這樣欺負妳的！」副班長講著講著，眼淚瞬間一湧而出，嚇得我都不知如何是好。

「好了好了，先別哭了……」突然，腦袋一震暈眩，眼前的視線變得模糊，漸漸的變的漆黑一片……

5

「哦！怎麼還是早上就來玩了呢？」慢慢地睜開眸子，站在眼前的是風緤姊。

「我怎麼……」看了看四周，我已經在風緤姊的木屋前了。

「話說，你昨天怎麼沒出現？」盯著我，從風緤姊亮黑的眼眸看見一絲不悅。

「就是……」把來龍去脈告訴風緤姊後，那雙眸子中的不悅像被清澈的水沖走似的，不再混濁。

「算了，早就知道了。只是想說你會小睡一下，害我等了好久，預測錯誤了啊……」

什麼！她早就知道了？那我講那段是在浪費口水的嗎？

「不過，你是要站起來了沒？一直坐在草地上衣服會髒的，雖然是夢境啦！」聽完風緤姊的話，我才發現自己從剛剛就坐在草原上。

連忙站起來，撥了撥沾附在衣服上的草和土。

一看，還真是壯觀啊！這麼大的草原……

不過以前有這片草原嗎？那間有著金屬門的小屋呢？一大片的海又去哪裡了？我最愛的就是那片海欸！

「喜歡海是吧！」風緤姊一說完，那一整片的草原變成了沙灘，湛藍的海再次出現在眼前。

「怎麼做到……？」

「好了，快進來吧！」看來是沒有想要回答我的問題，風緤姊像上次一樣，一把推開了木製的大門。

進去後，令我大吃了一驚。

裡面的擺設怎麼都換了啊！應該說整個風格都換了！

這種房子是給有錢人住的吧！感覺好奢華啊！

不過這樣一看的話，剛剛的木製大門會很不配吧……

轉頭看著剛剛的大門，變成鐵的了！

叮叮噹噹……好，看來風鈴還在，那真是太好了。

以為再也聽不到那透澈的聲音了……

和風緤姊一同坐在蓬鬆柔軟的沙發上，不說這還真舒服。

「來吧！你那個證據打算怎麼辦？交給警察嗎？」喔！風緤姊不說我都忘記這個東西了！

「應該吧……」雖然知道這樣公司會倒閉，而且那之前是媽媽的公司……但還是得交給法律處理。

「不傷心嗎？那是你媽媽留給妳的公司。」看著我，風緤姊的眼神中藏著一絲熟悉。

「當然會了啊，可是……」不能因為這種事就放任爸爸繼續非法交易啊！

突然，一隻三色貓跳到風緤姊的腿上。

「這隻是三色貓中少見的公貓喔！」順了順三色貓的毛後，風緤姊把貓抱了起來，並遞給我。

「那、那個值好幾百萬的貓嗎？」接過那隻昂貴的貓，這次沒有像上次的麻雀一樣，這隻貓好像挺喜歡接近人的。

「啊！時間到了啊……今天這麼早啊，沒關係，今天晚上還是可以來見我。」

「可是……」我還想再待一陣子。

「快，那個之前崇拜妳的副班長在等妳了。」對我瞇眼一笑，風緤姊的那份喜悅，就算隔著面具也能感受的到……

*

慢慢地將眼睛睜開，眼前的景象漸漸地清楚了起來。

「班、班長妳醒了啊！」

「啊，是詩璐啊！我現在是在……？」稍微的看了看四周，這裡怎麼好像是醫院啊？

「妳好久……沒叫我的名字了，冉碧。」

「是啊，詩璐。話說，妳終於敢直視我了啊！」

「啊啊啊……」聽完我的話，副班長立刻害羞的轉過頭。

看著眼前的副班長，喜悅慢慢地將我從痛苦的荊棘中解放。

現在的我，很快樂。

但這只是一時的……所以一定要把握住啊！

「不過，為什麼我在醫院啊？」我說，醒來時出現在醫院不是很多電影的情節嗎？

「我講完，妳突然倒下，地板都是血……」副班長突然就哭了起來，我連忙安慰她。

在稍微緩和情緒後，詩璐繼續說著：「當時，妳昏倒了。回頭才發現剛剛走過的地板上都是血……都怪我不好好的看著妳！都是我的錯……」

「我早就知道了喔！地板上都是血的事。」自己流的血自己不知道怎麼行呢？

「那為什麼不說！」

「不想讓妳太麻煩啊……下次一定會說的啦！」

「還有下次啊！」嘟著嘴，不說，副班長是真的很可愛呢！

「好啦！那要說了嗎？『妳不是故意的』？」

「嗯！其實，我是被威脅的。」

「被威脅？怎麼威脅的？」原來有人是被威脅的啊！

「說不定還有人和我一樣是被威脅的。不過，有人一些是被賄賂的。鄭凌熙和楊于奕同學兩人會抓住他人的把柄，然後用來威脅我們這些人。」

「原來堂堂副班長也有把柄啊？」我怎麼都不知道呢？

「咦？妳、妳也知道吧……學校不能交往……」

哦！和隔壁班交往的事啊！想說是什麼特別的是哩！

「那個，我有錄音下來。」拿出手機，有漂亮的手機真好，不像我的，只是個破銅爛鐵。至少能用？

「這個。」指著手機螢幕，詩璐顫抖的手點下了開始鍵。

「我說副班長啊！」討厭的聲音傳入腦中，我恨不得立刻把這個錄音停止。但是這個是決定性的證據……

「鄭凌熙同學啊，怎麼了？」接著回話的詩璐。

「幫我一個忙好嗎？」

「什麼忙？只要在我能力範圍之內都可以的。」

「把冉碧毀了。」

「為什麼？她不是你的好朋友嗎？」

「沒什麼原因，就是嫉妒她罷了，難道上次王靜妹的事你忘了嗎？」鄭凌熙那挑釁的語氣總是讓人不適，虧詩璐還能頂著。

「妳、妳，我才不要！班長她這麼令人敬佩，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她，而且王靜妹她……」

「還是說妳想被記小過？」

「什、什麼意思？」

「隔壁班的郭翊錫？」

「妳！」

「怎麼辦呢？先是告訴老師，讓你們被記缺點，然後再介紹新女友給郭翊錫？唉！這樣真不好受呢！」

「這……好吧！但我有一個條件。」

「說什麼都答應，看我對妳多好呢！哈哈哈……」

「不准讓我見血，冉碧的血。」

「這還不簡單～」

「妳說的。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結束。

「所有的原因是因為見血了？本來沒見血的話，妳會繼續幫他們？」原本以為她是真心的，看來是我錯了？

「不、不是的！」

「不然呢？」

詩璐瞬間安靜了下來。

叮！

從詩璐的手機傳來了簡訊聲，打破了緊張的氣氛。

「是老師傳來的……」見副班長看了簡訊良久，卻什麼動作都沒有。

「是怎麼了嗎？」我將身體像詩璐手機移。

「老師要求視訊，而且還要妳一起看，要嗎？」盯著我臉上的傷口，詩璐將手指移向了拒絕鍵。

「沒、沒關係，說不定是什麼重要的事，我這傷口沒問題的，剛剛應該都處理過了吧！」立刻按下詩璐手機的接受鍵，在另一頭出現的是老師蒼白的面孔。

「老、老師？你沒事吧！」

「沒事的，不用擔心。」

「老師，不要逞強了，我和班長都看的出來。不要隱瞞我們，好嗎？」同樣非常擔心老師的安危，詩璐臉上也多了幾分的緊張。

但無論詩璐怎麼問，老師就是不說。我們也只好放棄了。

「冉碧，我找你是因為有件重要的事，一定要和你說。因為……說不定就沒時間說了。」老師露出的表情充滿的憂傷，說出了一句句話有如就要離世了一般。

「這要從靜妹那個時候說起了。」老師的這句話裡面唯一一個名字傳入我的腦海，心不自覺的痛了起來。

*

王靜妹，前任的班長。

她聰明伶俐且長得亭亭玉立，大家都很喜歡她。也是她把我從孤獨的世界拉出來的。

她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

然而……當時湊近來的，還有一個偽善者，鄭凌熙。

她裝作和靜妹一起救出我的好友，暗自計畫著傷害靜妹的事。

某一天，她趁著靜妹不在，把我拉到走廊，向詩璐遭遇的一樣，不斷地叫我幫助她消滅靜妹。

和詩璐一樣，我拒絕了。但我和詩璐不一樣，對鄭凌熙來說，我的把柄太難抓了，鄭凌熙便一拳把我打在地上，突然，一個袋子把我包住。

我被痛打了一頓，也不知道怎麼的，我醒來時已經躺在保健室的床上。

我被打暈了，而蓋我布袋的正是楊于奕，我是到情書那件事結束後才知道的。

當我走回教室時，只見到一群同學聚成一團，有的拿著美工刀，有的拿著剪刀，我嚇傻了。

我左顧右盼，就是找不到靜妹！

「你們在做什麼！」我下意識地大叫，推開人群。

沒錯，在人群最中間的正是靜妹。

其他所有人不是被威脅，就是鄭凌熙自己的人。

我抱著血淋淋的靜妹，我推開人群，立刻向保健室衝去！

心裡一邊默念著「沒事的、沒事的，靜妹不會有事的！」一邊加快衝刺的速度。

幸運的，靜妹並沒有什麼大礙，但是臉上及身上還是都多了不少疤痕。

「請不要和老師說，拜託了小碧。」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是好氣又好笑。

明明受了傷卻叫我不說，這怎麼行？

所以我最後還是和老師說了，然而……

*

「我昨天有和各位家長說了，已經沒事了。」老師在辦公室和我說道。

「可是……」我，很擔心靜妹啊！因為當時還不確定鄭凌熙是不是幕後黑手，知道時也已經來不及了。

「好了，沒事了……」碰的一聲打斷了老師的話，而站在門前的正是靜妹。

「小碧，為什麼？」絕望地看著我，一股愧疚感上升，就算我知道我並沒有錯。

「可是不能讓他們繼續這樣傷害妳啊！我、我是擔心妳啊！我不希望再看到妳受傷啊靜妹！」喊著喊著，不知不覺的，淚流下了臉頰。

我明明，是為妳好啊……

「妳又沒資格管我的事情！」用力甩了門，靜妹生氣地離開了教師辦公室。

「我……」我明明是想幫助靜妹的，怎麼會這樣……

「不是妳的錯，冉碧同學。」拍了拍我的肩膀，老師將手伸出口袋，拿了一個手帕給我。

「就是你！都是你！你為什麼沒有通知學校，為什麼你沒有叫所有家長來學校談！難道你都不覺得嚴重嗎？」當時的我氣得直接往老師伸出的手打去，一打開門就要去追靜妹。

靜妹，妳等著。

我一定會救妳出來的，妳這麼做，是有苦衷的吧。

我跑遍的學校各地，就是找不到靜妹。而當天，她也沒有再出現過了。

我孤獨的自己走回家，一開門，桌上又是一張便條紙。

「又來，每天打掃就夠了，每次出去又要多更多的工作。」隨手打開電視，反正早上掃得已經夠乾淨了，應該不需要太認真去做那種事。

「就在剛剛，一位女學生，在〇〇學校發生墜樓意外，目前已無生命跡象……」隨著記者報導，我那老舊的手機響了起來。

「喂喂？是冉碧嗎？我是詩璐！」

「怎麼了嗎？妳似乎很緊張。」

「妳有看到報導吧！女學生跳樓事件！」

「是有，怎麼了嗎？」

「那、那個人正是靜妹啊！妳快來！」

「靜、靜妹！怎麼會，我立刻過去。」

我衝往大門，立刻衝了出去，半途還跌了一跤。

然而，現在靜妹是最重要的，我並不能放棄奔跑。

但當我到學校時，見到的卻是.....靜妹的屍體。

「冉碧同學，不要傷心了。」站在一旁的是老師，一陣陣的恨意在我腦中浮出，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是靜妹，為什麼！要是那個人是我就好了，這樣靜妹就不會犧牲了。

對，都是我害的，我應該更積極的幫助靜妹，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害的.....

那時候，我被整整哭了一個月，眼都被哭腫了。然而我在意的不是這個，而是靜妹。

*

「冉碧同學，我希望妳能理解我。但是如果妳不願意也是行，我可以立刻停止這個話題。妳很恨我吧。」擔心的看著我，深色的眸子充滿了混濁。

老師，似乎是用充滿絕望的心情在和我們說話。

老師，你是怎麼了？

而我，又是怎麼了？

之前，我一直痛恨著像我們老師這種人的存在，然而，自從老師挺身而出，救了我，這個感覺就消失了。

明明是同一個人，比起之前，我更喜歡現在的老師，喜歡他現在的樣子。

還是說其實從以前，老師的性格就一直相同，只是我忽略的老師的心情。或許，老師和靜妹一樣是有苦衷的吧.....

「老師，你說吧。說什麼我都相信你。我之前的是很抱歉，常常忽略你的感受，其實你是有苦衷的吧，其實你很喜歡靜妹同學，想要幫助她，對吧？」一口氣說出自己的想法，心中不斷冒出當時看見靜妹屍體的那幕場景。

「冉、冉碧同學.....有你這個學生真好。」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師哭，而且哭聲充滿了痛苦及悲傷。

「老師.....」看著老師淚流滿面，不知為何，我也哭了起來。

「好，我要開始說了。」擦乾臉上的淚痕，老師突然一臉正經地看著我們。

我點了點頭。

「其實，我的妻子和凌熙同學的家長是在妳父母一起開的公司上班。她常常因為學校那些霸凌的事而被威脅。」頓了一下，老師張開了口，繼續說：「而被威脅的霸凌事件，正是靜妹的事。」

「為什麼……是靜妹？」詩璐看了看我，看我不知道後，又看了看老師。

「靜妹她，是我的女兒。」

原本我倒是挺驚訝的，不過想想，老師姓王，靜妹也姓王，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老師你和你老婆都被威脅了？只因為那個鄭凌熙還有楊于奕？」

「是的。等一下，凌熙的父母就要來了，我手機就架在這裡，發生什麼事情的話，就別報警了，等我死了再報吧。我想念靜妹了……」

「老師，你這是什麼意思？」詩璐和我都緊張了起來，老師，竟然有了自殺的念頭？

「鄭凌熙的父母，剛剛把我老婆給殺了，還裝成了她是自殺的樣子。」老師的眼神充滿的痛苦，是肉眼看得見的。

「老師，對不起。我之前……」

「沒關係，我早就原諒妳了，冉碧同學。謝謝妳一直照顧我家靜妹。現在我要去找她了，別擔心。」

「老師！」詩璐和我異口同聲，老師卻像是聽不見似的，繼續說著：「明天到學校後，記得翻一翻老師的抽屜，會有驚喜喔！靜妹留給妳的。」看著我笑了笑，老師離開了被架著的手機，一步一步地往前。

老師一打開門，兩個人走了進來，正是鄭凌熙的父母。

「老師！老師！」無論我和詩璐怎麼叫，老師都沒回頭。

看來是設成靜音了，畢竟不能被鄭凌熙父母聽到。

「詩璐，妳對學校的所有教室最清楚，妳看這是哪間教室，我們去救老師吧！」

「我先按錄製，以免老師出什麼事，還可以做為報警的證據。對了，順便叫警察去吧！」

「好！」

「這裡應該是……音樂教室！我們走，班長。」

「走！老師，我們來了。」

6

打110通報學校的地址後，詩璐拿出一些零錢，叫了計程車。

就這樣我們到了學校。

我和詩璐及後頭的警察奔向學校的第二棟大樓，衝上樓梯，到達了音樂教室的門口。

碰！

槍聲響起，我和詩璐嚇得差點叫出聲。

隨警員的指示，我們先躲在後頭，他們先在門口埋伏。

等了大概三分鐘，開門聲傳來，警員們將手上的配槍握緊，準備一口氣將鄭凌熙父母捉起來。

「不准動！兩人都不准動！」隨著一名員警一聲令下，所有人將配槍指向鄭凌熙父母。

「怎、怎麼會有警察啊老公？」

「我、我我怎麼知道呢？」

「請將武器交出，我剛剛有聽到槍聲。」

「怎、怎麼會有槍枝呢？我、我們只是來這和老師談話罷了，為什麼、為什麼會攜帶那種違禁品呢？」完全無法注視警察的雙目，鄭凌熙的父母顯然是在說謊。

兩名警官趕進了音樂教室：「被害者已失去心跳，先進行搶救！」

我偷偷的望進去，一名警官先拍下周遭的所有物品及血跡，另一名警官則是搶救著老師。

當我正在想是否會有一絲希望時，抬出的就是老師的屍體了……讓我不自覺的想起抬出靜妹屍體的那瞬間，也不是我愛哭，是真的太痛苦了，而無法控制自我。

流淚……真的是反射動作。

*

隔天到校時，已經見不到老師的蹤影了。

而是新的老師。

藉機打開了老師的抽屜，裡面有一封封面貼滿貼紙的信，上面寫著「給小碧」。

「這個字跡，是靜妹！」我立刻將信封打開，將裡頭密密麻麻的字讀了一遍。

「給小碧：

妳看到著封信時，我可能已經離開妳了。

有些事是必須告訴妳的。

我並不是痛恨妳才罵妳的，在這裡和妳說聲抱歉。

其實我爸爸，也就是老師，還有我的媽媽，一直都在凌熙同學父母的威脅下生活。

我想說，是不是我消失後，所有一切就會結束了。

所以……不是妳的錯，請不要為此感到愧疚。

沒事的，我一直、一直都在你的身邊為妳打氣。

-靜妹留-」

靜妹……

就算妳這麼說，我還是……

要是妳還在我身邊就好了，靜妹。

相信現在妳和老師還有妳的媽媽，應該在一起吧……

希望，你們是快樂的，不要因為覺得白白犧牲而傷心啊，我最喜歡的靜妹。

對不起，我沒有救到老師。

我真的、真的，很對不起妳，我總是說是妳最好的朋友，明明我一點也不了解妳啊，靜妹。

但是，我已經將老師被殺害的影片交給警察了，所以妳不必擔心妳爸爸的犧牲。

他是我見過，最棒的老師。

*

可能是因為換了老師的關係，所以今天鄭凌熙沒有來煩我。

或者是因為自己的家長被抓了吧……

我一回到家，就倒在了床上。

累了。

真的累了……

忍不住的將疲憊的雙眼闔起，我進入了夢鄉。

「好暗。」一張開雙眼，黑色完美的在眼前呈現，完全是伸手不見五指的狀態。

「是冉碧嗎？」風緤姊細小的聲音傳來，漸漸地出現意思亮光。是風緤姊拿著提燈來找我了。

「抱歉，竟然這樣來迎接妳。」風緤姊像我笑了笑，但她的笑聲卻是苦的。

「沒關係的。不過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暗的不普通啊……

「就是……期限快到了啊。我快不能和妳在夢中相見了……這個夢境快崩壞了。」稍微的搖了搖頭，看的出來，風緤姊正為此而煩惱著。

「為什麼？明明才相處不久啊……」我、我也很喜歡風緤姊啊！就像喜歡靜妹一樣。

「這不是我可以決定的，真的很抱歉。」手指一彈，我們所在的位置出現了一小片的亮光。

「現在的能力範圍只能這樣了，不能像之前這樣招待妳了。妳很喜歡海是吧！」

「我是很喜歡海沒有錯，但不行就算了……我不想因為一些小場景而讓風緤姊妳出事。」

「好了，談正事吧！不然就要來不及了。」將手提著的唯一照明放下，整個氣氛嚴肅了起來。

「想要證據是吧！雖然不能告訴妳在哪，但我可以提示妳。上次妳是不是在妹妹的櫃子裡找到了那個交易毒品的證據，妳再去看一次妳後母及爸爸共用的櫃子。剩下妳自己辦，我只能幫妳到這樣了。話說，妳上次不是說要將那幾張交易毒品的證據給警察，為什麼沒有？」

「唉唉，那個.....我想說和這個證據一起交過去。」第一次聽風緤姊講這麼多話，有點反應不過來。

「是喔，原本想說妳會先給警察的。」

「啊我.....」

「冉碧，時間到了。抱歉這次這麼趕，我還有事，先告辭了。」

霎時，我驚醒了過來。

望著放在一旁的鬧鐘，才凌晨一點。

揉了揉仍然疲憊的雙眼，我爬下了床。

今天也提早打掃吧.....不過，好累啊。

拿起掃把的瞬間，眼前突然熟悉的一片黑.....

*

「姊姊？」嫩雉的聲音用清晰的口語說著，張開眼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冉萱紅潤的.....雙眼？

「怎麼哭了啊？」抹了抹冉萱那可愛的臉蛋，但淚水卻好似河水般的，停不下來。

「姊、姊姊，你沒事吧？」握住我擦著淚的手，一陣溫暖從那雙小手傳來，好舒服。

「沒事的，讓你擔心了。不過我在哪？」怎麼整個房間都是藥水的味道啊？

「醫院啊，姊姊。」指了指我的上分，我仰起頭，這才發現在我身旁的點滴架。

為什麼好不容易離開醫院了，隔天卻又在這啊！

「我發生什麼事了嗎？應該沒什麼事啊？

「姊姊你昏倒了啊！護士姊姊剛剛說你今天就可以出院了，而醫生伯伯說你只是過度疲勞，加上又貧血，所以才會昏倒。」依依將剛剛發生的事告訴我，不說，萱兒真是個乖孩子。

「那我現在可以出院了嗎？」我還得去學校，還得找證據的！

「不行，今天出院的意思並不是現在，醫生伯伯和護士姊姊都說你得多休息，所以至少到五點再回去吧！」瞄了一眼手錶，萱兒冲我一笑。

「可是.....」

「不要再可是了啦！姊姊你太累了。我來給你首唱搖籃曲吧！」萱兒一說完，就哼起了歌來：「快快睡，窗外天已黑。小鳥回巢去，太陽也休息。到天亮，出太陽，又是鳥語花香。到天亮，出太陽，又是鳥語花香～快快睡.....」

萱兒邊唱著歌，邊拍著我的背，不知不覺的，眼皮又再次變的厚重，漸漸的闔起……

下一次張開眼時，已經十點了。

將萱兒留給我的麵包吃下肚，我便和護士要求離開醫院了。

自己叫了計程車，將萱兒之前塞給我的零錢給了司機，我再次看見自己那華麗的誇張的家。

「我回來了……」知道一回家就見到爸爸的臭臉的表情是什麼嗎？就是我現在的樣子。

「搞什麼啊！昨天不只回來沒打掃，早上也是！難不成你把我當作垃圾！給我去打掃！賤人的女兒！真不知道我留你這個女兒有何用，明明吩咐你做事了！」拿起一旁的玻璃杯，就朝我丟去，正中我的額頭，血從傷口中流出，我卻沒有一絲的痛覺。

「爸爸你做什麼！姊姊才剛從醫院回來欸！她還很虛弱！」萱兒立刻地衝到我面前，無論腳是否踩到了碎滿地的玻璃碎片，無論流血了，她就是要保護我。

「萱、萱兒！你的腳，血、血血……」這可能是我第一次看見爸爸這個表情了，寵溺又擔心。

「姊姊她的頭同樣流血了啊！就不擔心姊姊嗎？為什麼啊！這樣我會覺得對不起姊姊啊！」萱兒對爸爸大吼著，爸爸抽搐的表情不說還真好笑。

「因、因為她是賤人的女兒，我只能……」

「什麼賤人！姊姊才不是！我最討厭爸爸了！」拉著我往樓上跑，躲進自己的房間，萱兒多次的確認是否上鎖後，直接整個人躺到床上。

「姊姊，我這樣會不會太狠了……」

我並不覺得！你罵的好啊！

「姊姊受苦了，今天就先睡我房間吧！陪我一起睡吧！」

我微微的點了頭，看來到明天之前，我都不會被罵了啊！

真開心。

「謝謝萱兒，姊姊最喜歡萱兒了。」摸了摸萱兒的頭，萱兒對我最最最最好了……

偷偷的出萱兒的房間後，我先是梳洗了一番，接著慢慢地將爸爸和後母的房門打開。

確定他們已經熟睡後，我拿著手電筒，以我最安靜的腳步聲走進了他們房間。

悄悄的走到櫃子前，將衣櫃打開，左顧右盼了一番，卻一點線索也沒有。

難道不是在櫃子的裡面，而是外面嗎？可是外面要怎麼……

我向上一看，想起之前進爸爸及後母的房間時……

啊！是那個燈！有時暗有時亮的那個，之前就覺得很奇怪了。

可是這要怎麼……

我試著將衣櫃稍微往後推，又試了往左右推，但都沒有用處。

等等，不會是……

我先將衣櫃稍微向上推後，立刻向右推，竟然有一個密室！

原來那個不是燈，是個留給往上推的空間啊！

而且之前那張紙條右下角畫的原來是這個空間啊！畫黑色是因為密室沒有開燈，反之，亮黃色是因為開燈了！

之前怎麼都沒有這樣想過呢？明明打掃時常常看到的啊……

握緊手電筒，我看著前往密室的樓梯，我嚥了嚥口水。

踏出第一步，緊張化成了雞皮疙瘩，全身麻的讓人不適。

走到底後，是個很大的房間，而裡面有電燈，所以比前面走樓梯時，看得要清楚多了。

裡面放著一台電腦，我按下了開啟的開關，螢幕慢慢地顯現，看的出來，其實電腦已有一些老舊。

電腦裡只有一個資料夾，我將它點開，除了最後一個是影片檔外，其他的全都是照片檔。

將鼠標移到第一張照片，我輕輕的點了一下。

接下來的看到的東西再令我驚訝不過了。

那是我和爸爸、媽媽的合照，那時我還是個小嬰兒，肥肥胖胖的，軟萌軟萌的。

第二張照片是我在大一些的時候，第三張則是我上幼稚園的時候，第四張是小學一年級，第五章是小學二年級……

愈來愈後面的照片就更接近了我現在的年齡，直到某一張開始，變成了媽媽的照片。

這張照片並不是像前面一樣的溫馨，而是媽媽被家暴的照片，血腥染的整張照片越看越噁心。

接著後面的照片都是媽媽被家暴的照片，根本看不下去了。

我點下了最後面的影片，卻顯示出了「密碼」二字。

而這次，我沒有像之前那樣亂試，而是毫不猶豫地將「0924」輸入進去。

「驗證成功」

太好了。

果然是媽媽的生日啊……

7

影片開始。

「開始錄囉！」第一句傳來的竟是許鵑後母的聲音，看來她正是錄下這段影片的人。

鏡頭落在爸爸的臉上，他向許鵑比了一個「OK」的手勢，便拿起了刀子。

接著鏡頭又轉到了.....媽媽！

在浴缸裡的媽媽以奄奄一息的躺著，手還握一個透明的玻璃杯，橘色的果汁被媽媽顫抖的手晃啊晃的。

「你、你們！我、我放過你外遇就算了，冉、冉駿你竟然在果汁裡下藥！你們真的是變態.....我、我當時應該好好擦一下眼睛的.....」剩下一絲絲的力氣，媽媽連吐字都很困難的樣子。

「黃臉婆！安靜點！我們變態關妳什麼事！現在就讓你痛快！」鏡頭搖了一下，看來是將攝影機架了起來，許鵑後母快樂地拿著另一把刀子，走到爸爸身旁。

「以前父親勸我不要嫁給你，因為聽說你得到過思維失調的病症.....但是我相信愛能改變你，可、可是.....」

「來，我先把你的嘴綁起來啊，不然等等吵到鄰居就不好了。妳當然有改變我啊！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難道不是妳賜給我的嗎？現在，我要踏出一步，獲得的是新生啊！我對你的愛可是無限的呢！怎麼可以讓鄰居知道呢？流血的人是美麗的！」一句句令人頭皮發麻的話從爸爸的嘴脫口而出，他是神經病吧！

「嗚.....」隨便的拿了一塊毛巾，許鵑迅速的將毛巾緊緊綁住母親的口部。

「每一刀都是我對你的愛與付出啊～不要怨恨我欸！」爸爸朝媽媽露出開朗的微笑。

「姊姊，我的每一刀也是對你的好啊！」和爸爸一同舉起刀子，許鵑後母陰險的表情再噁心不過了。

沒有任何的猶豫，爸爸和後母用著世界上見過最溫柔的表情，將刀子慢慢的刺入媽媽的體內，又拿出來。

「謝謝妳平時對我那麼溫柔！」爸爸再次拿起刀子。

「謝謝妳願意原諒我和冉駿外遇的事！」許鵑後母也跟著拔出了刀子。

「謝謝妳給了我那麼大一個公司！」

「謝謝妳每次我來你們家時，都這麼熱情的招待我！」

「謝謝妳分了你爸的財產給我！」

「謝謝妳還介紹了指甲油給我！」

「謝謝妳生下了碧兒！」

「謝謝妳還願意讓我認識冉碧！」

「謝謝妳不管我出軌的事！」

「謝謝妳把冉駿讓給我！」

一刀接著又是一刀。

爸爸和後母的動作沒有停，無論鮮血怎麼流，無論媽媽感到多痛苦，他們就是不願停下。

「真的真的很謝謝妳，所以請你安息吧！」爸爸和後母異口同聲，將一支刀刺入心臟，另一支刺入腦袋。

「我最喜歡妳了。對不起，都是我害的。但你應該很高興吧！畢竟我們這麼的感謝妳，林緤。」撫摸著媽媽的頭，將髮絲纏繞在手，爸爸將手伸到鼻子前，聞了聞：「罌粟花的香氣啊～花語代表著『死亡之戀』，就像我和妳一樣。」

「林緤姊姊，妳就好好的下地獄吧！我們之後會在天堂看著妳的，我們最喜歡林緤姊姊了。」毫無表情的拔起沾滿鮮血的兩把刀，許鵑拿出一條白色的布，先是擦了擦刀面，擦完後再將染紅的布直接蓋在媽媽冰冷蒼白的臉上。

「先把她藏哪呢？」望了望四周，許鵑後母最後將疑惑的眼神移向爸爸。

「天花板不是很好用嗎？我們房間密室的天花板啊！」

驀然的，影片就結束了。

*

我看完後，嚇得兩腳發抖，站都站不穩了。

看著天花板，毛骨悚然啊.....

媽媽她，到底都經歷了什麼？竟然能夠和那兩個神經病生活這麼久。

之前的我天真無邪，什麼都不知道就算了。

媽媽她，明明什麼都知道了.....

為什麼要忍著.....？雖然這麼說，我也是這樣呀.....

不過我現在沒時間想這個了，我好想快點離開這個噁心又恐怖的地方啊！

將準備好的隨身碟插入電腦，還好有想到要帶來。

將整個資料夾複製後，我忍著停不下來的顫抖，一步一步地慢慢朝出口前進。

哐！

慘了！

看著腳下的玻璃杯碎片，我嚇得摔了一跤。

碰！

更慘了啦！

「是什麼聲音啊？」後母的聲音從密室的出口傳來，現在不能出去了！

「欸！冉駿，密室的門怎麼是開的啊！」

「唉？我明明關起來了啊？難道.....」

腳步聲慢慢地傳來，我立刻地想找躲藏的地方。

然而，因為裡面並沒有放什麼較大的物品，所以連一個躲的地方都沒有！

「冉碧！妳在幹嘛！」已經來不及了！他們進來了！

「我、我我……」

「冉駿，電腦是開著的！」

「說說，妳都看到了些什麼？」

「沒、沒有啊！」

「最好實話實說，不然妳的下場就會和妳媽媽一模一樣喔！」

「我才不要！」

「看，她承認了。動手吧！冉駿。」

「反正她已經沒用途了，又沒差。」

我倒退了一步，我還沒將證據……

看著一旁的玻璃碎片，我靈光一閃，將碎片往許鵑後母一丟！

只見後母退了一步，我立刻衝向前，將她推倒，朝向出口的方向逃去。

「冉駿，她逃了！」

「快點追上去啊！」

我拼命地跑著跑著，只見後面的後母以及爸爸已經跟上了。

我就這樣衝到了頂樓，知道自己已經沒有退路時，已經來不及了……

「乖乖地過來，把證據交給我。」出乎意料之外，爸爸竟然了手持槍械！

「我不要！」

碰！

好痛啊！我的手臂……

緊握著被射中的手臂，鮮紅色的血液沿著手的曲線流了下來。

「接下來就是妳的腦部了，到底要不要過來？」

「我偏不要！」我寧願死去，反正這個世界也沒什麼好的！

「這是妳說的啊……」將槍口指向我的腦部，爸爸毫無表情的將手指放到扳機上方。

眼看著就要扣下扳機時，突然一個尖叫聲，讓所有人的目光轉向了頂樓的門。

「爸爸！不可以這樣！」冉萱一衝上來，就擋到了我面前。

「萱兒妳讓開，賤人的女兒做了犯法的事，爸爸必須處置她才行！」就算到了這種緊要關頭，爸爸他還是可以睜眼說瞎話啊！

「爸爸、媽媽，你們知道的，我並不笨，請不要把我當作三歲小孩來看待！」

我現在該怎麼辦？還可以怎麼做？

霎時，一個想法在我的腦海浮出。就這麼辦吧！反正活著也只會被這兩個神經病追殺罷了，乾脆就死了算了，萱兒這麼聰明，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看萱兒硬是擋在我的面前不離開，我便趁機慢慢地靠近她。

我靠近萱兒的耳朵，說了一句話：「萱兒，拜託了。幫我，就算他們是妳的父母。」

我將隨身帶著的所有證據，都悄悄地塞到了冉萱的口袋，然後我向後走了好幾步，直到頂樓最邊緣。

「爸爸，你為什麼變了，我是不知道。我一直期望你可以變回以前那樣，看來是我錯了。」

「萱兒不要為我感到傷心，我會一直一直，在你身邊陪伴你的。對我而言，這個世界什麼都不是，被家暴、被霸凌的世界我才不要，對不起，竟然拋下了你。姊姊最愛你了，冉萱。」我低下了頭，往下看了看。

其實這個世界是美麗的啊！

我一躍而下，戰勝恐懼，緊閉雙眼.....

「姊姊！」萱兒的叫聲傳入腦海。

對不起。

真的很對不起你啊，萱兒.....

冉萱，就靠你了。

*

叮咚！

「來了！」名為許鵑的女人打開了門，瞬間的被眼前的景象嚇到了。

忍不住的揉了揉眼，確定這是事實後，又將叫做冉駿的男人叫了出來。

站在他們面前的是兩位警察，以及從剛剛就不知道消失到哪的冉萱，往後一看，還可以看到兩位和冉碧年齡相仿的男孩及女孩。

「依這位小妹妹的證據，冉駿先生曾施行家暴及非法交易，甚至還有謀殺等等行為，所以請二位到警局一趟。」一位警察面無表情地說著。

「因為謀殺案件許鵑小姐屬於共犯，所以也必須來警局一趟。」另一位警察看著目瞪口呆的兩人，忍不住上揚的嘴角，偷笑了幾聲。

「萱、萱兒？是妳和.....」

「我，最喜歡姊姊了。我恨你們！」生氣地躲到在偷笑的警察後頭。

「萱兒.....」看了看自家女兒，冉駿搖了搖頭，認命了。

冉萱將手指交錯，自言自語：「姊姊，我幫妳報仇了喔！」

尾聲

叮鈴鈴~叮鈴鈴~

風鈴的聲音再次傳到耳裡，協奏曲再次開始。

只是這首曲子充滿了淒涼罷了。

我再次站在木門前，熟悉的海景令我驚艷。

我推開木門，拉開外廊的拉門。

風緤姊背對著我，望著湛藍的天空。

轉過頭來，風緤姊被我嚇得從木地板上跳了起來。

「這、這次怎麼在這麼奇怪的時間來？」風緤姊立刻的遮住自己的臉。

「不會模糊了，不用遮了，媽媽。」風緤姊剛剛一轉頭，我就看到了。她正是我的媽媽——林緤。

一開始就在好奇，風緤姊的名字，怎麼和我媽媽一模一樣。

原來，妳一直在我的夢境中啊.....媽媽。

「冉碧，妳怎麼.....」放開遮住臉的手，媽媽她一把抱住了我。

「我，死了。終於可以看到風緤姊的臉了。」淚水又來了，無止境的流，就向媽媽當時的血一樣，停不下來。

「好了，不哭了喔！媽媽在這、媽媽在這！」拍著我的背，媽媽的淚珠也流了下來。

「走吧！我們去另一個世界。」

「哪裡？」

「到那裡就知道了，妳保證會嚇一大跳！」

「真的嗎？那我好期待啊.....」

媽媽拉著我的手，帶著向前衝著.....

(風鈴聲 - 完)

荒漠的未來
/405黃紹恩

刺耳的鳴笛聲劃破天際，廢棄的建築應聲倒下，與之伴隨的是漫天滾滾的黃煙，大地隨處都可以看見滾滾濃煙，遍地都是碎的機械零件及血跡，在荒漠之下。一隊由孩童及青少年組成的人馬向前艱難的行進，他們個個臉上沾滿了黃沙，衣衫破爛，臉上充滿緊張的神色，不時四處張望，似乎在躲著什麼東西。
「愛麗絲，距離目的地還需要多久」
開口的是名少年，他身材魁梧，手提長劍，身上的傷疤透露出他所經歷過的戰役，在他的臉上透露出冷酷的眼神。
「再稍微忍一下吧，雅各，信標就在前方五十公里，法爾加已經前去探勘了」
回答的少女也完全不看他一眼，全程盯著手腕的裝置，她身穿著一件破舊風衣，雜亂的秀髮隨著風中飛舞，腰間系著兩把手槍。
「既然如此我看先紮營吧，這群孩子們也快不行了」
雅各一邊說一邊擔心著看著疲憊的孩子們，那些孩子們有男有女，各個看起來都十分消瘦疲憊，看似行走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好吧，休，能麻煩你準備一下嗎」
愛麗絲回頭對著其中一名揹著大型盾牌的少年說道。
「行吧，小鬼們，過來準備紮營了」
少年對著孩子們喊到，而那些孩子們那疲憊的臉上露出了高興的笑容。
「雅各，能麻煩你先戒備一下周遭嗎」
「我知道了」
而在大家準備紮營時，愛麗絲突然看到前方的一道人影，立馬抽出了腰間的雙槍。
「大家小心，『它們』好像發現我們了」
聽到這番話，大家無一提起警戒，休趕緊將孩子們帶到帳篷中，緊接著架起粒子屏障將帳篷保護起來。不久後，數道身影出現在他們眼前，他們的外表及行為都與人類無異，但動作及姿勢卻相當詭異。
「是人類，還是機械」
那些『人』就像是一台壞掉的答錄機不斷的重複那句話，接著就像是野獸一般朝向他們。
「雖說本來就知道有避難所的地方就會吸引到這群馬奇多，不過這數量也太多了吧」
愛麗絲驚訝地說到。

「管他有多少，這群該死的傢伙，都我殺的片甲不留!」
雅各一邊怒吼著，一邊提起長劍衝向『人群』。面對大量敵人，他也絲毫不慌，舉起長劍斬對方項上人頭，所過之處，盡是倒下的『人類』。正當他殺的起興時，數位敵人朝他背後一擁而上。
「我說你啊，能不能稍微看一下你背後不要那麼的衝動阿!」
休不知何時出現在了雅各的背後，帶刺的盾牌將要襲擊而來的敵人直接刺穿並被一把撞飛。
「至少我沒要求要你幫忙，倒是你，小鬼他們有沒有保護好啊。」
「我可不像你啊，當然是都保護好了。」
「蛤，你現在是說我不負責任了!。」
「我可沒這麼說，是你自己要對號入座的喔。」
眼看兩人就要吵起來，愛麗絲直接一個飛身到兩人之間，舉起槍托直接朝他們頭上打下去，痛的兩人摀著頭。
「我說你們兩個，要吵架能不能稍微看個場合。」
一邊說著，一邊精準地將子彈打向敵人的胸口。三人相互完美配合，就有如一隻訓練有素的團隊。
雙方交戰十來回後，不知不覺間戰鬥的位置早已距離帳篷的位置數十里，突然，馬奇多們進攻到一半突然轉頭逃跑，只留下精疲力盡三人站在原地
「真怪，雖說馬奇多的行為不可預料，但次的進攻就好像有人指揮一樣。」
疲累的雅各直接癱坐在地上抱怨道。
「管它這麼多，先看那群小鬼有沒有事。」
「說的也是，那就.....!」
話還沒說完，突然一震天搖地動令三人直接摔倒在地
「發，發生甚麼事了?!」
還不等眾人反應過來，一隻巨手直接破土而出，緊接著一台約十五米的巨型馬奇多直接從地底爬了出來，大手一揮，就將雅各和休打飛數十米遠
「休，雅各!」
愛麗絲轉頭看向他們，殊不知馬奇多將已經將目標轉移到她身上
「愛麗絲，你背後!」
休大喊著，此時，灼烈的激光已經瞄準了她，但吃了一擊對方的攻擊再加上消耗了大量體力的兩人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攻擊落下。
「來人，誰都好，誰來救救我們啊!」
面對這樣的敵人，愛麗絲害怕的雙腳一軟癱坐在地，整個戰場皆無閃躲之處，只能任憑無情的激光落下。
巨大的能量掀起的黃沙掩蓋了整個戰場，強烈的閃光和漫天的黃沙

令他們掙不開眼，但在他們眼中最後的畫面之中，一道由粒子所構成的護盾出現在他們眼前。
「不會吧?」
在煙塵散去，在雅各和休面前各出現一架浮游砲撐起了粒子護盾擋下了攻擊並在同時治療起他們兩人。
而在愛麗絲眼前，出現了一個「人」以雙手架起了護盾擋下了攻擊。
「人類~保護~G1~指令執行。」
「馬奇多?」
愛麗絲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幕，這台馬奇多竟然直接將對方的攻擊直接擋下，而其目的居然是為了要保護她
「G1~攻擊模式~指令執行。」
浮游砲就像接收到指令放下一旁的治療工作飛向馬奇多身邊並附著在它手上形成拳套，藉著手上的浮游砲圍繞在巨型馬奇多的身邊，以體型和機動性的差距不斷將重拳打在對方身上。
巨型馬奇多被打的重心不穩直接癱倒在地，眼見情勢不妙，再次蓄能想再放出激光，但它也不給巨型馬奇多機會，加速馬力朝著巨型馬奇多的核心飛去，下一秒，它就藉手中的拳套所帶了速度和力量一拳又一拳的打在對方的核心上。
就見巨型馬奇多失去了控制，朝著天空射出了激光，那力量直接將天打穿了一個洞，緊接的胸前核心部位也隨之爆炸，失去了核心的巨型馬奇多停下了動作向後倒下。
而那台馬奇多也從他身上跳了下來，一步一步地走向愛麗絲
「你，想幹嘛?」
只見它伸出手，愛麗絲立馬閉上眼睛，害怕它要對她出手，但又緩緩地張開眼睛發現它也沒做什麼
「人類~受傷~G1~幫助。」
「你是?要幫我?」
對方點了點頭，愛麗絲懷疑的抓住它的手爬起來，它又只了避難所的方向
「人類~避難所~前進。」
也是在此時，遠處傳來了呼喊的聲音
「休，雅各，愛麗絲」
「法爾加！」
一名年約34、35歲的青年男子踩著類似懸浮滑板的裝置漂浮過來。
「你們沒事吧，我剛在外面看到剛剛的景象，還有這傢伙是？」
「愛麗絲。」

「雅各，休。」
「這傢伙到底是麼一回事，不會攻擊人還會保護人的瑪奇多可還是第一次見到。」
雅各懷疑的上下打量的說道
「難道是『女王』的指令失效了嗎？」
「不可能，『女王衛星』的指令就算失效也是集體失效，像這種單一存在就常常理來說不應該存在。」
愛麗絲嚴厲的反駁道
「我說你們阿。」
法爾加嘆了一口氣
「就算要研究這傢伙，也先把任務完成在討論吧。」
突然，瑪奇多盯著法爾加指著他說道。
「你～是敵人～肅殺。」
「這傢伙到底 啊。」
還不等法爾加反應過來，一記重拳硬生生打在他的肚子上，強大的後座力直接將他打飛數里遠。
「法爾加！你這傢伙！」
眼見此景，雅各直接提起長劍向瑪奇多衝了上去
「公主～同伴～離開。」
面對雅各的激烈的攻勢，對方卻完全不還手只是一味的閃躲。
「同伴～失禮。」
瑪奇多舉起雙手，一道由粒子組成的盾牌出現在兩人之間。他提起大盾將雅各再次打飛，與此同時，被打飛的法爾加踩著滑板出現在瑪奇多上空
「果然，你是應該被消滅的存在」
他面露凶光，按下手腕上的裝置，數個零件從腳下的滑板中彈出，自動組合成了一把巨大的加特林。在一旁發覺情況不妙的休立刻提起大盾護在眾人頭上。
「報廢吧！」
瞬時，槍林彈雨自瑪奇多頭上打下。
「G1～守衛模式。」
粒子盾牌再次出現將子彈盡數彈開，周圍也因此激起了漫天塵沙，一時之間，眾人皆看不清戰場局勢，煙塵散去，原先瑪奇多所站之處，只留下數枚彈孔。
「法爾加！你要出大招前先看一下地面好不好。」
休抱怨的說道。
「抱歉，話說回來那傢伙呢？」
「看來是逃走了。」

愛麗絲無奈的解釋道，但卻在心中起思考對方剛說的話。
「話說回來，有人有看到雅各嗎？」
「救，救命啊。」
眾人回頭望向聲音之處，只見雅各整個人被黃沙徹底掩埋，只留下一顆頭和一隻手。連忙將他從沙中挖出來。
「現在該怎麼辦，要試試能不能找到那傢伙的蹤跡嗎，總不能將那種傢伙放著不管吧，畢竟它的存在可說是一種威脅阿。」
成功從沙中掙脫出來的雅各說到，在他身上依然殘留許多黃沙。
「就算能找到，也不能對它怎樣吧，我看先將任務完成再說吧，說到底我們的物資也快要見底了」
愛麗絲無奈地回復道。並在選定隔日動身前往郡城。但殊不知，不遠處有道人影盯著他們。
「發現~叛徒~公主~明日~郡城。」
說完便消失在荒漠之中。

「各位，能看見郡城了。」
在荒漠之中，只見一道城牆矗立於遠方，於城牆之外，重型機槍被架設於城牆之上，無人機於天空中監視著地面的一舉一動，而在地面上，數名身著輕鎧，揹著長槍的守衛巡邏著。
愛麗絲熟練的開始操作起手腕上的裝置，只見它對著避難營的守衛射出一發光線。三名守衛便踩著懸浮滑板而來。
「敬畏者，人或械?」
帶頭的守衛以長槍指著愛麗絲嚴肅的問道。
「無論者，探究，只為生。」
聽見愛麗絲的回答，守衛放下手中的長槍。
「抱歉失禮了探究者，請您出示您的密鑰。」
愛麗絲再次操做起手上的裝置，四張由光線所構成的卡片出現在他們眼前。
「感謝配合，我們已呼叫載具了，這些孩子將會由我們帶到訓練營，你們可以先移步到一旁等待。」
過沒多久，兩輛裝甲車朝著他們駛來，那些孩子先後搭上了其中一輛。
「那麼，我們就先走了。」
隨著其中一名守衛搭上了裝甲車，眾人便看著那輛載著孩子們的車輛離開在他們的眼前。
「只希望他們能夠撐過那裡的訓練阿。」

休看著車輛行駛的方向擔心的說道。
「你在怕什麼，我們又不是沒經歷過那些事，那些孩子一定能撐過去的」
法爾加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
「那麼各位，麻煩先上車吧」
在守衛的引導下，眾人搭上了裝甲車前往郡城。在穿越了城牆之後，各種由石磚所構成的房樓映入眼前。
「可真想念阿，上次進入郡城都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了呢!」
法爾加感慨的說道。
「阿，是阿。」
愛麗絲回答到，這裡就是郡城，與其說是城，不如說比較像是避難營，在郡城內的人們，都是經歷過訓練營的人們組成。
郡城的設立，是為了讓所謂的「探究者」進行任務交接以及補充物資的存在。
而「探究者」大多為三到四人所組成的探索小隊，負責在世界各地尋找生存者和尋找終止「女王」運作的方法。而在經歷過訓練營的孩子們，大多會被分配到三種不同的部隊中，第一種是追峰者，他們會在世界各地探察情報，並在適合的地區通報其他追峰者建立新的郡城。
第二種為尋血者，負責擊殺在外暴走的馬奇多並保衛小隊的安全，雅各和休便是隸屬這支部隊。
第三種是「無論者」，就像在郡城外的守衛便是隸屬於此，他們大多不會額外加入「探究者」中，而是自屬一支軍隊守衛郡城。
但在其中也有一些例外，就如法爾加和愛麗絲所加入的「究明者」，他們大多為研究者，負責研究馬奇多與衛星的關聯，而其中他們兩人，一位是曾在十三年前研發馬奇多的萊多博士的二把手，而另一位，則是他的獨生女。
可是在十年前，「女王衛星」感染了名為「紅心」的電腦病毒導致馬奇多暴走。
許多人也因此死於那場災難，為了紀念那天世人稱那天為「天威之日」，萊多博士也在那天失去聯繫。
原本被世人做「機械之王」的他，如今不知去向而被世人唾棄。
而愛麗絲在那天幸運的被人救了出來，由法爾加扶養長大，及便過了這麼多年，她由衷相信她父親還活著，而她手上的裝置便是一路支撐著她這想法證明。她父親在她小時候給了她這手環，告訴她手環引領愛麗絲找到他。
這手環如今也一直指著一個目標，而他之所以要加入「探究者」的目的，便是要找到他父親終止這一切。

與此同時，車子緩緩地停下。眾人也下了車。
「各位探究者，我們就送到著了，祝各位任務順利」
說完，他們便駕車回到城門。
「愛麗絲!」
突然愛麗絲聽見了一個熟悉的聲音，正當她轉向聲音的方向時，聲音的主人直接抱上了她。
「真是的，不是說好要聯絡我的嗎，都多久不見了」
「莎，莎莉亞姐姐」
這名外表看似27，28歲的麗質女士緊緊的抱住愛麗絲，就像是深怕她下一秒就會離開似的。
「莎莉亞小姐，幾年不見，時間似乎都沒在你身上留下痕跡阿。」
法爾加說道。
「這不是法爾加嗎?才幾年不見你麼看起來老這麼多阿。」
「哈哈哈，是阿。」
法爾加尷尬地說道。之後莎莉亞又開始在和艾莉絲親暱的談話，雅各順勢將休和法爾加拉到一旁，三個男的圍在一旁小聲對話。
「法爾加，這女人是誰啊，看起來比你還年輕ㄟ，愛麗絲還叫她姊姊?」
休好奇地說道。
「小聲點，這傢伙很小心眼的，更何況這女的實際年齡比我還大呢」
法爾加害怕的小聲地說到。
「話又說回來，法爾加，你今年幾歲了阿?」
雅各問到，法爾加想了一下。
「我想想，今年2121，大概43吧?」
「蛤，也就是說這女的四十幾歲了!」
雅各驚訝地說道，聲音一個沒注意被一旁的莎莉亞聽到，她瞬間出現在雅各的背後，在她耳旁小聲說到。
「小弟弟，沒人告訴你淑女的芳齡是機密嗎?」
雅各緩緩地轉頭，迎面而來的是莎莉亞那核善的笑臉，下一秒，他就被莎莉亞一記芳香腳踢到一旁的牆上摳都摳不下來。接著她將目光轉向另外兩人，感受到性命受到威脅的兩人連忙開始裝傻，但都難逃一劫。
「走吧愛麗絲，姐姐帶你去這裡的小販逛逛，不要跟這群臭男人在一起」
說完，便直接將愛麗絲拖走，只留下被揍成豬頭的三人在一旁乾瞪眼。
他們沿著大道走著，享受著這得來不易的平靜，在這期間，莎莉亞

向愛麗絲問起了她最近的事。
「關於萊多博士，妳有任何他的消息嗎?」
愛麗絲搖了搖頭說道。
「一開始手環還能準確地指出方向，但隨著旅程越加靠近，方向標也逐漸無法確切定位出他的方向，現在的我們，只能不斷朝現在的方向前進。」
臉上的表情也隨之變得越發沉重，見到此景的莎莉亞再次抱住她安慰道。
「不用擔心，一定會找到的」
不知不覺間，兩人走到了一間房子面前，莎莉亞從口袋中將一把鑰匙交給了她。
「那你們今天就先住在這裡吧，另外三個白癡我也為他們準備好了房間了。畢竟總不能讓一個女孩子與三個男的同居吧。那我就先走了，好好休息吧。」
看著莎莉亞離開後，愛麗絲打開房門。
那是間房屋簡陋的小房間，老舊的家具，龜裂的屋頂，厚重的灰塵，一切的一切彷彿都是在告訴她關於歲月在它身上所留下的痕跡。
但愛麗絲依舊十分高興能夠住進這樣能遮風擋雨的房子，畢竟比起長期旅居荒野的小帳篷，這裡就顯得十分完美。
在好好的洗完澡放鬆之後，眼見天色已晚，便直接跳到床上睡去。
迷迷糊糊中，她似乎感覺到好像有陣涼風吹來，但她自己也沒太在意。
而在那天晚上，一個人影出現在她的房間裡尋找著甚麼，突然，他的目光盯著放在一旁的手環，開始在那對著手環進行一番操作，隨著他的動作停下，手環上的螢幕突然跑出一串串程式。
看見自己的目的達成便再次離去，而一旁的愛麗絲卻絲毫不知這件事，也絲毫不知一場災難即將襲來。

「爸爸!」
年幼的愛麗絲抱住他的父親。此時的萊多正站在一架類似於休眠艙的面前沉思著。而躺在那架休眠艙裡面的，是一具類似於人類的身形的生物。看見他女兒的笑容，便滿臉高興的將她高高舉起，此時愛麗絲也注意到躺在冷凍艙內的人影。有些好奇地問道。
「爸爸，那是甚麼，為麼要把他關在裡面，看起來好可憐阿。」
萊多寵溺的摸了摸他的頭說。
「你說他阿，他是愛麗絲你專屬的騎士，但現在他只是在裡面休息而已喔，我的小公主。」

這番話令年幼的愛麗絲充滿了期待的眼神，但一眨眼，夢境再次變了。
「爸爸，你在哪裡?」
站在火海中的愛麗絲害怕的哭泣著，而此舉卻也吸引了周遭的馬奇多。
「你們，是誰?」
不知所措的愛麗絲慢慢走向他們。
「你們有看到我爸爸嗎?」
而那群馬奇多並不在乎她的問題，一股腦的衝向她。正當他們要抓到她時，一道人影出現在她眼前。
「爸，爸爸。」
「公主，保護。」
一邊說著，一邊抱著她快速逃離現場。但前方的路卻被另一群馬奇多阻攔，他將懷中的愛麗絲放了下來，在她周圍架起了粒子屏障並在屏障內釋出了微量氣體。
「公主~先睡吧。」
而吸入了氣體的愛麗絲一邊哭喊的，一邊睡去。
「爸爸，爸爸。」
「爸!」
與此同時的愛麗絲也從夢中驚醒，睜眼就看見在窗外的沖天火光。感到突然道不妙的預感。帶著槍便奪門而出。便對門外的場景感到不可置信。

看見面前此景，愛麗絲再次想起了童年的惡夢，郡城之內戰火連天，大量馬奇多衝破城牆進入郡城，郡城內的人們無一在與馬奇多戰鬥著。突然之間，她在戰場之中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那是!」
昨天出現的馬奇多出現在她眼前，自稱「G1」的馬奇多一拳將一個身穿斗篷的人揍到一旁，趁起機會，愛麗絲立馬跑向G1面前，一把抓住它追問著。
「喂，你們到底是麼進來的，給我解釋清楚。」
「哎呀哎呀，看來訊息是確實的阿，只不過這下可就麻煩了。」
聽到這聲音，愛麗絲和G1提起警戒。剛剛被打飛的那個人正從廢墟之爬起，緩緩的從地面浮了起來。彷彿剛剛那一拳絲毫沒對他造成傷害。它拍了拍肩上的灰塵。所做的行為舉止與人類無異。但他全身上下卻散發的詭異的氣息。

「這可真沒想到你會出現在這阿。」
「主教~離開。」
G1平靜的說道。
「離開?哈哈哈哈哈，我們會出現在這都是因為你的存在阿!」
下一秒，對方閃現在他眼前，突如其來的攻擊令G1來不及防禦被打倒在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對方癲狂得哈哈大笑，但站在一旁的愛麗絲卻出驚恐的表情，舉起雙槍朝他射去。子彈打在他身上卻完全不痛不癢。他臉上出現了疑惑的表情，將頭整個扭轉了180度問道。
「唉呀~我是哪裡做錯了嗎?人類在面對愉悅的事情時不是該大笑嗎?」
他一個箭步出現在它眼前，一把抓過她手上的槍枝。
「這種小東西，對我來說完全沒用喔。」
張口就將手槍一口吃下。
「那麼。」
他將頭轉向艾莉絲的方向。
「為了更了解人類的情感，就讓我研究看看你吧。」
就當他要出手時，G1一把抓住了他。
「主教~敵人。」
反手就將『主教』揍到臉地面上。
「你這叛徒，違背女王的意志，真以為作為『騎士』的你可以擊敗『女王』嗎?」
聽到這番話的愛麗絲一驚，站在她面前的，正是小時候父親所說的『騎士』
「你，是騎士?」
愛麗絲向G1問道，但對方卻沒反應。
「哈哈哈哈哈，反正這傢伙早已無能為力了吧」
「你到底是誰?」
「你說我啊，我就是引導馬奇多前往新世界的『主教』阿。」
說完，主教背後出現了大量浮游砲。
「那們，礙事的『公主』以及背反的『騎士』，全都一起死一死吧」
數發激光向他們而來，原先毫無反應的騎士做出了動作。
「公主~保護。」
他喚出另外兩架無人機架起屏障擋下了攻擊，並趁勢朝主教揍了一拳。
「你這傢伙。」
突然，主教好像接收到了訊息，邪笑道。
「時間也不早了，就由他來跟你玩玩吧，喂!『城堡!』」

隨著他的呼喚，一隻巨手再次爬了出來。另一隻比昨天還大數十倍的巨型馬奇多爬了出來。
「好好的的大鬧一場吧，城堡!」
一邊說著，並一邊對著地面上的馬奇多下達命令，開始向城外離去。
「這下該麼辦?」
愛麗絲害怕的發問，想起他們面對巨型馬奇多的經歷，而這次再次面對的這樣的敵人，騎士衝上前想像上次直搗對方的核心。舉起拳套便朝著核心的位置打去。但對方似乎早就知道它的目的，原先是核心的位置面前出現了數發導彈。
「阿，對了，這傢伙，可是真正的城堡，不要把他和昨天的相提並論了。」
『主教』輕描淡寫地說到，導彈盡數發射，騎士在空中扭轉身體免強躲開，但下一秒，就見城堡一掌將騎士拍飛在地，好在騎士在空中及時將護盾架起才沒受太大的傷害，不過剛才那一擊竟然直接將它的護盾擊碎。此時的騎士面露出了緊張的神色。
「騎士!」
愛麗絲向它大喊，此時的騎士重地上站了起來，似乎明白了甚麼，又或者說它想起了甚麼，站在原地沉思許久，而城堡也趁勢一掌拍下。
「G1~騎士模式。」
騎士平靜的下達指令，隨著指令的下達，騎士的周圍開始散發出熾烈的熱氣，而巨手也因這強大的能量推了回去。
此時法爾加和莎莉亞等人正巧看見了這一幕。在眾人的目光下，它的身型開始出現了變化。能量在騎士的周遭凝結成由粒子所構成的鎧甲覆蓋在它上，手中的武器也從拳套幻化成長槍。隨著它戴上頭盔，它痛苦的仰天長嘯，隨後陷入寂靜，隨後它開始大笑，現在存在鎧甲內的並不是原先那沉默的騎士，而是一個披戴著鎧甲的瘋子。
「殺~擊殺~反抗者。」
他的口中不斷重複著這段話
「不是吧，這傢伙?」
法爾加震驚地說道，而此時的騎士朝著城堡走去，在他眼中，先前的指令早已拋棄，現在唯一的目標揍是殺了所有阻礙在它面前的敵人。
城堡見它衝來，對著它又是一記導彈，但這次對它來說完全不痛不癢，依舊不能阻止它的前進，舉起手向它拍去，卻被騎士一刀斬去它的手，城堡立馬驚覺大事不妙，朝它射下一發激光，殊不知，在這模式下的它，具有著吸收能量的能力，只見城堡的激光被騎士吸

收，下一秒，騎士的長槍伴隨著能量瞬間延伸數米，逕直貫穿它的核心。緊接著，它的長槍化作巨斧，將早已死亡的城堡一斧斬半。隨著一陣爆炸，城堡的屍體徹底灰飛煙滅。但騎士卻將目光盯上了一旁的愛麗絲。
「殺~擊殺~反抗者。」
瘋狂的騎士衝向愛麗絲，但此時，一隻飛箭與它插身而過，騎士的目光瞬間被那支箭矢所吸引，而箭的主人，正是一旁舉弓的法爾加。
「早就跟他說不要將未完成品放出來偏不聽，現在又要搞出這件事，莎莉亞你準備好了嗎?」
「來了。」
騎士隨手就將箭矢折斷，並將目標換成射箭的法爾加。
「記得，我們要活捉，只要將它關閉就好。」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
莎莉亞架起狙擊槍，一槍擊中它的額頭的位置。子彈卻被那堅硬的鎧甲擋下，但這舉動徹底的激怒了騎士。
「殺~擊殺~反抗者。」
他一個閃現出現在莎莉亞面前，卻被莎莉亞一記踢擊擊退，法爾加也趁勢出現在他眼前，舉起加特林抵在他頭上。
「你這傢伙，給我想清楚自己的職責是甚麼。」
隨後動下板機，數發子彈直接打在他的鎧甲上，猛烈的攻擊硬生生在他頭上打出了裂縫。
「莎莉亞，交給你了!」
法爾加一個閃身，『騎士』頭上的裂縫便被莎莉亞捕獲。
「好好睡吧。」
隨著板機被扣動，一枚子彈精準的打穿他的頭盔，被觸發機關的『騎士』也隨之停下了動作。
「法爾加，莎莉亞姊姊，請好好告訴我這一切到底是麼一回事。」
看見此景的愛麗絲嚴肅的問道，面對她的問題，法爾加嘆了一口氣。
「也是時候告訴你真相了。」
法爾加深吸口氣，述說起十年前的真相。
馬奇多的設置，雖說政府對外是說是為了民生設立，但實際上最早的目的便是為了軍事作用，至十五年前的『女王』成功發射後，科學家們便開始著手研究馬奇多的研發。而史上第一隻馬奇多『騎士』便誕生了。
但所有人卻遇到了挫折，因為研發的不完全，『騎士』始終不能與『女王』連線。
於是被視作失敗品的『騎士』被棄之一旁被萊多撿了回去。
經歷過一號機的失敗，其他科學家們開始著手研究二號機『主教』，

『主教』的所有能力雖然皆比馬奇多還要低弱，卻帶有比『騎士』還要強大的學習能力，而『主教』也成第一隻成功的馬奇多。
『主教』的成功也開始讓馬奇多廣泛出現並融入在人們的生活中，雖然馬奇多在表面上是人畜無害的機械，但在研究院底下，卻是建立起了由軍事用馬奇多組成的軍隊。
而在五年後，科學家們發現『女王』內部的程序因為過多馬奇多的連線產生超載而開始產生了自我意識，在那期間屢次發生馬奇多叛亂事件，但都被當時的政府以系統出錯而壓了下去。
正當科學家們就要研究出解決方案時，『天威之日』也隨之發起。所有馬奇多發起了暴亂，而在萊多的實驗室裡，眾多的馬奇多叛變。就在緊要關頭。萊多放出了最終的手段『騎士』，但那時的『騎士』依舊是未完成品，雖說當時的它能夠不依靠衛星驅動自己，但是它也因為缺失連線而會有暴走缺點。而當法爾加趕到現場時，只見她抱著年幼的愛麗絲出現在她眼前。
但法爾加與它之所以兩人相互仇視。只因當時『騎士』為了保護愛麗絲開啟了『騎士模式』陷入了暴走狀態，而也是在那時，法爾加為了阻止了它的暴走並將它再次關閉在實驗室之中。
「但我一直想不懂一件事，這傢伙到底是怎麼跟過來的?」
法爾加沉思道。
「我想，應該是這手環吧。」
愛麗絲回答道，並若有所思地盯著『騎士』
「父親曾經跟我說過，手環會引導我回家的路，也會守護我在我身邊。」
也在此時，手還出現耀眼的光束指向遠方。並顯示出一組座標。
「這是!」
「看來是前往實驗室的方向，但怎麼會?」
法爾加疑惑道，但目光突然看向『騎士』。
「看來這傢伙，一直在引導我們終結一切的方向阿，難怪會為了它而進攻過來。」
「看這個距離，徒步大概需要三天的路程。」
「報告!」
幾名守衛出現在他們背後。
「抱歉打擾你們對話，不介意的話，我們希望能盡棉薄之力。」
了解完它們的心意後，眾人開始整頓計畫並決定第二天出發前往實驗室。

「各位都聽得到嗎，各隊隊長計畫都再次確定一下。」
數量裝甲車行駛在荒漠之中，法爾加拿起無線電與著眾人對話著。
這次前往實驗室的，除了愛麗絲一行人以外，還有另外由「探究者」

與「無論者」共30人的大部隊。
「是，進到戰場後，便由我們A隊作為先鋒進攻給眾人機會衝入實驗室。」
無線電背後傳來莎莉亞的聲音。
「接著由我們B隊護送C隊進入主控室。」
接著傳來了雅各的聲音。
「最後由我們C隊嘗試破解密碼。」
「各位，這場戰爭將會是關鍵一戰，只要贏了，一切就結束了。」
愛麗絲透過無線電鼓舞人心，突然無線電裡傳來一道聲音。
「各位，前方可以看見實驗室了。」
隨著它們不斷地靠近，一棟白色建築物出現在他們眼前。而在建築物周圍由大量馬奇多包圍著。
「各位，殺阿!」
A隊人員一擁而上，場面一度混亂了起來，戰場上腥風血雨，這是攸關於人類與馬奇多之間的聖戰，而A隊人員殺入前線為其他人殺出一條血路。突然之間，一道身影出現在上空。
「哎呀哎呀，這可真是，你們居然能夠在那裏活下來阿，看來是犧牲了『騎士』阿。」
『主教』出現在空中俯視眾人，就猶如再看一副好戲享受著。
「不過阿，竟然最棘手的存在已經解決了，那麼。」
在實驗室的方向，出現了一支看起來與一般的馬奇多完全不一樣的軍隊，它們個個身披鎧甲，手提長槍。外貌與『騎士』一模一樣。
「該死，它怎麼!」
法爾加露出了緊張神色，艾莉絲則是想起了她在天威之日所看到的景象。不由得陷入恐慌。
「愛麗絲，愛麗絲!」
在法爾加一聲聲的叫喊下，愛麗絲慢慢地回復神智。
「我沒事，我沒事。」
在一旁奮戰的眾人看見了新的敵人出現，像打了雞血般再次殺了上去。
「阿對了，雖說這些傢伙力量與本尊有些差距，但這支軍隊打你們這些凡人可說是綽綽有餘阿。」
隨著它的話音落下，『騎士軍隊』朝著人們殺去，一時之間局勢大逆轉，人類瞬間被打的潰不成軍。
「這下該怎麼辦?」
愛麗絲問道。
「啊，是阿，這下該怎麼辦啊?」
『主教』無聲無息的突然出現在他們旁邊，一把掐住愛麗絲脖子並將她帶到空中。

「真虧妳是博士的女兒啊，卻是如此的無能啊。看在他的份上，就帶妳到特等席看著妳那同伴們的慘劇吧。」
看著法爾加他們被『騎士軍團』包圍，愛麗絲死命地掙扎想去阻止面前的慘劇。『主教』又在他耳邊嘲笑道。
「沒用的沒用的，『女王』做好準備了，再過一小時，『女王』就會親手毀滅這世界，而妳，將會是這一切的見證人啊，哈哈哈哈哈!」
下一秒，一記鐵拳砸到他的臉上，狠狠的砸在地上。
愛麗絲也從空中掉了下去，害怕的她閉上眼睛，但突然，她就感覺到自己好像被什麼人輕輕地抱了起來，她慢慢地睜開眼睛，就見本該停機的『騎士』此時出現在他的眼前。
「不可能，這傢伙不是停機了嗎?」
法爾加驚訝地說到。而此時愛麗絲的手環再次發光，『騎士』突然開口說道。
「數據以綁定，已連線，使用者限制已解除。」
愛麗絲被『騎士』緩緩地放在地上，轉身面向那些『騎士軍隊』。
「使用者限制已解除，代號『騎士』，騎士模式完成解鎖，解碼密鑰已生成」
隨著指令的下令，『騎士』的外型再次披上鎧甲，不同的是，這次的它並沒有進入暴走，身上也散出淡淡的白光。也在此時，愛麗絲的手環再次開始跑起數據。
「公主~同伴~密鑰~終止。」
『騎士』再次開口，指著實驗室。眾人似乎理解了她的意思加速進入實驗室。
「妳以為妳妳能走到哪裡!」
『主教』從地上爬起，對著『騎士軍隊』發命令，『騎士軍隊』目標也轉向愛麗絲一行人。但『騎士』直接擋在他們面前。
「給我~走開!」
『騎士』化出大斧，直接朝著他們砍下，『騎士軍隊』瞬間被消滅殆盡。愛麗絲一行人趁此機會前往實驗室。而正當『騎士』也要跟著她們進入時，『主教』暴怒了。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它直接擋在『騎士』面前並直接對著它進行一波輸出直接被打飛。
「騎士!」
愛麗絲擔心的回頭。
「不要~管我!」
下一秒，『主教』出現在它眼前。蓄起一波激光。
「給我去死吧!」
突然，大量子彈直接打在『主教』臉上，接著雅各及休出現在『主

教』眼前。
「愛麗絲你先走吧」
法爾加提起加特林說道。
「雅各，休你們也是」
「知道了!」
法爾加緩步走到『騎士』身旁。
「你這傢伙，可不要死阿。」
他對著『騎士』說道，此時『騎士』也從地上站起。一旁的『主教』再次爬起。
「不管來幾個都一樣，給我通通去死!」
對著他們射出數發導彈，但『騎士』直接擋在法爾加面前，導彈盡數在它身上爆炸造成大量煙塵，法爾加在這煙霧之中朝著『主教』的方向瘋狂掃射，打的它措手不及。面對這般攻擊，『主教』連忙向後閃去，殊不知『騎士』早已預判它的行動，一個加速出現在它眼前將它一拳打向天空。
法爾加立馬抓住機會朝著它發起進攻，但『主教』也不能就這樣被挨打。架起屏障抵住了對方著攻擊，並反手就是一記激光束朝法爾加方向射去，而『騎士』為了保護法爾加，以自身為盾擋下這致命一擊。
但這也被『主教』抓到機會，抬手就朝它射出了數道攻擊。
而另一邊進入了實驗室的愛麗絲等人。面對著眾多馬奇多也意無反顧的向前，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此時的『女王』已經徹底擁有了自我意識並控制了整間實驗室，此時的他們控制室門前，而要打開那道門就需要有愛麗絲的生物認證，正當她要打開那道門時，在她身後傳來熟悉的聲音。
「愛麗絲?是你嗎愛麗絲?」
聽到了父親的聲音，愛麗絲停下了腳步。轉向聲音的方向。
「愛麗絲，你在甚麼，你難道要摧毀爸爸的一切嗎?」
站在那邊的白大褂男子，正式她一直在尋找的人。
「爸，爸爸?」
「爸爸之所以還能活下去，都是『女王』的恩惠阿，『女王』可說是我的救命恩人阿」
「這傢伙，到底在說甚麼」
雅各憤怒的說道。但聽見這番話的愛麗絲卻愣住了。
「天威之日的那天，我死在那場暴動之中，在我死亡的瞬間，是『女王』保住了我的意識，並重塑了我的肉身。偉大的她也告訴我了，她並不是要殺了那些人類，而是要他們加入我們，我的女兒啊，為了這世界的人們，你就加入我們吧!」
萊多已完全陷入了瘋狂，一個箭步衝向愛麗絲，好在及時被修擋了

下來。瞬間，萊多的臉整個變了。
「你們到底是誰，為甚麼要阻擋我與我親愛的女兒相聚的機會。阿~我知道了，你們也是想加入『女王』的麾下吧，別擔心，你們一個個都有機會的。」
他一個彈指，許多馬奇多從地上爬了出來。
「這傢伙，居然能叫出這麼多。」
面對數量大的敵人。修和雅各兩人有些力不從心。而萊多邁開大步走向一旁的愛麗絲。
「來吧，艾莉絲，加入我們吧，我們已經好久都沒好好相處了。」
萊多向他伸出了手。愛麗絲沉了片刻，伸出了一隻手。
「愛麗絲!」
雅各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而萊多面向他們嘲諷的笑道。
「現在看到了嗎，現在你們就放棄.....」
「碰!」
萊多背後突然傳來一陣槍聲，他驚恐的看了自己的胸膛，只見在他核心的位置出現了一道黑色彈孔貫穿了他。他不敢相信的回頭望去，只見自己的女兒舉槍朝著自己。
「愛麗絲，你在做甚麼，我可是你爸爸阿」
「我爸爸，早就在十年前死去了，現在在我眼前的，只不過是一個冒牌貨罷了」
她平靜的回答道。此時的萊多一改原先的態度憤怒地朝向她。
「你這叛徒!」
而在他撲上來之前，愛麗絲舉起另一把槍。
「再見了，爸爸。」
「碰!」
隨著另一陣槍響，萊多完全倒下，而他所操控的馬奇多也停止了動作。
「愛麗絲，你沒事吧?」
修上前安慰道。
「不，我沒事」
她平靜的回答道，並打開了控制室的門，在那破敗的控制室中，裡面擺著許多屍體，一具備打開的休息艙，以及在房間中巨大的控制台。隨著開關被啟動，漆黑的控制室瞬間亮了起來。他們依照手環的指示，連接到了『女王』的系統。緊接著一架插槽從控制台中升了起來。
「那麼，這樣一切都解決了」
隨著愛麗絲將手環放入插槽，隨即螢幕上跳出了『女王』關閉的通知，他們知道，人類這次贏了。而在外面的戰場上，失去衛星指揮的馬奇多隨之倒下，而一旁的『主教』也感應到了『女王』停機，

不甘的不斷怒吼。
「不要，為甚麼，為麼我們會敗給人類阿!」
隨後也一動不動，見到此景的法爾加感慨道。
「那群孩子，成功了阿，你看到了嗎?」
他回頭看著『騎士』，卻對於眼前的一幕愣住了，『騎士』的身體開始不斷粉碎。他斷斷續續地說道。
「任務~務~完成~能~能量~量~過載。」
「喂，你撐著點阿!」
從實驗室出來的愛麗絲等人正巧看見了這一幕，趕忙跑去它的身邊。
「騎士，騎士!」
看到愛麗絲出現，吃力地站了起來，舉起手按下眼睛旁的一個按鍵，只見一段投影出現在他們眼前。
「騎士，騎士!」
在影片中，出現了萊多的身影。而此時的背景似乎就是天威之日的那天。
「拜託你了，將我女兒帶出去，並想辦法守住人類，為了防止你暴走，我已經限制你部分權限，從現在起，你代號暫時稱為『G1』除非遇到緊要關頭又或者人類遇到危險，不得使用『騎士模式』，拜託你了，我相信你」
隨後他的背後出現大量馬奇多，『騎士』的視角也開始動了起來，而萊多依舊在一旁嘗試解除病毒，但一隻馬奇多出現在他背後將他一劍刺殺，『騎士』趕忙嘗試治療他，但萊多卻搖了搖頭，拿出一個隨身碟交給它。
「交給你了，只要把這裡面的資料進行一最後的調整並與愛麗絲的手環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終止一切了。」
隨後它看著『騎士』的眼睛，透過它的眼睛，投影內的萊多看著投影外的女兒。
「小公主，你有在看吧，交了不少好朋友吧，真的很抱歉未來的我不能陪在你身邊，但我還是想和你說，爸爸，永遠愛著你。」
影像也終止到這裡，隨後『騎士』突然朝著實驗室走去，也不管自己身上的零件不斷掉落，其他人則在他背後跟著，不解它的目的，但愛麗絲似乎理解他的目的地了，只見它再次走進控制室，躺進了那熟悉的休眠艙。
愛麗絲愛按下了開關，冷凍艙隨之關閉，眾人靜靜的看著他的身軀在冷凍艙中碎裂。
「謝謝你，公主。」
說完這句話後，它閉上了眼，徹底消失在這是世界中，就此，馬奇多在也沒出現在人們眼中，而這件事，將被世人永為流傳。

THE KIDNAPING

/502葉鑫鈺.502戴妤庭.504李鳳偵

序章

「這裡是哪裡？不是要去秘密基地嗎！？」
女孩看著自己身處在的陌生的空間，恐慌的看著比自己嬌小的女孩們問著，但女孩們卻露出了天真無邪且毫無反省的神情，好似一切所發生的都不關她們的事。
眼前的男人手上拿著針，不知要對女孩做甚麼，那扭曲的神情正是女孩恐懼的來源.....

一、迷失

「父親究竟去哪了？」女孩餒犧在廣大的滄海中罔知所措的尋找著。掃完母親的墓，父親為了緩解感傷，難得的要帶我出門去散散心.....
「明明剛剛還緊緊地握著彼此手，怎麼還會被沖散.....中途父親好像刻意放手了？不對不對，一定是我的錯覺.....」看著眼前的魚群，我驚慌的想著。
「好累阿.....這是哪！？」我竟然走到了這種地方！？我好想回家.....但找不到父親...也不知道這裡在哪裡...
「...我...說吧...看...來了...信.....」那裡怎麼有聲音...要去看看嗎...但是...萬一是壞人呢？
「嘿！妳怎麼了！？怎麼蹲在這裡？」她聽起來很著急，應該不是壞人吧。
「沒事啦，我只是與父親走散了。」我努力擠出笑顏讓自己看起來沒那麼悲傷，但看來是失敗了。
「拿去!一堆眼淚了還說沒事。」另一個聲音響起，我接過她的手帕擦擦眼睛。「謝謝。」還回去時我才赫然發現眼前的人真多，真是丟人.....
仔細看看，每個人都身穿紅衣，看起來矮矮的，應該是比我小，在往上看些時差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們的臉真是驚人的相似！
「我們是多胞胎.....妳需要幫忙嗎？人多一點或許比較好喔。」我馬上收起失禮的表情，尷尬的微微點頭表示同意，畢竟我的確需要一點幫助。
「太好了...咳...我是說，要不要先來我們的祕密基地休息一下？妳的氣色看起來好像沒那麼好？」

「嗯...謝謝妳們。」

.....

「啊！忘了自我介紹了，我叫餉犤，妳們呢？」雖然那麼多我應該也記不起來就是了...

「我們都叫同一個名字，所以不用擔.....啊！到了，先進去吧。」回答的那個女孩笑著對我說。

二、秘密基地?

剎時，我瞪大了眼睛，她們的「秘密基地」竟然是一個「建築物」，外層是由黃沙、碎石、塊石以及人類在建築時會用的水泥和鋼.....等所組成的。在內部有塊明顯的透明牆所隔出一個空間，那空間中充滿著空氣，架上擺滿了凌亂的藥水瓶，其中有一個「氣泡」特別明顯，它被單獨的孤立出來，那晶瑩剔透的模樣顯示出其中有飽和的水，看起來像是要裝什麼稀珍的東西。

「這裡怎麼會有這種東西！？」我心中很是震驚。

「碰！」

「什...！」當我發現事情的嚴重性時，同時也陷入了黑暗。

當我醒來時，被眼前的一片光明亮到睜不開眼睛，緩了緩後才能觀察周遭的狀況。

「！？」我竟然在那顆「氣泡」當中！？

「妳終於醒了...」一道低沉男人的聲音從我頭上出現。

「你...！」聞聲抬頭的我看到了一個身穿藍白條紋的衣服配上一件紫紅色的披風的男人，手上拿著尖銳的銀針與潔白的瓷盤，再往上看，他有著黯沉橘的蓬頭散髮，加上那被面具遮蓋的密不透風的面孔，真是令人畏懼。

三、牓斐

「嘿...給我一點點的基因好嗎?不會痛的。」他再次發出他低沉的聲音...

「不...你總要個理由吧？還有名字？」現在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吧.....

「我為什麼要給妳我的名字？」男人挑釁的說。

「你總不能讓我連害死我的人是誰都不知道吧？」

「...也罷.....我的名字是牓斐，理由的話很簡單，妳應該不知道妳在人類市場上有多搶手吧？將妳的基因取出來，再做成標本.....呵，那將會是一筆可觀的巨額啊!」

「...」

「拿到錢之後，我就可以再擴建我的實驗室和升級那些老舊的設施了!嘿!...也不需要到臉色慘白的地步吧，算了，我去準備個東西。小餃犤們，幫我看好她啊，雖然她也逃不出去就是了。」牓斐露出了令人寒顫的笑容...
當我聽到「小餃犤們」時我愣住了，轉向她們時多了一個新發現──她們竟跟我有七八分相似！只是因為她們比我小隻，導致我一開始沒有發現。
即使存著疑問，我還是露出了些微的希望看向小餃犤們，隨即又收了起來，畢竟她們是他的人。
我對她們還是有些失望.....真不該接受她們的「協助」.....

啊！對了！

「我父親呢？」希望不要在這聽到他的消息。
「妳父親？呵...不用擔心，他可是個美麗的標本呢，只可惜反抗太厲害了，害我取不到基因。」

原來.....原來...不是我的錯覺.....他真的放掉我的手了。

四、轉機?

「好了，我們開始吧。」
我不想讓他知道我的恐懼，但我的身體也不聽使喚的顫抖著。
我的希望有如他與我的距離，越來越渺小。
「乾脆閉上眼睛吧，看不見總好一些.....」我心中很逃避的想著。
「碰！...碰！...碰！.....」
怎麼了？什麼聲音？
我睜開眼睛，看見牓斐的臉轉了個方向，同時也看見透明牆上微微的裂縫。
「妳們在幹什麼！」牓斐看起來有些慌張。
看著小餃犤們撞著透明牆，小小的身軀，團結的力量卻無比的大。
那裂縫越來越大，海水也慢慢的滲進來了.....
這下牓斐真的開始驚慌了。
「停...停！...停下來！.....」
但小餃犤們不但沒有停下，反而更賣力了。
說實話，我不可能沒有埋怨他們騙我，但現在，我的眼眶卻有些泛淚.....
海水衝了進來，牓斐被水沖擊而撞到離他不遠的牆，小餃犤們也因撞破透明牆而受了重傷.....

「……對不起。」這是小餉犤們所說的最後一句話。
看著水中一絲絲的血線，我笑了。

《THE KIDNAPPING》正文完

番外 小餉犤們

在牓斐知道餉犤這種稀有種族後，他就製造了我們，而我們有著共同的意識和感受，儘管如此，製造者還是不太滿意，所以就去尋找這個種族的下落，打算做出個完美的複製體。

一開始他是在無意間發現了餉犤一家，聽到她父親叫她「餉犤」，所以我們這些「失敗品」才會被叫「小餉犤」，是的，我們都知道自己是個失敗品，畢竟牓斐曾經跟我們這樣說過：「妳們還有個完美的姊姊，她叫做餉犤。」

「那姊姊她有多完美？」我們問了創造我們的人，將「姊姊」當真了。

「比妳們完美好幾倍，相較之下，妳們就像個『失敗品』。」

「但在未來的某一天，妳們將會有機會把妳們的『姊姊』帶過來，妳們就可以長大了，也可以有更多的妹妹。」

就這樣，在我們理所當然的將自己視為失敗品的同時，也盼望著「姊姊」的到來。

「我就說吧，妳們看那，她來了，就說要信牓斐了。」這是個起點。

我們發現我們有不同的性格了……但意識卻還是共通的，那我們到底……？

「我們都叫同一個名字，所以不用擔……」其實講到這裡時，我們都看見「姊姊」不自覺的皺了皺眉頭，好似不認同我們都叫同一個名字，為我們小小的打抱不平，我們當時是開心的……

「其實阿，妳們根本沒有血緣關係……但妳們看，她現在就在這裡，等等妳們就可以開始經歷『長大』了！」

原來…我們和「姊姊」…沒有血緣關係……

我們被騙了……

「沒關係的！我們還可以長大！姊姊沒有血緣還能當義姊阿！而且還會有許多妹妹呢！沒事的…沒事的……」我們不斷的催眠自己。直到……

「將妳的基因取出來，再做成標本……呵…那我就可以賣很多錢了。」

我們聽到了，也清醒了，我們…終究是個產品，我們…沒有自由…也沒有生存下去的資格……

這瞬間，我們看到了「姊姊」強悍又畏懼的反應。

「為什麼呢？...為什麼要掙扎呢？這不是明擺著沒希望了嗎？」我們想著...

「姊姊」在牓斐準備的時候突然看向了我們，我們似乎捕捉到了那一絲的希望，但她馬上就收回去了...我們知道，她非常的失望.....

最後...她閉上了眼睛

「已經絕望了嗎？那前面的...又算什麼？」

「碰！...碰！...碰！.....」

我們自己不經大腦的行動雖然很蠢，但我們卻覺得甘之如飴，一生中第一次自己做的抉擇，真是痛快.....

「停...停！...停下！.....」

不，我們不想聽，我們有自己的意志！快了！就快了！我們靈魂的自由.....

終於...破了.....

「.....對不起。」

對不起我們擅自把妳當成姊姊...

對不起我們欺騙了妳...

對不起我們讓妳失望了...

對不起...

對不起...

心中千萬個對不起，她也聽不到...

容我們，在叫一次，好嗎？

再讓我們任性一次，好嗎？

姊姊.....

《小餖犥們》完

番外 解答

「我什麼時候睡著了？這裡是哪裡？怎麼那麼黑？」這伸手不見五指的空間令人有種壓迫感.....

『哎呀，妳醒來啦~』一道女聲朝我問來。

「妳...是誰？」這聲音好像...

『那妳又是誰？』

「我先問妳的！妳要先回答我吧！」

『呵...該不會妳自己忘了吧？』
「妳什麼意思啊！？我當然記得！我叫...！我叫.....什麼？」
不可能...不可能啊.....我叫什麼！？
『看吧！看吧！』那人輕笑著。
『我來幫你想起，如何？』

.....
「...妞.....波...波妞！」一道軟軟的男聲在我耳邊響起。
「？！」
「怎麼了？妳不是最喜歡吃火腿了嗎？」那男孩擔心的看著我。
「我叫...波妞？」我心中有點疑惑。
「啊，沒事，發了個呆，嘿嘿。」我趕緊安慰一下對方。
「好吧，如果有事情要說喔~」男孩溫柔的說。
「嗯！...宗介。」我腦中突然出現了這個名字。
「嗯？怎麼了？」
「沒事...就想叫叫...」我有點尷尬的回著。

.....
『所以，妳叫什麼名字？』突然有個女聲問我。
「我...我叫...波.....」我在心中回著。
『妳確定嗎？』她截斷了我的話。
「不...不對.....」這不是我的世界.....我...在哪？
「餒犧啊，我跟妳說喔，在陸地上有著人類，妳要多多注意，不要被他們抓走了，不然會很危險的。」
「啊，還有啊，人類的建築很多都是用水泥與鋼筋做的喔，所以看到了要迴避，畢竟，以後人類可能會往海中發展居住地呢。」
「水泥？鋼筋？長怎麼樣啊？」我用軟軟的聲音回道。
「嗯.....很難解釋，但當你看到時就知道了。」
「？」
.....
『所以，這是妳嗎？』
「不.....不是.....」這時間不對！
『呵呵呵』
「妳到底想要什麼！？」我有點氣憤了。
『別急嘛~』

「波妞？」宗介擔心的神情出現在我面前。
「餒犧？」父親和藹的樣子也出現在我面前。

『哎哎……真貪心，都出現了呢。』
『那麼，妳怎麼選？』她邊說邊拿了一把刀塞給了我……
「不……不對……都不對……」
『那，跟他們說再見吧？』她輕笑著握著我的手，將刀子前送……
等等……不是這樣的……等等……

『既然妳不是「波妞」，也不選擇「餒犧」，那「姊姊」呢？』
「姊姊？」小餒犧們也出現了…
「不是！」不知道為什麼，看到她們我就感到憤怒在我心中擴大。
『那妳，是誰？』
「我，是誰…？」
『迷茫吧，將妳的一切交給我，不用想那麼多，妳可以休息了…』
她輕輕的環抱著我，我漸漸進入了深沉的黑暗。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就已經不是「我」了……
從哪裡開始的……？
啊…是人類吧？
從被那個人類發現的開始……
就開始變了……
算了，輪不到我去煩惱了。
交給另一個『我』吧…

《解答》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夏威夷的落日
/504李鳳偵

序章

「叮鈴」
掛在店門上的風鈴隨著顧客的進入而搖擺著，在酒吧中發出了令人舒服的清澈鈴響。
看著一對情侶熟練地坐在平時的座位，不需要他們從口中發出任何點餐的話語，只需一個眼神我就知道他們的「老樣子」。
「特吉拉日出」，上層的龍舌蘭像是使人處在荒涼之地，接下來的橙汁與最後甜美的石榴糖漿使人像是在黑暗中，見到了溫暖的日出。
「藍色夏威夷」，加入的檸檬汁與鳳梨汁和糖漿相互平衡，酸甜相當；酒精與果汁的適量也使它有著輕鬆的口感，有如置身於度假勝地。

將美麗的橘紅漸層放於一位放著微捲的長髮，化著淡妝的女士前，她身穿著艷紅的連身短裙，襯的頸脖更加白皙，外面再搭配著夜黑的短外套，與其中的豔麗形成明顯的對比。
而亮麗的透明湛藍則放於一位男士前，額前六四分的頭髮，白衫配著黑色長褲，使得原本就不短的腿更加修長，手上戴著無數字的男士用錶，整體單調而簡約。

兩位今日一如往常的在酒吧中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當事人卻像是沒發現般的沉浸於兩人世界中，有如在跟四面八方的視線說著：我們的世界是你們無法靠近的。連身為酒保的我都覺得自己面前有個粉紅泡泡的專飄地了。

……
眼前的男子與之前簡約耀眼的樣子形成了龐大的對比，現在也只能以邋遢來形容了。
「葉卯！夠了。」我輕輕地按下他手上的酒杯，也不知道他到底對自己灌了多少酒，「你這樣釩瑜也不會多高興的。」
那男子突然愣了下，「小钒...小钒.....」這名字就像某種開關，使面前男子暫時停止流下的淚再次奪眶而出，看到他如此也令我感到不忍。

「那麼...你來這不可能僅僅只是喝個酒吧？」看著他慢慢冷靜下來，我便問了他來此真正的目的。

他拿起特吉拉日出緩緩喝了一口，帶著經過哭了一段時間而有些沙啞的嗓音隨後響起「嗯...我認為有些奇怪，想來找你幫忙...」，他抬起了帶些懇求的眼看著我「御，能幫我嗎？」
店要關了他便先離開了，我看著還未關閉的電視播報著那個事件。
「在此事件，檢警由現場痕跡、指紋等證據判斷死者為自殺身亡……」

「終究一個在荒涼之地，一個在度假勝地.....確實令人悲哀。」我惋惜地想著。

一、協助

聽著周圍各種混和成的雜音，我離開了那棟屋子，單獨在車中，看著玻璃外許多人在紅藍交錯的燈光下忙碌的場景，我趴在方向盤上，感覺著身旁的空虛。
「喀擦」隨著車門開啟的瞬間，車外的吵雜聲被帶了進來，隨後又被隔絕在外，我感覺到身旁多了一個人，向右看去，熟悉的身影，熟悉的動作，我反射動作的抱住了她。
「怎麼了？」她關心的問著，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不知道為甚麼下意識的抱住，就好像...像這次不抱下次就抱不到了，「沒事的」她安慰著摸著我的頭.....

.....
看著潔白的天花板，我知道我又做夢了，自從那件事之後這種夢已經做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滴滴滴...滴滴滴」阿對了，今天跟御有約，得快準備了。

我們約在城市巷子裡的咖啡廳，店內充滿著咖啡的香氣，有著古典樂的寧靜，一些人們也坐在各個位子，其中有來休息的業務員、放假與同學來討論課業的學生、可能與人約好而坐在雙人桌的女子.....還有坐在角落穿著西裝背心等著我的陳燐御。

「等很久了嗎？」我坐到御對面的空位後拋出詢問，我也早到了個十分鐘了吧。
「沒有，我也剛到...大概三分鐘前吧」他拿出手機思考著。
經過剛見面後的一些話後，我們開始了正事：「那麼，你想怎麼調查？」他看著我，「我能幫的也可能不多？」
「不，如果能幫的話是真的可以幫很多。」因為御和警方那邊有一些淵源，不過因為是關於別人的私事所以我之前也沒問太多，沒想到今天會需要這段關係.....如果能請御讓我跟警方那邊溝通和調查那就是幫大忙了，但是也要看他那裡願不願意，「我想請你幫我跟檢察官那邊聯繫上，我想到『那裡』去調查。」

他看了我一眼，拿起了咖啡喝了一口，貌似在思考著。
「.....這我可以去幫你說說，應該是可以，要以調查的身分進去嗎...嗯.....」他停頓了一下，「還是我幫你去說一下，然後我跟你一起去調查？」
「.....诶？？？」我真沒想到御答應的那麼快，而且還要跟我一起去調查，畢竟能幫忙跟警方聯繫就蠻困難的了，當然是對我來說啦。
「？」
「.....沒，只是沒想到你答應的那麼快，還要幫我一起調查」
「因為聯繫的部分很簡單，我之前是檢察官，家裡也跟檢警那邊很有關係，只是因為一些事而轉來當酒保而已。至於調查...想幫你是一部分，想去看看也是一部分啦...」他向窗外看了出去，也沒明確說出想看的是什麼「好了，差不多也要離開了，我聯絡完會再告訴你的。」
「.....好的，謝謝。」結完帳後我們便分道揚鑣，而我等待著他的消息。

二、小釩

如御所說，他的背景與過往的職業讓我參與調查事件很容易的事，在見面後沒幾天，他就告訴我可以去「那裡」調查了，隨後約個時間，我們將在週五回到「那裡」。
我和小釩感情很好，好到已經同居了，但是我們下意識有著給對方空間的約定，我們兩個各自留著同居前的空間，當然，我們也都知道地點，小釩的地點在比較偏僻的地方，原本我們都是留以前住的房子，但小釩說想要更寧靜的空間，於是將之前的房子賣了，變成了現在位於靠近海的地方，但在附近的不是沙灘，而是懸崖。
『從那房子的陽台看過去，清澈的藍海在懸崖壁上拍打出雪白的泡沫，絕美的風景令人靜下心來。』這是她買下它後說的，我也去過了好幾趟，每次去時都會被那風景驚艷，百看不厭。

週五我們到了她生前的歸宿，進去前我看到了那懸崖，我走上前看向遠方的海平面，感受著不小的冷風帶著濕氣拍打著我的臉，「是不是感覺清醒了？再看看遠方，又平靜了。」她溫和的聲響彷彿與風相隨，到我身邊微笑地說著，隨後又與風往更遠處離開。
「走吧。」整理下情緒後，我向在我後面等著我的御表示我好了。
看著面前兩層樓的小房子，潔白的牆壁與稍微反光的玻璃窗映入了我的眼簾，透過玻璃可以看見另一邊灰暗的房間，感覺沒有一絲活氣。
推開門，看了看熟悉的空間，這裡一樓如同日常生活的空間，有廚房、客廳、臥室等。而二樓則是一如往常地擺放著許多書，小釩總是有很多書都放在這裡，她的原因是放在我們那裡太佔空間了，但

她又捨不得丟，有時想到，她還是想來找找並翻來看看，所以這裡也是她看書的聖地，有時甚至不睡在一樓臥室而是直接睡在二樓的空間。

我走到了二樓，看著靠窗的書桌，當時小釩就像在睡午覺一樣趴在桌上，我輕輕地走去想叫醒她，輕喚了幾聲，她不醒，在輕拍了幾下，她還是不醒，平時在趴著的情況下她並不會這麼深眠，當我稍微提高聲響，搖了搖她時她也沒反應，我察覺了些不對勁，漸漸地越來越慌，甚至在之後叫救護車什麼的記憶都有些模糊了，連桌上的「藥」也是現在才注意到……。

當時檢警說她是自殺的原因就是這個藥──巴比妥酸鹽。
它是在早期第三代主效型安眠藥，現在為第三級管制藥品與第三級毒品，食用過量就會致死，長效大約６～１０公克，中短效的大約２～３公克，如果加上酒精，它的致死劑量會更減少。
「她怎麼會有這個？」看著桌上的藥罐，我很疑惑，平時我們在一起生活的時候她也沒有類似吸毒的情況，所以應該不是不小心食用過量的，而是...一開始就這麼打算的。
「Amobarbital！？她怎麼會有？」御驚訝地看著桌上一些掉落出來的青色膠囊，隨後看向我，我也只能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三、日記

我們在書桌附近找了找，最後在抽屜找到了一個盒子，開啟後裡面放了一張紙，「巴比妥酸鹽──青發 購買收據」。是網購嗎？但...為什麼突然買這種東西？為什麼不跟我講講？她發生什麼事突然要自殺？
「等等」御的聲音讓我從許多疑問中緩和過來「盒子沒有收件人的標籤。」
「有沒有可能是撕掉或丟掉了？」我說出了我的猜測，小釩在家收貨後都會將那些標籤撕掉並銷毀，是說要處理完再丟垃圾桶。
「不太可能，如果是她自己決定要自殺了，她再撕標籤又有什麼意義？而且為什麼就這個盒子被放在了櫃子裡，而不是跟著藥一起放在桌上？」
「所以……那個盒子有可能不是她自己買的？」照御的說法，這個可能性很大。
但他卻搖了搖頭「不能馬上確定，得再多找些線索，釩瑜在平時有寫日記的習慣嗎？」
「在以前有，但近期不太確定。」畢竟在同居後看到她寫日記的次數越來越少了，記得之前突發奇想問她這個問題的時候，她是說同居後比較想把握當下，就不怎麼需要日記了，但有時候想到還是會

寫一下，不過我也沒看到她在家裡寫就是了「不知道之前的日記本有沒有在這裡，在家基本上都沒看到。」我想了想，這個可能性也很大，環視一圈書籍，看來要找的話得花一點時間了。
「那開始吧。」「嗯。」

當我們找完後大概已經傍晚了，尋了一圈終究是沒有找到那本日記。
「會不會其實在家？」御發出了疑問。
「不太可能，如果有的話，我平常應該也能看到，她也一定不會瞞著我。」即使我們下意識保給對方空間，我們之間的信任也讓我們對對方的隱私知道了八九成。
「那...要不是在這裡，會不會丟了？但以她的個性應該也不太可能？」依照小釩的個性確實不太可能把日記本丟了，一定會好好的保存起來「還是我再找一圈，你看看樓下有沒有。」
我認為樓下比較不可能，所以一整個下午我們都是在找那些書中有沒有日記，因為小釩是一個條理分明的人，在家整理的時候她總是告訴我這個不能放這裡，那個和那個要放在一起，當時的打打鬧鬧在現在想起來，多了幾分的虛幻。
我到一樓時第一時間是直接去臥室，雖說小釩常常睡在二樓，但如果真的不在二樓而是在一樓的話，臥室是比較有可能的，在這房裡除了二樓書房外，第二個她最常使用的就是臥室了，還記得當我來的時候看到她在二樓睡著時總是會將她帶去臥室裡睡，畢竟躺床上總比趴桌上好睡吧。
到了臥室我找了找枕頭與被子下、床頭櫃裡、衣櫃中，在衣櫃中我發現了一個小箱子，這是我之前沒看過的，將它打開，裡面是我們要找的一本淡褐色，看的出來有用了些時間的日記本，下面意外的再找到一把銅色的小鑰匙，上面有著一條條的特殊紋路。
「這裡有我不知道的鎖？.....先拿上去吧，免得讓御一直找。」
到了二樓我拿出了我找到的小箱子，御看了看那把鑰匙，讓我先收起來，現在也找不到關於鑰匙的線索，我們打算先看看日記。
比較前面的部分有些是我看過的所以先跳過，我和御從中間開始大略觀察，翻到一半在一頁看到了特殊的痕跡──水滴乾掉的痕跡。
因為這個痕跡，我們關注到了那頁，六月二十八日：今天我弟又來找我了，他今天跟我說了關於爸爸的事.....被塗掉了。
不過隱隱約約有看到「大吵」兩個字，起了爭執嗎？而且「又來找」，不是第一次了？
「往前翻看看，或許前面有說什麼。」御可能跟我一樣注意到了「又」。
六月三日：
他再次來找我說了關於繼承的事情，對於這事我也已經表示過我不想參與了，但他好像還是不太信任我這些話，到底要怎麼讓他了解

我不想繼承這件事？我只想跟卯在一起就好，如果結婚後他會信任我吧？之後我們再去其他的地方？
再往前。
五月十二日：
羿煩今天來找我了，他原本應該在國外的，怎麼突然回來了，還沒事前通知，他也突然跟我說他要整頓家裡的那些企業，那些貪汙他都看在眼裡，當他在國外的課修完，他一定會回來把那些都整頓好，讓我不用擔心，其實我也沒有擔心太多，畢竟我也沒有想繼承的意思呀，他知道的吧？
再前。
五月一日：
趙彣汦今天居然來找我？分手後他來找我讓我真的很驚訝，他說有事跟我說，是關於一兩年前我跟他交往時他發現的一件事，還問我有沒有要繼承家業，我真的好疑惑，都已經分手那麼久了還關他什麼事？不過我還是有跟他說我沒有意願，並說我有約了得先走，我趕著去找卯呢！阿對，卯今天還是很可愛！去看電影的時候還被嚇到，不過他應該沒有發現我有發現~還有還有……
再前面就是一些瑣事了，這些大概是比較特殊的，都關於「家業」...我知道她的家世背景很好，但卻沒有聽說過她家的「繼承」，她也完全沒有跟我提起。
「我們先假設這裡的線索是『家業』的問題的話，我們可能得去找釩瑜的弟弟和那位趙彣汦了，在六月三日的「他」沒有明示是誰」御思考了下「六月二十八日後還有嗎？」
我翻了一下「有，七月十五日，最後一篇。」
七月十五日：
今天他打電話給我，他讓我拿個東西，『給妳條路罷了』，他這樣說，我很傷心，我不敢跟卯說，我很害怕我家的家業影響到他，害怕講了讓卯又多了一件事煩惱，他平時工作已經很累了…
這頁上多了幾滴淚水，現在還在流動，還在不停地增加，我停不下來，我沒注意到異狀，我沒發現她在我回家時發現了我的疲累，我都認為我藏得很好.....但還是可以跟我說啊，我會聽的，我會試著去幫忙解決的，現在的我...也只能看著妳的日記本淚流不止，除了找出真相外，我又能做什麼呢？挽回不了啊。

四、父親

緩和了一下，用衣領稍微胡亂擦拭一下，我轉向御「抱歉.....」讓人一起來幫忙調查，結果自己情緒上來也太丟臉了。
「沒事。」他擺擺手表示不介意「你有釩瑜她弟弟和那位趙彣汦的聯絡方式嗎？我認為我們得去找他們一下。」
「嗯對，我也覺得得去找他們，但是我這邊跟小釩她弟弟比較沒什

交集，也沒有聯繫方式，但我之後可以去找她爸爸問問，可能也會跟他講一下這裡的大概事情。」小釩的爸爸也應該知道這些事。
「嗯，那那邊就交給你了。」

隔天我早上給小釩爸爸打了電話，他說下午可以見面，也發了地址給我，之前與他見面時都是跟小釩一起回去的，這次一個人去找他，還是去他的公司，而且還是有事相求，真的有些緊張。
看著面前高聳的寫字樓反射著近中午炎熱的陽光，我走了進去，一進去便看見一位身穿黑色西裝、水藍色領帶的男人站在門口附近，見我走了進來後便一直盯著我看，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去找小釩爸爸，我也只能迎著他的目光向他走去。
「不好意思可以請問一下.....」當我還沒說完時，他突然好像確認了什麼便開口了。
「我知道了，請跟我來吧」他帶著我到了電梯前，我稍微瞄了下他的工作證，大概是看到了我的小動作，他看向我「我是林總裁的秘書，他託我下來接個人，沒說是誰，就說看起來迷茫，不知道要去哪裡的人就是了。」
「難怪，我剛剛還在想我都還沒說什麼你就知道我要去哪了。」這秘書其實人挺好的，觀察力也不錯，不然小釩爸爸可能就不會只跟他說「看起來迷茫的人」了，發現別人疑惑的時候他還會給予回答，儘管別人沒講出來。

「到了」不知道坐電梯坐到第幾層時，秘書的聲音讓我回神來，他帶我到了一扇門前，敲了敲，裡面一道低沉的嗓音傳出「進。」
隨著門打開，一位身穿墨藍西裝，內襯著白色襯衫與黑色領帶，因有點年紀而有少許白髮絲藏於黑髮之中，面上有些微皺紋的男人坐在一個辦公桌後。
「坐吧。」他看著我說道。
我坐在旁邊的沙發上，而秘書先出去了，其實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開口，我忐忑地說「那個...小釩的爸爸您好，我.....」
「不用這麼拘謹，叫我爸吧，比較順一點，你和小釩雖然還沒結婚，但我平時看小釩是真的很喜歡你，也不用用敬語了，彎彎繞繞的，在電話裡也知道你來這的目的了，直接講詳細吧。」小釩爸爸...不對，爸微笑的看著我，像是想盡量給我與平輩談天的氛圍。
我將昨天在小釩那間房屋中發現的事情告訴他，抱括了日記中敘述的羿煩與趙彣泜，以及那個「他」，但唯獨那把鑰匙我沒有說出來，我認為應該等確認之後再告訴他。
「我大概知道了，羿煩的地址我可以給你，直接當面說應該比較好吧？而趙彣泜的地址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記得之前我有電話，我找找。」爸直接給我我需要的資訊讓我很意外，還以為會再多問一些事情的。

「喔對了，我想問你為什麼會覺得小釩自殺不怎麼合理，甚至要調查？」看來還是要問的。
「跟小釩一起生活了那麼久，我知道她的個性，要強、不服輸又固執，絕對不會因為生活上一些挫折而自殺，如果僅僅是因為生活上的挫折，她一定會來跟我說，她知道當聽眾可不是會麻煩到我的程度。」一提到她，我嘴角不自覺的微微上揚，隨後又拉了下來「檢警說她就這樣自殺，我不相信，我一直覺得有什麼原因才會開始找人幫忙，至少找出個真相。」
「我女兒確實不會因為一點小事就一蹶不振。」爸點了點頭，彷彿認同「啊，找到了，這裡。」
沒幾秒後我接到了兩個訊息，一個地址和兩個電話號碼，這社群好友還是剛剛才跟他加的，真的沒想到爸也會用這種軟體。
「叩叩」兩聲敲門聲傳入房間中。
「進。」爸習慣的說。
「總裁時間差不多了，您3點45分有例行會議。」那位秘書進門後便說道。
「資料都用好了吧，先讓他們去會議室，我十分鐘後到。」爸說完後那位秘書點點頭便先走了，大概是去通知其他人了吧。
「很抱歉不能再繼續聊，之後有時間再一起說說話吧，我也想知道我女兒在你那平時是怎麼樣的。」他垂著眸微微笑著，提到已逝的女兒不免有些悲傷，讓我心也有些沉了下來。
「沒有沒有，我也差不多要走了，我這邊之後有些進展也會告訴你的，之後再一起聊聊吧。」小釩的過往我也挺感興趣的，即使現在她並不在我身邊。
我站起身準備要離開時，突然想到一件事「爸。」我站在門前發出聲，見他帶著一開始的微笑與我對視，等著我的下文「我還想問一件事，關於你們的家業.....有指定人繼承嗎？」
他張了張口，頓了一下，又再次開口「沒有。」
「好的，謝謝。那麼我先離開了。」
「路上小心。」他笑著目送我離開。

離開了寫字樓，既然有了弟弟羿煩的地址，我打算先去找他，撥打了他的電話。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一個清澈的男音從對面傳過來。
「喂你好，我是小釩的男友，葉卯.....」
他說後天上午有空，可以直接去他家說話，看了看爸傳的電話，等拜訪完羿煩再聯絡趙彣泜吧。
先去找御說一下好了，雖說只是找人問問題，但有時他發現的問題會比較細一點。

五、羿煩

後天來的很快，我和御早上會合後就去找羿煩了，我和羿煩也只見過幾面，用手指都算的出來的少，因為在今年六月底前他都是在國外讀書的。
羿煩的房子不知道是爸給的還是自己在出國前買的，畢竟大企業的兒女有間房也不奇怪。他住的地方跟小釩的風格很像，一樣潔白的牆，外面多了優雅黑的大門，透過大門還能看見庭院有一棵樹當作裝飾，其實這間房子說大也不像一般豪宅一樣大，但卻也不小，至少還有庭院。
按了按門鈴，之後只聽一聲「喀啦」，大門緩緩的從左邊滑開了，甚至連進入房屋的門也打開了，全遙控嗎？
「也住太好。」看著開啟的門，我打從心裡感嘆著。
看著玄關的鞋子，我嚴重懷疑他懶得出來迎接客人，直接讓客人自己走進去。不過之前見他他就不怎麼喜歡我就是了，如果真是個姊控，現在心情應該也沒好到哪去。
我和御脫了鞋子走到客廳，看見了一位穿著輕便紅T恤配著黑棉褲的男人，看起來就是在家最輕鬆的樣子。
「就不說廢話了，直接進入正題吧。」跟之前見面時差不多，是個傲驕，就當作節省時間吧。
「我們在妳姊的房屋中找到了本日記本，上面有寫到關於你的事，有關『家業』」聽到了關鍵詞，他坐直了身體，臉色變得更認真了些「在五月十二日時，在國外的你卻突然回來跟你姊說關於企業與家裡貪污的事情？」
「對，我知道我姊不想繼承家業，所以我決定由我站出來繼承，順便將貪污處理好，我怕她會覺得最大的應該要承擔家業。」
「那為什麼要馬上從國外回來還沒通知，打個電話就行了吧？」現在通訊這麼發達。
「這不就是...下定決心時太激動了.....」這理由.....？
「那你在六月二十八日是不是跟你姊起了衝突？」御緩緩地拋出提問。
「是.....」他垂下眼眸，彷彿在回憶著當天。
「那天你們吵的內容被塗掉了，你還記得你們吵了什麼嗎？」我試著問。
他沉默了一陣子「不太記得了...雖然我記得當時吵的蠻凶的，還被打了一巴掌」他摸了摸右臉頰，苦笑了一下「但當時可能真的情緒上來吧，很模糊。」
「釩瑜日記上有寫到『爸爸』，是不是關於他？」御看著他問。
「.....抱歉，真的有點模糊，是不是關於爸的事情我不太知道，但我去找我姊的時候確實是有講到關於爸的事情。」大概只有關於他姊的事情才能讓他如此軟弱吧。

「我晚點還有事情，雖然很不好意思，但可以先請你們離開嗎，我整理完差不多也要出門了。」他扶著頭說著。
「行吧，本來也就是要快速解決的。因為那段缺失其實也蠻重要的，如果你有想起來任何一點線索再跟我們說吧。」我拍拍御表示差不多該走了。
「啊等等，我有話要跟你說……姊夫…就是，謝謝，幫忙調查我姊的事。」他轉開臉，有些彆扭的感覺。
「這是我該做的，還有如果叫姊夫太彆扭的話叫卯吧，也還沒結婚。」我笑了笑。
「不了，就姊夫吧。」他重新轉向我，看著我說。
這其實有種被認定的感覺，雖然有時候語氣不怎麼好，但性格軟下來的時候也挺可愛的，終於知道小釩之前為什麼一直說她弟其實很可愛的。

離開羿煩家後，我和御打算先去吃個午飯，順便連絡趙彣泜。
「我認為釩瑜她弟沒有說實話。」吃飯時御說出了他的想法。
「诶！？」
「就是……他的反應很奇怪，他們吵架大概也只是兩個月前的事，他們還吵很大，不可能僅僅情緒激動就不記得吵了什麼。再加上我們想追問時，他直接用有事情請我們離開，雖然不排除真的有事情，但就是覺得太巧合。」聽聽他講的也有些道理。
「別因一句姊夫而偏袒啊。」他有些戲謔的看著我。
「我才沒有！」不過如果羿煩真的沒有說實話……他後面的那些話確實很容易讓我動搖，或許御不在的話，我可能就真的完完全全的信了。
「這之後再看吧，先看趙彣泜那邊再來判斷？」我提出建議，我現在還不太想懷疑羿煩……
「那你先打個電話。」意思是他繼續吃飯。

「喂我是釩瑜的現任男友，有一些事跟你說……」

六、趙彣泜

之後我們跟他約在了一間咖啡廳，時間是週三。
那間咖啡廳與我之前和御相約的地方不太相同，相比之下，在市區中央的咖啡廳人潮較多，喧鬧聲從四面八方湧來，店面裝潢也較之前那間華麗。說實話，比起這種人聲鼎沸、雕梁畫棟的環境，我更喜歡以往那安閒自在、清靜幽雅的環境。

下午大約三、四點時，我和御到了那間咖啡廳，找了個四人座，沒幾分鐘後，一位穿著白襯衫與西裝褲，打著斑紋領帶，手上掛著西

裝外套的男人逕直走向了我們這桌，看來他就是趙彣汦了。
他走來時我站起身向他伸出手「葉卯。」我簡單的介紹一下「這位是陳燐御，跟我一起來的。」
「趙彣汦。」他握了握我和御的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小帆也從沒提過他，現在從各種行為看起來或許是個正經人？
在電話中我已經告知他小釩已經離開了這件事情，聽他當時的微微上揚的驚訝語氣，大概是當時才知道這件事。
因為有了之前的對話，我便直接從我們調查的事情開始說。
「我們在小釩自已的屋子裡找到了一本日記，她提到了你。」看著他微微睜大的眼，這大概是他這幾天內不知道第幾次的驚訝了「在五月一日，她說你去找她了。」
「是有這件事，我還記得我那時問了她件事情，但她簡單回答後，說了句趕時間就先走了，好像也沒說到什麼。」
「嗯，那時我跟她早就已經有約了。那個問題是關於『家業』，對吧」我看向他。
「.....對。」他貌似已經不驚訝了「我問了她有沒有要繼承家業，慶幸的是她沒有。」
「為什麼？」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桌上的美式，緩慢的拿起來喝了一口才開始說「那時候我收到了個消息，它是一封信，沒有寄件人，沒有地址，就這樣靜靜的躺在我家門前：『如果林釩瑜接手了家業，她絕對會遭遇不測』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封信是給我，但是我認為一定得讓釩瑜知道，但她在趕時間，急忙之下我也只能問一句她有沒有要繼承的意願。」
「信封還在嗎？」我想從那信封上尋找一些線索，或許那封信的給予者就是那個「他」，即使發現不是，但多一個線索總比沒有好。
只見他搖了搖頭「我確認釩瑜沒有意願後就覺得應該沒事了，於是就把它扔了。」
我看向御，他對我點了點頭，表示他說的應該是實話。
看來這邊線索斷了.....

「你怎麼不是選擇打電話，而是直接去找她？」御像是突然想到，冷不防地提出問題。
「情.....」趙彣汦還不及講完，御便馬上插話了「別說情急之下，如果是像閨蜜之類的還有些道理，但你們是已分手的關係，沒有那麼方便的藉口。」御一連串的話讓我跟著趙彣汦一起愣住了，在羿煩說太過激動時他都沒這麼大反應了，趙彣汦都還沒說完，他就直接斷掉他要說的話了，甚至.....帶著些許的怒氣？
「那你覺得我的答案該是什麼。」趙彣汦從愣神中緩過來後便問道。
御看著他，又轉向盯著我，而我被他盯的很疑惑。

可能是知道我不理解他想對我傳達什麼，他轉了回去「算了，先這樣吧，謝謝你的線索。」
當御起身要離開前，趙彣泜開了口「其實你想的也沒錯，就當是那樣吧，不過也僅僅是那樣，不過份吧。」
御看了他一眼「反正我不喜歡你這種態度。」

一離開了那間店，我便問他剛剛盯著我是想傳達什麼訊息，還有趙彣泜說的「那樣」又是什麼。
他說「你就不覺得奇怪嗎，都分手一兩年了，先不說信件為什麼是給他，他看到後直接到小釩『家』，他已經不是跟小釩關係很好的狀態了吧？」
我大概知道御想說什麼了「其實吧，我和小釩是真的很好，好到我們完全信任對方，再說了，如果是騷擾，小釩一定會跟我說的，沒說的話她也一定會處理.....但還是謝謝你。」我笑著看他，小釩之前也常常這樣幫我出氣，不過不一樣的是她會直接炸毛，還得花些時間去撫平，但很可愛。
「我只是不喜歡那種明明知道不屬於自己了卻還想跟別人搶，儘管只是看那一眼不過份，但還是代表著戀戀不忘。該放就放，真看不慣。」
「也是啦。」

七、鑰匙

看著那幾頁日記，找了爸、羿煩、趙彣泜，而羿煩有地方沒說真話，日記本上的「他」會是他嗎，但他又說他知道他姊不想繼承，而那個「他」在日記中卻又一直認為小釩是想繼承的...會不會那個「他」在日記中完全沒有提過，所以一開始就用代詞，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可能又得重頭找了。
我將我的想法向御說「也有這種可能，但一般人寫日記時會因為是『自己的』，所以不需要有從頭到尾一直使用代詞下去紀錄的人，基本上在使用代詞時或前或後一定會有。」他拿出手機往日記本上拍了張照「也不早了，今天先這樣吧，明天再去找一下林羿煩。」

回到家後我整理一下打算休息，但躺到了床上卻又睡不著，總覺得好像漏了什麼重要的關鍵點。
我在家中走來走去，走到了客廳，走到了浴室，走到了廚房.....我坐在廚房的餐桌上，看著眼前的牆壁思考著。突然，我在餘光中彷彿撇到了一個白色的物體飄動著，我向原視角的左上方看去，不是彷彿，是一個白布蓋在一個物體的上面，因空調而擺動著。
我伸手拿下那在餐具櫃上的盒狀物，當作防塵布的白布下是一盒象牙白的木盒子，盒身有著燙金色的不規則線條，增加了些玄幻感，我記得這東西。

「妳在做什麼啊？」我看著努力伸手的小釩問道。
「啊…算了，你既然來了就順便幫我吧！放到那裏。」她指著餐具櫃上的空位說著。
「這是什麼啊？」當我接過來正要打開時，小釩突然按住了我的手
「不能打開！絕對不能！」她氣鼓鼓的看著我說。
「好啦，不看，先放開，我幫妳放。」我騰出一隻手摸摸她的頭。
「好了，這樣就不會掉出來了，不過那裡面是什麼啊。」
「不告訴你~」她笑著對我說。
「但我幫妳放上去了耶。」我抱著她，好奇心滿滿的問著。
「等時間到了再給你看啦。」她回抱著我「好不好嘛~」
「好啦好啦，之後一定要跟我說喔！」
「嗯嗯！」她展開笑容。

那時直接讓她蒙混過去了，到了現在我都還不知道。
「嗯？」在盒子上有個鑰匙孔，看起來.....啊！
我帶著盒子跑回房間，拿出了之前在小釩家中找到的銅色鑰匙，對比了上面的紋路，果然，與盒子上的紋路很類似。
我將鑰匙放進鑰匙孔裡，「喀噠」，開了！

八、信

開啟盒子，裡面放的不是什麼稀奇貴重的東西，也不是我們共同的回憶，而是幾張紙。
一張張被折起的白紙內側寫了一行行的字。
「給爸爸、給羿煖、給卯」.....信？
給卯：
　你看這張信了，是不是代表我不在了？我在的話你應該不會來動這盒木盒子吧(笑，我其實都將我家裡的事情(尤其是繼承的事)隱瞞起來了，我認為這是我的汙點，在這裡我只能說，我家裡企業很亂，有貪汙、有上欺下、有著各種的歧視，所以我不想繼承這個家業，但在最近，家裡的一些親戚一直打電話問我說什麼時候要繼承，我是家中最大的，應該要繼承，又或者有些人什麼都不說，直接來討好我，不斷的糾纏，我也不知道爸爸什麼時候才要發出我不繼承這件消息。
　啊對了，我得說一聲，雖然我覺得那些親戚與想討好我的人很討厭，但我絕~對不會因為這點小事而輕易輕生喔，所以，要調查的話不要被別人帶偏了，不過羿煖是可以信任的，你拿旁邊的信給他吧，他應該就可以理解了，爸爸的也可以順便送過去。
　我覺得我能預測的事情就這些了，有沒有全中我也不清楚，然後希望你不要怪我沒有告訴你這些事情，我真的不希望你參與到我家的「汙點」，很荒謬對吧？

最後，我得跟你說聲對不起，還有謝謝你。
對不起，我沒讓你知道我的全貌，將自己認為的汙點藏了起來。
謝謝你，出現在我生命中，就像我最愛的酒——特吉拉日出。
我就像身處於龍舌蘭之中無法脫困，而這時，你就像橙汁與石榴糖漿一樣融入了我的環境。
我愛你。
你的「妻子」 釩瑜 上

……
昨天怎麼睡著的我已經忘了，腦子裡全都是那封信的內容，悲傷、又無處發洩。
早上九點，御打了通電話過來，說他發現了一件事，下午就直接去找羿煩。
出門前我也帶上了那兩封信，那兩張「給爸爸」與「給羿煩」。

我和御約回了城市巷子中的咖啡廳，一樣的古典樂，卻讓我無法靜下心來，自從昨天看完那封信後，我心裡感覺五味雜陳，不知如何形容。
我也向御說了我找到的東西，但爸和羿煩的信我沒看，畢竟也不是寫給我的。
「我這邊發現的事是這個。」他拿出了昨天分開前拍的照片，在六月二十八日那天那頁與上一頁的夾縫中好像寫了字，但被擋住了。
我拿出日記本，將那頁攤開，開到不能在開時，夾縫中的字也出現了四個字。
「找弟　抱歉」

九、夏威夷與落日

下午，我們直接到了羿煩家，沒有通知，但依照他上次的情況來看，他在家的機會相當大。
按了幾次門鈴，大門終於開了，與上次不同的是，羿煩出來了，站在房子的門外。
我走上前，還沒等他開口，我馬上開口「有東西給你，你姊留的。」
「進來吧。」他說。
坐到了沙發上，我直接將日記本與那封信遞到他面前「這裡，六月二十八日與前一頁的夾縫中的字。以及，這封信。」
他先是拿起日記本看了看，微微睜大眼睛，隨後拿起信件，看了幾分鐘後，他捂著臉，我大概也知道他現在的心情，昨晚我才剛經歷過。
「那日記本是我塗的。」過了一段時間，沙啞的聲音從手掌後發出。
「那天是我太激動了，雖說我是對的，但當時的脾氣是真的差，真

的很丟臉，我直接口述吧。」他頓了頓「我姊她原本是要繼承家業的人，但我爸因為自己重男輕女的觀念固執，完全不改，而在親戚的眼裡就是覺得最大的要繼承，一個個奉承著我姊，只希望之後有個靠山，我姊很討厭這些事情，去跟我固執的爸爸說她不要繼承，我爸當然也很開心啦，說會與外公開，但還沒完全公開前，親戚們先知道了，他們開始跟我爸說不要重男輕女，女的反而更細心，讓最大的去繼承最好，不要逼迫她不繼承，不管我爸怎麼說，他們都一致認為是我爸逼的。明明只是他們怕浪費，害怕之前的奉承完全白費工夫，也因為這小事影響了我們的和諧。」
「再之後，我爸被親戚搞得很不開心，甚至開始暴躁，那天我去找我姊目的是為了讓她去國外避避風頭，我不信任我爸，害怕她某天某時就把我姊給怎麼了，但偏偏我姊信任他，她認為只要好好地跟爸說，好好的溝通，爸就一定會理解，也因此我們也大吵了起來。」
「那日記裡這兩天...這兩個『他』是.....？」我不希望我的猜測是對的。
「嗯，是我爸.....」雖然這是我的猜測，但我還是很震驚。
.....
知道這些事後，我馬上動身去上次去過的寫字樓，到櫃檯前讓他們告知有人找林總裁。
在坐電梯的時候，御問了一句「還好嗎？」他大概對於我現在的情緒感到擔心吧。
回了句「還好。」後，也差不多快到了。照常敲門後，與之前一樣的「進。」卻讓人有些陌生，感覺沒了那些和藹。

「爸.....即使我現在不想叫您爸，但我認為小釩還是把您當爸爸的，這不可否認。」不然在信上就不會寫「給爸爸」了。
「我已經知道大概事情經過了，羿煩也告訴我了，再對照一下小釩的日記本，大部分事情都出來了。」上次見面明明還是很愉快地說下次要一起聊聊小釩，現在的情況真是.....無法形容「您在六月三日時曾去找小釩，重複問了她好幾次關於繼承的問題，她也說過不想繼承了，您卻因為外界的聲音而轉為質疑她，但當時她還是相信著您，相信您會信任她。」
「.....」他看著我，也沒有反駁。
「我就是想問，那個巴比妥酸鹽，那個青發，是您給小釩的嗎？」
「.....」
「.....」我們就這樣互相盯了幾秒，這幾秒周圍都是安靜的，這幾秒彷彿過了好幾小時。
「是。」他回道。
「所以在七月十五日，你以一通電話讓小釩拿個東西，那東西沒有寄件人，沒有收件人，裡面就只有一張網購的收據，就用一句「給

妳條路」決定了小釩的生命。」
「為什麼。」我已經不知道自己現在的表情是怎麼樣的了，大概很難看吧，又悲傷又憤怒能好看到哪去呢「她是你女兒。」
「她讓我受到周遭各種的謾罵，各種的責備，僅僅因為她不想繼承家業。」他平靜的說。
「但你不也希望不是她來接手嗎？」
「是啊，但放棄繼承是她提出來的事情，而被社會壓著的是我，不管我如何說，如何解釋，甚至讓釩瑜自己出來講，社會都會覺得我逼的！」林總裁的音量越來越大。
「但是讓社會有這種觀念的是你吧？你讓親戚們都知道了你重男輕女，導致的後果，怪到你女兒身上，可以不要這麼不要臉嗎？」御一針見血地說出了重點，隨後向我伸出手，我莫名地知道他要的是什麼，拿出小釩寫的那張信，放到他手上。
「這是釩瑜寫的信，給你的，她始終認你為父親，儘管在最後的傷心中。」看著林總裁愣了好一陣子，御直接將那封信放到他的手中。

在林總裁閱讀信的同時，我也差不多冷靜了下來，我知道小釩將他視為父親，儘管他如此過分.....
「她知道，一開始就知道.....怎麼會知道.....不對啊，我沒說出來啊.....」哽咽又斷斷續續的句子從總裁嘴裡傳來。

看來這些事情中，知道最深的是小釩，承受最多的也是小釩，她知道她爸爸對她的想法，儘管不想相信，在最後一刻還是得面對。
「我認為小釩只是看在您養育她成長而這麼做罷了，你們也已經兩清了，誰也不欠誰，您就這樣吧，活在後悔當中。」而我，活在孤獨當中。

在給我的信中，小釩僅僅說錯一件事：

葉卯處於夏威夷，林釩瑜則是落日，沒有落日的夏威夷終究是片荒涼之地。